

人生指津

聶雲台先生著

人生指津

葉恭綽題



普爲出資及讀誦受持展轉流通者

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饑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一切出資者

展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三版三千冊

▲人生指津▼ 全一冊

著述者 聶雲台居士

愚園路一五四號
上海佛學書局

電話三五五二四
蘇州護龍街南段

流通處 弘化社

穿心街報國寺內

營口佛經流通處

上海南成都路新大沽路口

印刷者 國光印書局

電話三三七四三

藏版處 蘇州弘化社

目 錄

- 生產救國
與某姪論新舊文化書
家庭功效說
家計方針
母教的感化力
斷除習氣說
勉爲其難說
勸過年吃素說
修慧說
處亂世趨吉避凶之法
恭喜發財
致某君論家計書
衛生以心理爲重說
論居鄉務農之益
綴遠圖誌序
旅滬湖南公學校箴

- 各處旱災感言
重印感應類鈔序
耕心齋筆記自序
記信佛因緣
李柏農夫人生西紀略
念佛了脫生死之有據
觀音感應事跡之非虛誕
勸研究佛法說
答某君佛法疑問
業命說
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
釋躁平矜說
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禍說
生日不送禮說
聶氏家庭集益會演講
節錄印光法師一函徧復

人生指津

此集選錄聶氏家言旬刊。皆雲台先生妙應時機之宏著也。先生深達古今賢哲之義蘊。洞明中外國俗之利弊。其於個人修養。家庭經濟。社會治安等要則。均有徹底的說明。能循其道。小之個人立身。受用無量。大之世界和平。胥基於是。凡近世所謂改造問題。生活問題等一切糾紛。于焉均可切實解決。其談論佛法處。尤能以顯著之事實。證明高深之理趣。使閱者得明白正確之人生觀。背塵合覺。究竟解脫。竊願仁人志士。虛懷卒讀。慎思明辨。行見好是懿德之心。油然而發。由是卽知卽行。自利利他。轉輾化導。蒸爲淳俗。庶不負先生滿腔之悲心焉。

生產救國

現在世界的糾紛問題。國內困苦情形。可算是到了極點了。這種的情形。有兩種解決的方法。一係自然的解決法。就是欺爭殺戮。把現有的人。殺死餓死了一半。讓剩下的一半來過活。一係人爲的解決法。就是要從生計上設法。使人人有衣穿有飯吃。用不著欺爭仇殺。讓大家共同過活。

我要請問大家。是前條方法好呢。還是後一條方法好呢。自然大家要說用後一條方法好。不錯。我也是這樣說。雖然人人人口中贊成後一條方法。但是實際上人們所行所爲的。都是任聽自然解決的方法的。所以全世界戰爭殺戮的事。愈演愈烈。困苦死亡的人。無地不有。這可以證明我們人人贊成這樣的方法。大家就向這條路上走了。諸君聽了。或者覺得我說的話太過了。我現在要來證明我們所以直接負責任的原故。列位曉得我們終日忙的。都是生計問題。世界上的治亂安危。人民的利衰苦樂。都與生計密切相關。所以一切問題。都要從生計問題來解決。所以大學述孔子的治國平天下的法則。要講生財的大道。近人不從應用的經濟學上研究儒家的學說。以爲孔孟的學問。就是入股。便一概抹殺。說儒道是迂腐。孔孟是過時的學問。一般青年聽了這話。先入爲主。便覺得這二千年前已經腐朽的學問。決無研究的價值。又見西方有許多大哲學家社會經濟學家思想新鮮。理論精深。統計詳密。分析細微。便認這些學說。是至高無上。超越千古。所以馬克斯苦魯巴金等人的名字。個個稱道。俄國的共產制度。人人羨慕。理論上這些學說。原是很好聽的。實際上凡屬極高的理論。都是行不通的。何以故呢。理論是講理之當然的。盡善盡美的理想。但是天下萬事萬物。都有一個相對的東西相連而不能離的。講到當然的。理就有一個不合理的人。欲與他相對。所以這一定的簡單的理論。一經過了幾個人的手。就演出

萬變的複雜的人事。出來使這理論不能實現。例如共和的理論是極好的。選舉和表決憑多數爲主。自然應該比專制好些。結果究竟是如何呢。這就是因人事複雜萬變。不受理論的範圍的原故。其餘一切事情。大概都是如此。凡立一種法。初意未有不善的。弄到臨了。未有不弊的。講到財產分配問題。亦是如此。共產主義是很動聽的。但是實行起來。竟發現許多害處。所以俄國陸續仍舊改回頭。採用私人資本及私家商業的制度。俄國所發現的大害處。就是自從採用共產制度。國有資本之後。全國的生產。忽然大減。以至食糧布疋及一切生活必需的物事。大形缺乏。不敷分配。竟鬧了幾年大飢荒。餓死了幾百萬人。所以然的原故。就是照共產制度。凡百物事都歸國有。從前農民耕田。爲要繳佃租的原故。盡力的耕種。所以能得地力十足的功效。因此食糧豐足。共產以後。田歸國有。佃戶卽變爲田主。無須還租。但按照共產制度。一家祇準按口受糧。多餘的要歸政府收去。所以一般農夫想。念若是多產了。自己白忙。亦無利益。樂得安逸些。少費點氣力。所以每畝田向來產兩石麥的。後來止產一石或半石。農民家裏食糧。雖然恰夠。但是全國的生產減少。就有多數人食糧不夠。這就證明人事的複雜。不受理論的範圍了。自從恢復私人財產權之後。俄國農產。又逐漸增加。但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舊時的生產數目。講到工廠自然也是相同。若是單靠發幾磅麪包。工廠的效率是不會高的。請看中國凡屬官辦的事業。有

一件不腐敗的嗎。有大薪工的尙且如此。可知單吃點麪包。不能使人奮興的。至於私人工廠。因爲血本關係。自己就拚命的用心。工人也爲圖多得工資的原故。也十分的努力。一公一私。功效差得遠呢。常人口講道德公益。總不能比爲自己私利的心來得切。這是萬古不易的。所以空講理論。空講道德。總是行不通的。總要連著實際上生活問題來講。孔子講治道要先富之後教之。大學言治平必要生財有大道。孟子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又說人民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管子說衣食足而人知禮義。孔孟之教。是教人勿爭的相讓的互助的任卹的。是要推己的捨己的。所以說老老及人之老。幼幼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這些話就是所謂禮義道德。就是理論上應該如此的。也就是共產的理想境界。但是這種境界。如何方能實現呢。是否發些傳單。定些章程。派無數的兵役和官吏。嚴令執行。就會行得通呢。如果鍋裏米沒有了。身上衣沒有了。那些傳單章程和官吏兵役。就罔濟了。這就是近世學者理論家與中國古聖政治著手方法不同之處了。換一句說。現在的學者。是專從經濟理論上來討論的。中國孔孟之道。是從實際應用的生活問題和社會心理體察得來的。所以孔孟講到施行政治方法。總不空講道德禮義。換一句說。講到政治就不談理論。先講實際應用。講到資產。不說支配的方法。章程。單講多做多生產。少用少廢棄。他的證明就是使有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乎。他的說

明是昏夜扣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者。自足矣。這幾句話。讀書的易於忽略過去。不曉得實係平治天下的最要的精義。統世界各國講政治的書。不抵這一句的價值。因爲章程所派不均勻。法律所管不周到的資產問題。止是因爲物貨嫌少。或是剛夠的原故。若是多有數餘。自然無人居奇。也無須法律支配了。要做到菽粟如水火的地步。就要照大學所講的生財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句去做。這四句話很平淡。卻是有了這四句。那所有汗牛充棟。講社會經濟學的原理及應用的書。都可算白講了。西方學者多半在枝節上討論些理想的方法。所以話越說越多。他是不曉得這些萬變複雜的人情世故。止有守約的方法。可以統馭得下。那些精密的統計分析。都是冤枉費力的。現在世界的亂源。最顯明的。就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爲之者舒。用之者疾。全世界有個最可危的現象。是鄉下種田的人。紛紛的望城裏走。我國還有一個壞現象。就是個個羨慕不生產而獲大利的事業。學生盼望在政治上生活。工人多去當兵。我國近幾年學堂增多。結果止是造成多數消耗而不生產的人。兵是不但不生產。並且阻礙別人生產的。世間真正的生產。止有農。其次就是工。工有兩種。有做必用品的是真生產的。若是做奢侈品消耗品。也就是消耗的。商是多半屬於消耗的。若是專做輔助生產事業的營業。就可算是生產的。士人是不是消耗。要按他的志趣實行而定的。照以上的定義而論。來觀察社會的人。

可以說是我國生產的人日見減少。消耗的人日見增多。想要不貧不亂。是做不到的。現在中國每年花費買外國貨的錢有二十萬萬元。內中吃紙煙一項。就有二萬萬。其餘的奢侈消耗品。又有幾萬萬。像這樣流水似的流到外國去。自然國民的財力要枯乾了。既然日就枯乾。任你如何分配。是不會均勻的。因為數目若是不夠分配。自然要使欺使詐。管理分配的人。自己也不能免私弊了。那時强的巧的得好處。懦的善的吃苦頭。弄到後來。還是爭殺了事。所以世界上的問題。不是分配財產的法則為難。是先要有財產來供分配。所以孔孟的政治論。是注重生產。生產要多要極多。吃不完的要公積起來備飢荒缺乏時用。所以禮記說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到這樣時候。人民豈有因生活問題來爭殺的呢。生產多之後。同時還有一句話要緊。就是食之者寡。如果農夫種了出來。別的人隨意的耗費。就大可惜了。譬如城市的糟踏食物。就極其厲害。請看上海這無數的酒館雜食店。每天所消耗的總有十萬元之多。都是額外消耗的。這些人雖然在館子裏吃應酬酒。他們家裏並不會少煮點飯菜。可見這是額外的消耗了。同時又要吃海味。每年論千萬的錢送到外國去。還可惜的每年糟了不知若干的米。把他做了酒。讓人喝了。又做些敗度的事來。同時有許多入沒得飯吃餓死。這樣的糟踏。真同持刀殺人了。食之者寡。就不過是節

制這種的消耗而已。大學講爲之者疾用之者舒。也好像對今日的病證下藥的。中國的古訓。重在教人勤勞。萬語千言。不用贅述了。但是現在的人專講便利安逸。提倡少作工多逸樂。同時又提倡發展欲望。鼓吹物質文明。獎勵奢侈消耗。如果像這樣做去。財產分配的話。永遠不必提起。因爲決無財產夠分配的了。所以大禹王手胼足胝。終日勤勞。寸陰都要愛惜。同時惡衣食卑宮室。所以稱爲聖治之君。這真是爲之疾用之舒的模範了。我略述了以上的意思。要證明我們中國的因貧致亂的原故。是我們人人不免負責的。我們是否做生產的事業。我們是否糟踏了有用的生產。我們是否好安逸怕勤勞。是否羨慕奢侈消耗的物質文明。這一經自省。是曉得難逃責任了。現在的人唱救世救國的高調極多。都是從理論上希望的。是不曉得現在就有自求的法則。這生之爲之。我們止能各盡己力。功效在所不計。至於食之者寡。用之者舒。完全是我們自己的事。不能推諉的了。

與某姪論新舊文化書

近日某姪寫了一篇長文。約有六千餘字。投登家聲。我看過這文以後。考量了幾時。覺得這文不合家聲發刊的旨趣。所以決定不登載。但是我很喜歡有這個機會。看見這文。並且曉得後輩中

有這種思想。這事不足爲奇。因爲這是現在的流行物。見於各種刊物的最多。也是最容易入青年的腦經的。我記得我十八九歲的時候。看時務報。和講科學英算的時代。那種興奮的情形。後來過了七八年。看鼓吹革命的書報。這時候。那種激烈的情形。現在記得還很明白。當時止聽人說得很像有理。就五體投地的贊成。至於實際上的結果如何。當時本來無從比較。所以專從理想著眼。以爲理想就是事實了。因爲我自己既經有了這種的經歷。所以我看近來這些青年的思想。和他們的激烈態度。他們容易附和新奇的學說。容易下判語。作結論。和重理想不顧事實的種種情形。都不以爲怪。這種必須經過的時期。不是旁人指破說穿所能避免的。所以竟無一種籠統的叫醒方法。但是若有單獨個人的意見發表。也不妨對證下藥。所以我要趁這機會寫篇文章與某姪討論。但是我說。明真理是絕對的。講學是平等的。真理是無可通融的。講學是儘可辯論的。如果對於我所說的。覺有未妥。可以用事實經驗來證辯。我是必定歡迎的。因爲那麼我就有機會可再加詳細的說明了。再者凡屬學問。總以良心安穩和實際受用爲目的。不是拿來逞口才爭意氣的。所以孔子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這爲己的意思。就是使良心安穩。實際受用。反面說。若於事理不求其慚心貴當。但逞口辯爭意氣。勝人爲止。那就是爲人了。我對於學問很勉力的注重這一點。所以道聽塗說。人云亦云的話。我決不說。我是求鑒理

當心。可證可驗爲主。我們儘可以討論辯駁。止要抱定這個宗旨。就不害事了。

我現在要一條一條的和某姪講論。把他的見解不正確的處所指出來。不但是希望他們同輩中。免得聽了這些似是而非的話。又致迷惑。無從自決。也希望某姪自己虛懷研究。豁然開悟。忽覺光明快樂。把從前之迷悶煩惱怨恨。一時掃空。因爲我素愛某姪的誠摯而又能幹。在後輩中性情心術學問品行。都是數一數二的。我看了他這文後。既曉得他向來的真誠。就覺得他是確有抑鬱憤懣。所以發出這種激烈狂簡的言論。若是不好好的同他討論。指出他的錯誤。使他得著安慰。那就精神身體都要受病了。

大凡世上不成功的人。和不快樂的人。犯一個相同的病。這個病就是看見別人種種都不好。我看某姪的文。就是這個意思。浸灌到底。老實說。這是自古以來人人同犯的毛病。不過現在的人。害這種病更重些。所以現在爭競殺戮。格外厲害。就是個證據。我說現今世界有一個致禍亂的大根原。就是理論家太多。人人都要發明一種新理論。說是古人太糊塗。要照我這樣方對。於是要把這理論來推翻旁的理論。如果行不通。就要用武力犧牲些人命。也要行行看。這也不但是現在如此。自古來就常有如此的。宋朝王安石。就是個最顯明的榜樣。平心而論。王安石的新法理論。何嘗不好。何以弄得天下騷然。百姓怨苦呢。就是他專重理論。不究實際的原故。他既自信。

他的理論不錯。所以就寧肯犧牲許多好官和好朋友。凡是反對他的正人。都貶謫遷流。不讓他們開口。弄到臨了。還是自己身敗名裂。被人笑罵。現在理論家理想之多。自信力之強。正好比王安石一樣。學堂裏教的是理論。文化家經濟家講的是理論。這些理論有一個相同的條件。就是你的不對。我的對。你如果不依我的做。就非殺不可。弄到臨了。也是止看見許多大理論家一個一個的犧牲消滅了。許多的守分人民。吃了種種的苦楚。這理論還是不能實行。但是理論如果是真好的。將來必定會實現。但是必定實際上須經過幾多的改變。使他合乎應用。並且換一般忠信廉潔的人。方始行得動。近日俄國的經驗正如此。自從勞農政府成立以後。章程不知改了若干次。凡是當初認為最好的法則。一行起來。就發現多少的弊害。犧牲了好幾百萬人的生命。好好的田。憑空的到了佃農手裏。論理農夫自然格外的高興。誰知道他們到懶於費力了。全國農產。竟減了一半。鬧了兩年大飢荒。直到恢復了私人經濟制度。農產方始漸漸增加。但至今還未恢復從前生產力的原狀。即此可見理論與實際應用之不符了。有人問何以實際不能與理論相符呢。我有一句簡括的答覆。就是理論是理之當然的。實際是從人事實施的。一關涉到人事。這理論就難於實現。從古來歷史的經驗。有一個公例。就是少數人把持多數人的利益。來供自己的享用。凡屬一種好理論。總是以普利多數人爲目的。不容少數人把持的。所以這少數人

必定要設法來破壞。或者就利用這理論來做幌子。謀自己的利益。使這理論有名無實。雖行等於不行。還有一個公例。就是從來少數人劫制多數人。總是少數人占勝利。所以凡屬以多數爲目的的理論。總是失敗的。請看歷代史鑑。固是如此。現在以多數代議制爲政體的。亦是如此。可憐的幾萬萬大多數羣衆。止供了幾十幾百人做個招牌。結果是利益享不到。禍害要擔承的。有這兩條公例。可以證明人事的複雜。不是理論所能束縛的。所以專講理論。是與人事實際不能相符的。明白了這一點。就曉得凡是執一種見解。自是非人。是今而非古的不對了。因爲世界上只有時候的力量最大。什麼時候的力量呢。就是積起這些複雜的人事。推演成實際上通行的事實。所以古哲論治天下。要因勢利導。利用這實際的經驗。不肯空講理論。貿然實行。如孔子所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極可注意。不可輕妄詆毀的。現今的人。於古時社會情形。既不明白。於人情世事真相。亦不瞭然。於討論這些問題的書籍。凡是反面的都不研究。遇著一個新理論。就奉爲至寶。就拿來攻擊古人。不曉得這個至寶。再過幾年。又要被後人痛罵。也要被古人暗笑了。現在的學生。天天看這種書報。滿腦子積的都是新理想。自己覺得中國有了幾千年歷史。好容易纔出了我們這般有智識的青年。這改造中國的責任。是無可辭的了。他們的熱忱。卻是發於真誠。某姪的文字。就可以代表這一般青年的心理。我這篇論文的前提。是要表明理論與

人事實驗之不能相同。我再要講羣衆運動多數心理的不必盡對。我述一兩件個人的經驗。二十年前大家力爭鐵路民辦的時候。我也在裏面跟著搖旗吶喊。打了許多電報。說了許多極有理的話。力爭取銷借洋款的合同。這事果然辦到了。粵漢鐵路歸了湘鄂粵三省商民自辦。現在回想起來。若是當時聽政府借款築造這路。早已像京漢津浦一樣賺了錢。還了本。贖回了路。同時這條路上的農產礦產運輸出來。不知每年要增加進款幾千萬。這二十年延誤的損失。真不可算計了。革命運動。我雖未曾奔走。但是也曾從旁隨聲附和。歡喜讚歎。大家止說帝政的專制不好。若得了共和民主。大家就自由了。政治法律就公平了。元首出于民選。壞人就不會攔入了。大政決於民意。政府就不會專擅了。誰知過了十幾年下來。纔曉得當時的理想和現在的事實竟會相反。再講那時排滿運動。說得滿清如何的凶惡。必須要滅滿扶漢。現在過了後。把一部通鑑歷代的皇帝來比較。纔曉得滿清幾個皇帝比起無論那一朝都來得整齊。除了咸同以後國運漸衰外。從前順康雍乾的文治武功。都是歷史上有光的。再講各位皇帝個人的道德學問才能。也是超越尋常的。如果把明朝十幾個皇帝和歷朝的皇帝同來細比一比。纔曉得除了同光以後西后臨朝時代外。清朝幾個皇帝真是難得的。因爲清朝家法嚴謹。所以皇帝多振刷精神。認真辦事。所以巧倖權奸比前朝少。重賦苛稅。濫刑徭役。比起明朝和民國。更可算沒有了。事

實如此。但排滿時代大家說的話。全不是如此。好像滿清是暴虐殘狠萬惡不赦的一樣。一般青年盲從附和。不研究歷史的事實。這也可見所謂多數心理每每被少數人感情所遮蔽。不定是正確的。再講到前清階級制度。似乎專制。實則平等。前清外省督撫州縣京內軍機大臣六部九卿雖極寒微的人。都有機會可以做到。所以前清的大人物。多半是寒苦出身。曾文正左文襄都是如此。前清的讀書。除了火食和極少的束脩外。可算是無須資本。若是考進了書院。還可以考得獎金。津貼家用。所以人人有讀書上進的機會。現在的大學堂。非每年花四五百元不能進去。若是出洋。每年須要一二千元。四五年就要花一萬或八千。這止有辦得起大資本的人。方能得意上進。再要講到選舉。更非有資本不行。所以政治總是被少數人壟斷。可見從前名曰專制。實係平民精神。現在號稱民治平等。實係少數專制。這些都可證明羣衆運動大抵盲從。多數意見不定可靠。因爲理想事實不能符合的原故。某姪的文不外乎根據天天見的報紙。人人發的議論。重演一遍。他的主要幾點。是舊社會舊家庭的惡勢力的壓迫。足以阻礙新青年的個性發展。和新世界文化的進步。他所歷舉的幾條。係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媒妁式的婚姻。神鬼宗教的信仰。規行矩步的禮學等等。我現在要大概的加以糾正。把他似是而非之處簡明的指出。使人知道這些很動聽的話語。從大多數的意見理論上的推測出來的。若照邏輯的分析起來。竟是

不對的。大概新文化家的主見。可以概括的說明。就是凡屬中國舊有一切的文化教育都是不好的。並且是萬惡的。所以這問題很簡單。就是新和舊的爭辯。我現在要把新舊兩點來摘要的討論。大概中國文化代表舊。西方文化代表新。所以我們討論。要從中國和西方的文化教義著眼。這兩種文化有根本上不同之處。中國文化教義是從哲學上立根基。中國哲學是以盈虛消長因果循環爲主腦。所以東方教義多在此點注重。以調和情感爲目的。以節制欲望爲方法。西方文化是從科學推演的。科學是有進無退。一往直前。他認世間上各項事業的失敗。都由於科學不到家的原故。若是科學完密。就必然有成無敗。所以獎勵人盡量的發展欲望。同時增進物質的便利。來滿足我們的欲望。欲望不能人人滿足。就要靠武力來維持。凡有阻當我們的欲望的事物。必須用科學物質來幫助武力。要勝過這些阻礙爲止。所以西方最重視的是機關槍和飛機戰船。因爲世界上阻當我們的欲望的。莫過於人。所以要勝過這項最利害的阻礙。必出於殺。凡是戰爭相殺。都是爲發展私人欲望。既要獎勵發展欲望。自然要講究最精的殺人法子。這就是東西文化大致的分別了。現在新文化的學說。都是從科學思想推演出來的。所以講自由獨立。講發展個性。發展欲望。講便利。講逸樂。這些主張。恰與中國的教義相反。一般舊思想的家長前輩當然不贊成。並且設許多法子阻止他們。矯正他們。所以這些青年眼中認爲惡勢力壓

迫。有妨礙他們的進化。必須要打破這惡勢力。否則會要同這種腐舊的頭腦。一起敗壞滅亡。若是打破這惡勢力。事事照著新思想去做。大家就快活了。現在我們應該來研究。這話靠得住。靠不住。講到自由獨立。一般青年以為這是西方傳來的法寶。不曉得這卻是孔孟的教義。不過是青年腦中的自由獨立。是未經澈底研究的。他們以為父母不管束。法律無干預。就是自由。經濟不牽連。生活無倚靠。就是獨立。這也是全從物質一方面觀察的。凡是從物質方面講自由獨立。結果就會陷於不自由獨立。要從精神方面講自由獨立。纔能夠得著真自由獨立。待我來說明。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這不是自由獨立之極則嗎。中庸說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有道無道不變所守。強哉矯。這不是自由獨立的氣象嗎。孟子說我四十不動心。說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又說居天下之廣居。仁也。立天下之正位。禮也。行天下之大道。義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說無嚴諸侯。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吾何畏彼哉。這不是自由獨立的精神嗎。陸象山說的。我雖不識一個字。也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這不是自由獨立的楷模嗎。老實說要照孔孟的學術去做。纔能得真自由真獨立。像現在的新學家雖然高唱自由獨立。他們做的事情。卻是尋枷來披。賺鎖來帶。他

們止曉得法律上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獨立。不曉得我們的自由不靠這些外面的物事。我看見社會上精神不自由的人。多是物質能獨立的人。請看這些所謂自由的人。一遇著引動他的欲望的物事。他的意志自然會失了主宰。又看那些所謂獨立的人。儘管財力雄富。一遇著個主顧客人。雖則小小利益。也會做出巧言令色。足恭奉承的醜態出來。這就是西方式的自由獨立。再進一層說。英美法德等國。總算自由的人民了。他們表面似乎很快樂。骨子裏面個個喊痛苦。他們被束縛被枷鎖的情形。雖然與我們國內的人不同。他們的痛苦卻是一樣。再把我們自己家裏來講。從小輩的眼光裏看這些大人。都是自由獨立之人。我卻知道是全無一個。凡是講到精神上。個個是痛苦的。我卻是幾年來稍為從這一點上注意。就是想得要得真自由獨立。但這是不容易的。我的結論是必須從物質上不自由些。纔能夠得精神上的自由。必須離開物質講獨立。纔能得精神上的獨立。歐美的哲學大家。也有對於這兩點指明的。但是一般青年大多數是不明白這個高一層的意思。總以為有錢就是獨立。能發展欲望逞志快意就是自由。因此大家都向這路上走。終久以桎梏死亡為止。歐洲十年來的情形。已經很明白的。如果還要我來解釋證明呢。我也很願意的。

講到發展「個性」。也是一般新學家認為西方出來的奇寶。但是大多數是誤解「個性」的。

意義。大概多認做發展個人特性或性欲。這「個性」的原文英文的意義。本來與前頭所引孔孟及陸象山所講的自由獨立的意思相同。若認為發展個人的特性。或發展性欲。就大錯了。個人特性各有不同。有的溫良寬厚。有的輕薄險狠。若是把壞的特性都發展出來。還了得嗎。若說發展性欲。更不對了。凡是順性從欲之人。必至忘失他的獨立性。前文已經說明了。我再把事實來證明。性欲不但是飲食男女而已。驕慢逸樂。忌妬殘殺。都是性欲裏的部分。所以順從飲食男女的性欲發展的人。這些惡性欲自然連帶而生。這幾件物事一來。那真正的個性。就亡失了。請看一般貪逸樂縱性欲的人。營私奪利。卑污齷齪。無所不為。人格全亡。個性何在。我看不但是個人的個性。汨沒已盡。我們的國家的個性也漸漸的滅完了。請看那些號稱智識階級的人。穿件西裝。便洋洋得意。見了面不肯說這倒霉的中國話。覺得說兩句外國話。才有光彩。連那不識外國字的。至少也要喊一聲密司特。寫起信來。明明的中國字。也要橫寫。開頭不寫先生台鑒。卻寫我親愛的某某。若是識外國字的。那更不用講了。生怕留了點中國氣。被人看見。就損失我的面子一樣。一般新文化家提倡發展個性。大都是如此。我憐我們民族的個性。是用顯微鏡都看不見了。

所以要真正的保存和發展「個性」。一是要從節制性欲用功。就是要從飲食男女上節制。這就

是古聖人制禮立教的深心。現在人所詬病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都是爲此目的而來的。現在人以爲這種舊禮教是不好的。男女相愛是天性。任我們自由些不好嗎。爲什麼要造出這些可厭的障礙物來。原來古人不過是從事實經驗定出這些方法來的。去掉障礙。雖然一時情欲上快意。但是有天然的障礙要發生的。梅毒呀。淋濁呀。別的毒病呀。不是天然的障礙物嗎。臉生瘡了。鼻子掉了。生殖器爛了。就是用新法藥劑治得好。血已壞了。體已虧了。我在德國的時候。我們的公使告訴我。說是中國留德學習陸軍的學生。回國成材的很少。多半是梅毒的病死了。我就問德國的醫學很精。爲何倒是如此呢。公使說這些花柳病的注射藥都是很利害的。雖能治好病毒。但是心臟已經受損。所以凡係花柳病治好之後。多半是心證病死的。西國的男女間障礙雖少。但是花柳證係比中國多的。想到花柳病的禍害和遺傳的影響。還是男女間多一點障礙的好些罷。

至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也是連帶著來的。因爲既有守禮教分男女的界限。就要借重媒妁來通情意作證明。表明不是一時高興的苟合。就是要把婚姻看得鄭重的原故。至於父母之命呢。新學家肆口詆毀。驟看似似乎新學家說的也很有理。說是要彼此相知有素。情投意合。才能夠長久相安。有的說愛情是神聖的。不容別人參與。照這樣說來。歐西人男女都受教育。彼此

相知。對於兩方性情學問程度。都能考察明白。再訂婚姻。自然要比父母媒妁婚姻的愉快而能相安了。但是我曉得美國一年間的離婚案件。有八萬起之多。我所認識留美學生中間就有十多人。或是正式離婚的。或是暗地乖違終日吵鬧的。或是厭故喜新別有戀愛的。有一個是我很佩服的人。學問人品都極高的。他的夫人也是美國大學畢業。人也極聰明。他從小就認識這女子。後來見他學問才能都不錯。決定要娶他。但是他的父母覺得這女子性情不很好。將來與他難得相安。他是堅執己見。非此不可。父母只好依他。娶了幾年之後。子女已有三人。誰知夫婦竟反目了。女子終日吹毛求疵。男人弄得死活不得。這時候纔告人。悔恨當時見識不夠。不遵老人之言。竟弄得如此苦境。這是一個好教訓。青年人應該曉得的。自然父母的見解未必都是對的。有的人專貪慕錢財勢耀。訂婚不從教育根柢人品德性上選擇。自然就不對了。若是父母能在女子的德言容工上考察。那就比自己的選擇要多一層保障。須知少年情竇初開的時候。遇見一個少女。說兩句話之後。便覺得這是愛神從天而降。我記得我結婚的時候。便是如此。我的兄弟好幾個都是如此。老實說有了肉慾。就是戀愛。夾了感情作用。自然不會有正當的選擇。所以依靠戀愛作選擇的。不但是不會比父母的選擇好些。惡果更要多些。這是可以事實證明。決不是空談武斷。因為父母處於第三者地位。頭腦冷靜些。閱歷較深。目光較亮。自然要把利害合起

來划算。不像少年男女心熱的時候。止看見一面。不看見那一面。所以父母幫兒女擇婚。比較的還是好些。

照以上說的看來。這些舊禮法究竟是不是萬惡呢。我也不能說舊法子有利無弊。因為無論什麼法子。若是用不得當。總有弊害的。不過我敢說比較起來我們的舊法子。比現在新學家提倡的法子。弊害少些。與舊禮法相連帶的風俗禮儀。宗教信仰。都彼此有密切的關繫。如果認中國舊禮法是惡。自然這些物事無一不是惡勢力了。若能見得中國舊禮法的好處。就曉得中國的風化教義幾千年所培成的「國家個性」正是無價之寶。若是自不識貨。輕輕丟棄。那是真可惜了。

現在的時代。是千年一過的時代。這種時代。正好試驗我們的才智。因為現在的學說。新鮮奇怪。凡是我們幾千年來所認為好的。他們說是萬惡。我們幾千年來所認為壞的。他們以為極善。這個當口。沒有見識的人。就跟著人瞎追。若是真明白的人。就應該平心靜氣。開亮了眼。打清了算盤。來定個自己的主見。不把多數人道聽途說的言談。似是而非的理論。來做我的指南針。庶幾像孔子所說的。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是這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須又要照孔子所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若是能照著這五句做去。自然不會

胡亂跟著人狂言瞎跑了。

家庭功效說

何爲功效。凡作一事。均求有好成績。若是成績好。就算功效高。若是成績不圓滿。叫做功效低。或說是無功效。工廠的功效。就是出貨好。成本輕。售價高。國家的功效。就是賢才多。地利興。防衛固。家庭的功效。也大概是一樣的意思。就是要家裏人人自立向上。能生發。少耗費。換一句話說。就是衰敗之家人。人不自立。不向上。不生發。儘耗費。再簡單的說。就是不勤不儉而已。要家庭功效好。第一要有人把一家的人。一家的事。通盤打算。看有了何種弊病。應該救治。或有何種短缺。應該振興。再來一一的下手整頓。我想一家功效的關鍵。在造就有功效的人。有了有功效的人。別事都隨著有功效了。功效的高低和有無。就是實與虛的分別。請看功效低的人家。細察他們衰落的原因。總是專務虛榮浮華的。譬如穿戴講究。起居闊綽。動用的適意。吃喝的快口。但這些事都不是能實際受用的。不過徒然增加消耗。養成驕奢淫逸之習慣。不獨是錢廢棄了。終久是人也廢棄了。反觀那有功效的家。看他興盛的原故。總是務實事的。他穿著樸質。做事勤苦。起居簡陋。使用儉省。我認識一個西洋人。是上海一個最大的富豪。他的衣帽都是破的。他的車子就是

兩隻腿。連黃包車都不坐的。他雖然十分的節省。但每年也很花幾千兩銀錢幫助慈善事業的。而且他辦事也很有功效。他今年已八十餘歲。還是事必躬親。極其健康的。社會上都嫌他吝嗇。但是一見了面。無不五體投地的恭維他。這就是務實的效果了。那些務虛榮的人。浪費金錢。單求適意擺架子。到後來總是低首求人的。那時候架子不能擺了。這就是務虛榮貪安逸的結果了。世上的人。被這擺架子和求適意的習性害得多了。我們親戚朋友中受這害的不少。就是我們家裏。恐怕也是難免如此的。既然曉得虛與實就是功效的關鍵。我們要從這裏注意改良了。上言功效即是實與虛的分別。現在要把幾件日常很普通的事來證明。就曉得我們平日觀念容易錯誤。每每認虛爲實。認歹爲好的。譬如古人常言。家裏有三種聲音是好的。一是讀書聲。一是紡紗聲。一是嬰孩啼聲。但是現在受新教育人恐怕聽了這三種聲音都要厭煩。照這些新青年的思想。夜間餘暇時間。止要開了電燈來彈琴唱歌跳舞打牌遊戲。若是有些唧唧喳喳嘩啦嘩啦的聲音在旁邊吵鬧。那是討厭得很。照他們意思。小孩子止要雇了奶媽去帶遠遠的放在一間房。不要來吵鬧我們。至於衣服。止要到店裏花錢去買好看的裁料。何必自己去費力來紡織呢。那高聲讀書的。更是壽頭了。青年的觀念如此。是因爲他們看見社會上儘有許多人是如此的。就是用巧妙的方法。不消費得氣力。便賺了大錢來任意的享用。不知這巧妙的方法。是最

不可靠的。是終久要失敗的。若是不然。古人爲何要說這些笨話。難道他們喜歡吃苦麼。不曉得逍遙寫意麼。自然是老成閱歷。得過大教訓。吃過大苦頭來的。方纔曉得苦中甘。難中樂了。青年人未經過艱苦。止想多賺錢就好快活。不想想世界上的錢財貨物是不夠這樣分配的。我享用過點分。就有別人短少缺乏的。我儘量適意。就有別人爲難困苦的。這是相對的。也是循環的。這種對面的景况。終久也是要輪到我身上的。我要略爲發抒我的意思。我從前也是喜歡打扮得乾淨。手要用肥皂洗得白白的。有時還要打點香水。無非是要又香又潔。一則爲自己享用。二則爲人家羨慕。（注意。這裏面很含蓄壞的意思。）現在我的觀念改變了。我覺得糞味很香。香水反是很臭的。這話很希奇。待我說明。我滿心就喜歡田園趣味農家的生活。因爲覺得世間上止有農人是真生產的。其餘的人都是分利的。所以希望有幾十畝田土。每日自己做點農作的工夫。眼看青綠的滋長。勞力之後。得了收穫來享用。格外的有趣味。但是這種的趣味與糞味是相連的。與肥皂和香水是相遠的。二者不可得兼。所以我要舍香皂而取糞了。再進一層說。香水香皂。是與惡濁的毒瘡緣分最深的。大凡花柳毒爛鼻子爛臉的人。大概總是先從香皂結緣的。一時的香潔。就是後日膿臭的萌芽。所以我認香水肥皂倒是臭的了。十餘年來。我未用過香肥皂。格外注重男人們說的。所以我想要家人人總要去浮務實。例如園庭。照普通時髦人的欲望。總想居屋須

有個花園草地。我想有了空地。總要多做菜土。一則有好蔬菜吃。二則也可教子弟習練些農產知識。須知農產是世間上生財之大道。長久而靠得住的。三則那貴族式的花園。徒然增長我輩及家人子弟的驕傲觀念。是於德性大有損害的。再講我們的房屋。普通的要許多的房間。陳設得講究而不用。專備客人來看。家人反無一間舒服的房間。可以大家享用。以致各人在家中覺沒趣味似的。男男女女都要往外跑。以取娛樂。我說款客的房。雖不可少。但是使一家人平時聚集做個家庭俱樂部。更要緊些。所以這房間裏。不要有貴重華美的物品。卻要多陳設些書籍筆硯。及正當家常生活的傢具。和正經娛樂的物事。在各人工作的餘暇。聚在一堂。男的讀書寫字。女的做針線。或有時彈琴唱歌。亦是好的。幼年的玩耍。老年的說些故事。考究家人的學業。講講爲人的道理。這是能使一家團聚。增加一家功效的好法子。這事亦不甚難。祇是一轉移間。就變虛爲實了。

家計方針

我們凡百事體。都要預先打算。定出一個主意。我們的家。自然是我們最大的一件事。豈可不定出一個主意來。所以我們講講這個問題。

我們的家計方針。大概有幾件事要研究。第一件事。係教育問題。我們的子女。要他們有些何等樣智識和才幹。和思想道德。第二件財產問題。係我們的產業。應該有若干。我們一家的費用。應該是個什麼局面。我們應該住個什麼樣子的房屋。穿什麼樣的衣服。我們應該住在什麼樣子的地方。或是城市。或是鄉村。或是繁華。或是清靜的處所。凡有家庭責任的人。這都要一一的考慮。我且發抒點我的意思。

說到教育。自然是要從實用上注意。但是認明這實用的意思。很不容易。譬如進學堂。學西文。習科學。出外洋留學。人總說。這是求實學了。但是我所曉得的出洋學生。或國內大學畢業的。有多少。尋不到事做。老實說。大多數這樣的學生。也做不得事。既做不得事。他的學問。就是不合實用了。我們家裏的如此。別家的亦何嘗不如此。真得用的。實在。是少數。就是一兩個得用的。也是缺而不全的。簡直說。完全合實用的。不是現在的學堂所造得成的。再看那些能夠做點事的學生。又不是靠他學堂的教育。仍舊是靠看舊書上所得的知識。好家庭的訓練。同閱歷來的經驗。照這樣看來。學堂的教育。是不合於維持生活的了。而且大學畢業出洋回來的人。多半眼孔看大。享用闊慣。習氣很深。每每與社會家庭不能融洽。總算是害大利小。所以我的結論。就是子弟教育。要注重國學。尤其要注重德育。這教德育的方法。須要幼時從禮教入手。例如灑掃應對進退。

是切實用的禮教。灑掃就包括一切服務。這裏面有歷練做事的方法。無形中就養成管理家務。熟悉人情的才幹。不是小事呢。講到應對進退。就是在家裏曉得說話輕重。眼色高低。方纔能夠出外應世接物。這裏頭討便宜多了。我看見有許多出洋回來的。連個手都拱得不像樣。止會拉拉手。須知道這是他第一步失敗的弱點了。再看他說話。稍微曲折點的意思。便不能達出。寫封信更難了。這樣的人是不容易成功立業的。所以我們對於子女們禮貌。不可以讓他太隨便。若是在家裏不教正。日後他們很吃虧的。因為世間上無論何人。總會挑剔別人。決不能像父母這樣的肯隨便肯原諒的。若是教他們隨時在顏色詞氣上留心。叫人見面不討嫌他。辦事上要順遂得多。求事時也容易得多了。

第二層就是要從理性上頭注意。理性不須說得高。只要從他們言語行為思想上留心。最要緊是懲戒他的欺貪。獎勵他的和讓。若是孩子們。天性頑強的一刻難於改變。止好常常用些格言。經訓和因果感應之書給他講說。一面從自己懺悔修德切實做工夫。這天人感召之理。最是靠。比較空言勸責。效驗更大呢。至於女子的教育。我認爲學堂裏也是害多利少。說幾句洋話。是於我們的家庭無用的。彈洋琴。唱洋歌。和打扮得好看的。閒坐應酬。係於往後世界社會經濟的情形。不相容的。將來的教育必定要趨向到人人能作工的。就是做衣裳。洗衣服。煮飯菜。必須要

自己動手的。手紋要他粗。不應該養得潔白細嫩。衣服要粗料樸素。不應該穿得細軟美麗。列位或者覺得我未免太過。但是我看得清白。這時候要來快了。列位若是不信。請看看那些俄國女人。凡在上海的多是舊日的富豪貴族官僚的家眷。現在不做乞丐。便要當娼。常常有很講究的衣服。拿來賤賣。賣了吃完。仍然無法生活。這真是殷鑑不遠呢。列位要以爲中國不至於像俄國那樣。那就要自己吃虧。也要叫子女將來吃苦了。現在這個局面是世界幾千年來的大變局。我們的眼光要放寬點遠點。免得日後的追悔。就是萬幸了。單是看得到仍舊是無濟。所以要從實際上預備。這預備就是從教訓子女著手了。我並不是說英文科學不要學。男子當然是要些吃飯的技藝。辦事的常識。止要宗旨定得明白。根本不錯。這些學問科目。輕重緩急之間就容易辨別了。以上是關於教育的。

講到關於生計的。我也有些特別的見解和主張。因爲我們的生活問題。要連帶世界經濟問題和國家經濟問題一起講的。不能單獨把一家一人的生計問題來討論。求單獨的解決。我們雖然自己有主張有志願。無奈那環境的影響。和時代的潮流。力量很大。使我的志願主張竟做不到的。所以無論何人。一舉一動一思慮。凡是爲自己打主意的時候。總要替他人著想。我著衣的裁料。我飲食的物品。我居處的屋宇。都要隨時提醒我的寬廣思慮。因爲這些東西雖然似乎我

們的私事與別人無關涉。實則別人在旁邊留意。並且在那裏暗中計議。說我們的衣服飲食屋宇與他們的生活有妨礙的。所以有這樣事情的原故。係因為世間人多費工夫去做精巧奢侈及耗費的物事。便將正經生活物事的生產減少了。譬如種煙和做酒多了。稻麥棉的出產就減少。米麪棉花就貴了。織綢緞細貨的人工多了。織粗布的工錢也帶著高了。布就貴了。其他動用的百物。都與我們生活日用的物價有相關的。有人以為我們用一瓶吧花露水。多兩件洋貨。與別人有什麼關係。不曉得這關係是積小而大的。譬如中國現在每年吃香烟一項。要消費一萬萬元。不是幾個人吃的。每人一天不過吃幾枝煙。值幾分洋錢。總數就有如此之大。這數目要積下來。十年功夫有十萬萬。可以還國債。興工業。興教育。若是聽其耗費。十年之間便耗去十萬萬。難道說我每天只不過吃幾分洋錢的紙煙。可以不負這耗費十萬萬的責任麼。這可以證明我們雖小小的耗費。買一物吃穿用。都與世界國家的經濟有直接的關係。回頭來便與自己有關。有錢的人總不會覺得別人的吃苦的。譬如富人買衣料。兩塊錢一尺的花緞。還嫌他過時了。總想更出色點才好。價貴點不打緊的。不曉得大多數人連一角錢一尺的布還穿不起。他們在那裏議論起來。說這布從前不過六七分洋錢一尺。現在要一角錢了。所以然的原因。是那些關人把東西買貴了。他們肯出大價錢。一塊錢買一尺的細洋紗。這粗貨的工本當然也跟著貴了。

這是實在情形。所以物料貴。生活越艱難。民不聊生。所以有共產主義的發動。和盜賊劫掠擄人勒索等等事情出現。平常人總怪人心不好。世風日壞。不曉得這些事的釀成。是社會人人負責任的。這些盜賊的罪過。我們應替他分担的。若是我們要減少這責任和罪過。先要節制我們的欲望。凡事要遷就些。用物莫太求便利。衣服莫太求美觀。飲食莫太求厚味。就是要能耐煩習勞。就不必要便利的洋貨了。能甘淡泊安樸素。就不講美觀和口味了。以上所講。係生計問題的大綱。大綱若明白了。合家的人便要照這宗旨做。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夫導其妻。大家要認定這是救時和自救的唯一無二的方法。照這樣做。便能大家保存安樂。不照這樣做。便要憂苦危亡。這纔有一線生機一條生路了。

母教的感化力

幼年的教育。十分有九分靠著母親的。因為父親在外時候多。又因父嚴母慈。所以與父疏遠時多。與母接近時多。所以母教係極關重要的。我記得我少年時。所受我母親的教訓感化。於我終身的做人有大關係。我今將我深印腦經的幾件事。寫出與大家看。讓大家曉得。為父母的言語教訓。於子女有如此深遠的印象。留在他們的腦海。就曉得自己的責任很重。而一言一動也不

敢輕忽了。

我十五歲時。同我二哥回湖南過小考。僥倖的進了學。但是很染了些社會上的壞習氣回來。學會了兩件事。一件是穿些下流衣服。一件是捧個水煙袋抽抽。我記得我回上海後。穿了件青絹的汗褂褲。係我叔父所給我的。很有顧影自憐洋洋得意的樣子。列位要曉得。凡人的思想。與他言語舉動嗜好態度是相表裏的。我穿這種衣服的時候。我的思想現於言語舉動嗜好態度的。就可以想見了。有一天。我母親看了我那副樣子。就說。三兒呀。我看你出門一趟。簡直的變了一個人了。我覺得你很像學了些下流的樣子和壞的習氣呢。這句話說的很和平。但是我好像聽了一個晴天霹靂。當頭棒喝。從夢裏醒轉過來。曉得自己在是墮落了。從此我把那青絹衫褲不再穿了。水煙袋不再捧了。我後來穿衣服和舉動嗜好反有了些古板迂拘的脾氣。那時這一句話很有些影響的。

又一次。在上海道衙門時。我大約是十二三歲。因事被母親責訓。我就口辯護短。母親就說。我不解爾何以總好巧辯。我就大悔悟起來。以後從不敢對母親強辯。我長大後。對朋友說話。都留心些。恐怕朋友說我巧辯。這也是那時一句話的影響了。

又一次。也是十二三歲的時候。是什麼年節喜慶。恰值父親不在家。我們隨母親敬了神後。就給

母親道喜。我穿了大衣服。要行禮的時候。跳躍歪斜的很不恭敬。母親正色斥我。說何得無狀。我纔曉得自己的放肆。因為父親在家的時候。向不敢如此放肆的。以後我就自己略曉得斂迹。曉得恭敬係各人的本分。不應全靠父母督責的了。

還有一事。是深印我腦經的。我們住在製造局時候。有一年母親大病數月。那時我正八歲。有一位李太太。從蘇州來看母親的病。住在我家。這位李太太喜食田雞。我們陪著客在堂屋吃中飯。母親暈在房內。曉得李太太買了田雞。就在牀上呼我等說。某兒某兒呀。你們不要喫田雞呀。我們大家都答應了。我當時聽的這句話。至今還記得清楚。我是終身不會喫過田雞的。就是這句話的原故。

感化力有時有不可思議的影響。英文叫做因斯派內興。梁任公曾有一篇小文說因斯派內興的功用。我自願生平還能免於大罪大惡。實在要歸功於我母親的感化力了。

斷除習氣說

古來聖賢教人律己。都是以改過遷善爲目的。大概是對證下藥。有特別的病。就用特別的方藥。有通行的病。就用通行的方藥。講到習氣。各人所染不同。自然要就各人所短的特別的醫治。

但是個人的習氣雖屬各各不同。歸結起來。大致不外幾類。所以治習氣的方法。大概仍是相同的。推究各種的習氣。大概由於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染。但是各人各根的習染不同的。有的眼根習氣重。專門鬧的好看。這好看裏頭。就做出許多的壞事來。例如好美色。是爲好看。再因美色來講究衣飾珠寶種種奢侈。都是由於要好好看的原故。有的耳根習氣重。專門鬧好聽聽的裏面。也要說出許多講究或弄出許多古怪的花樣來。例如夏朝的妹喜。單愛聽裂繪的聲音。踏踏有用的物料和金錢。來快他耳根的喜悅。因爲他的耳根有了這種特別的習染。覺得這樣聲音到耳。方才舒服。這一點一覺得一就是習染了。有的鼻根習氣重的。格外講究聞。所以有幾十元一瓶的香水。幾百元一瓶的鼻煙。把這樣嗜好當作了一件大事來做。有的舌根習氣重的。專門講究吃。這個習氣造業最多。五穀蔬果。本來是養生上品。但舌根習氣重的。總覺得穀蔬味淡。不能快口。必須要些血肉之品。纔能叫舌根滿足愉快。有的習氣重的。更有許多花樣出來。殺生還不夠。還要趁生物活的時候割肉來吃。或者要趁他最幼嫩的時候吃。我聽見說廣東香港。一家大茶館。每日要殺小豬三百隻。專做燒烤下茶。這並非爲果腹充飢之用。純是爲一種習氣罷了。爲此一宗。一城殺的小豬一日幾千頭。每年論百萬頭。其餘鷄鴨牛羊大豬還不在內。都是爲舌根上這點習氣不肯忍一下。造出這大的殺業來。推演起來。世間上的爭奪殺戮。都是爲不肯把自

己習氣忍住一下。所以把別人的身家性命糟踏。來快我的意思。就是從殺生吃肉的行徑放大的影子罷了。講到身根的習氣。也是很多的。著的衣服要細軟。用的器物要靈巧。住的房屋要舒服。用了一回好的之後。再看見差一等的物事。就覺得不如意。這一點一覺得。一就引起許多奢侈繁費。因爲奢侈繁費。就做出許多巧取強奪不道德的事。再退一步講。因爲自己要舒服適意。奢侈繁費。使世間上有限的生產物力。不夠分配。致使有許多人。連粗糙衣服。笨拙的器皿。矮小的房屋。都沒得用。止爲這點一覺得。一嫌不舒服的習氣。做出這不想道的事實。造成這不公平的世界出來。這個害處就不小了。再講意根的習氣。是最多也是最難察覺。前頭所說的眼耳鼻舌身五根的習氣。固然都是靠意識的感覺。但是除了這五根之外。意識的作用。仍然最大。所以有的人志行高潔。五根清淨。他的意識仍舊在那裏造業。所以拔除意根的習氣。最爲緊要。也是最爲難能的。意根的習氣雖多。略而言之。就是貪嗔癡三事。又再約而言之。就是我見的執著。何以說呢。我輩每日閒空下來。起心動念。不外乎飲食男女的欲念。和功名利祿的思想。這種種妄念。無非是貪的念頭。止由於我的觀念太重。甚至於作善舉利國利民的事。也希望人家的恭維。惟恐功不歸我。名無人知。又如許多富豪。有了百萬。還想千萬。這種貪念。明眼人在旁觀看。便覺得當局者何以癡迷如此。莫明其故。實在就止因爲我見太深的原故。雖然我的錢已經很多。

還覺得世界的財寶。總應該都歸了我。方才快活。功名的觀念。也是如此。所以說貪念是由於我見來的。說到瞋念。也是由於我見執著來的。我見一重。所以凡有違忤我的。就生瞋怒。一切事情。爭強好勝。見一切人。起驕慢心。見勝我的。起嫉妬心。總而言之。一個我字。橫亘在心。人不如我意。便生瞋念。事不如我意。自然也生瞋念。甚至於天理人情。不如我的意。也要惱怒。所以說瞋念。是由於我見的執著來的。再說到癡愚。也是這樣。不外乎我見執著。有許多人在局外談論別人糊塗。怨罵別人愚蠢。及至身入局中。就糊塗愚蠢像那一樣。若是聽見人說諷刺的話。就想這止是譏諷別人。決不是講我。因為我決不是如此糊塗愚蠢的。卻不曉得。這一個執我爲是的念頭。就是愚癡的事實。不必另尋愚癡的證據了。所以說愚癡。是由我見執著來的。所以佛家說貪瞋癡。名爲三毒。就是意根的習氣。那五根的習氣。猶爲易拔。這意根的習氣。最是難除。因爲難除。所以纔叫做習氣。就是多生以來。我見執著下的種子。結了現在的果。藤牽蔓長。根深蒂固。所以佛菩薩教人。修持方法。須要斷除一切煩惱習氣。孔子教人。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說不被習染。移去本性是甚難的。又說過則勿憚改。因爲常人的習氣。既深。明知自己有些不對。或因循不能改。或護短不肯改。這勿憚改。就是要下斷除習氣的決心。孔子自己斷除習氣的工夫。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這完全是破除我見執著罷了。又教顏子克己復禮爲仁。克己就

是破除我見執著。須是發慈悲心。無爲心。平等心。空觀心。恭敬心。卑下心。明覺心。又去盡染著心。雜亂心。見取心。驕慢心。懈怠心。機巧心。名譽心。方能到復禮歸仁的地位。這不過是要去盡意根的習氣。收拾得一個清淨的念頭。并且極稱這個工夫的緊要。說是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要形容其不可思議的功德。講到節目。孔子說是視聽言動。就是連五根的習氣同時著力來斷除了。這樣說來。成聖成佛的工夫。止是斷除習氣要緊。再講到古來大英雄豪傑。成就大事業的人。也是從這件事下手。歷史上可以舉幾個人來證明。越王勾踐志在救亡圖強。恐怕富貴逸樂的習氣。汨沒他的勇猛精神。特爲除去墊褥。夜臥柴塊之上。日裏口嘗苦膽汁。作爲一種熬苦的訓練。這樣的苦行。經了二十年。居然強越克敵。陶侃爲八州都督。朝起搬運一百塊磚到齋外。夜裏又搬進齋內。他說：『我方擔當國家大事。若過於舒服。將來不能幹事。所以要勉強來習勞。』大概六根所喜悅的。所傾向的都是習氣。這習氣所表現的。就是驕奢淫逸。凡是要做學問做事業的人。總是先從自己的習氣下手。就是從性情所傾向心意所喜悅的努力的節制。把所傾向的勉強的。所不喜悅的以爲難的。勉強的要。但是這種工夫。極其不易。所以王陽明說。制山中賊易。制心中賊難。這習氣的根子。隱隱伏在八識田中。隨時出沒。難防難剿。所以能窮搜痛剿這心中賊的人。終竟是要成大人物的。近幾百年來學問功業的大人物。要推曾文正公。他

的文章書牘遺留的也最多。我們易於窺見他的用功的方法。努力的情形。他寫與友人書信中有多次提及。究竟能夠引起一般正人。挽回一時風氣。使社會清明了幾十年。可見事在人爲了。文正公教人斷除習氣的方法。和自己斷除習氣的工夫。也可以從他的著作言論裏頭尋繹。他最注重的。是戒驕戒惰戒奢。如何戒法。他都一一說明。他說『欲去驕字。總以不輕非笑人爲第一義。欲去惰字。總以不晏起爲第一義。』他又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他又說『勞所以戒惰。謙所以戒傲。』他又說『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趣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他又說『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恕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卽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艱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卽強也。不慣有恆。而強之貞恆。卽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天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謹。』這所講的剛愎客氣。就是習氣。自勝自強。就是斷除習氣之法。了如何能自強自勝呢。須要先有決心。就是立志。他說『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之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他又說『人之氣質。本難改變。欲求變之之法。須先立堅卓之志。卽以余生平言之。三十歲前。最好吸煙。

片刻不離。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煙。至今不再吸。四十六歲以前。作事無恆。近五年深以爲戒。現在大小事均尙有恆。卽此二端。可見無事不可變也。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卽丹也。』既經立志。就要勤嚴省察。刻苦行持。勉力從難處做去。請略舉幾條。文正日記刻自責厲的話。足見他用工夫的切實刻苦。他說『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徨。幾若無主。遏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沉舟之勢。詎有濟哉。』他又說『記云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或日日安肆。日日衰。欲其強得乎。』他又說『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僕自省生平。讐咎不出忮求二字。今已衰耄。且夕入地。猶自憾拔除不盡。』可見斷除習氣。說來容易。若是真用工夫的人。方曉得習氣。的根子很深。難於拔除淨盡。若不像文正公用這樣的苦功。如何能夠成就這樣的學問德業呢。他所以這樣用勇猛自克的工夫。是先有高明的見識。認定習氣誤人。若不攻破這習氣的包圍。是不能成人的。他說『知己之過失。卽爲自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全是此等處。磊落過人。』他又說『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媵阿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他憐憫社會困在習氣裏而不自覺。又不喜聽正人的直言。所以他說『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歟。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

虞。』凡人必見理明。方能立志決。操行勇。所以我輩講究學問道德。先要把見識弄得正。文正公又說『強字要從明字做出。否則就是剛愎。』剛愎就是習氣了。孔子教人篤行之前。必須先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如果辨不明。思不慎。問不審。學不博。卻止說我是深信篤行。這就是前頭所講的我見執著了。這種事情。修善修學的人。也很多犯此病。就是意識中習氣爲害。所以把辨別義理是非的正知見障蔽住了。所以孔子釋迦教人。都是從明字入手。大學明明德。中庸自誠明。佛家重修慧。求明覺。都是一個意思。這明字。係做一切工夫的初步。也是做一切工夫的終點。我們須要曉得。若不到聖佛的境界。總不能免於習氣所流轉的。我們凡夫。不但是不能免於習氣。並且是習氣很深。但是我們自己。決不承認。我有習氣。所以然的原故。祇是不明罷了。列位若是要做明字工夫。請將前面所述的我見執著幾個字來一研究。並且向自己省問。我對於尋求義理。是否屏去我見。是否發了卑下心。空觀心。恭敬心。平等心。來慎思明辨。是否於孔子明明德在止至善定靜安慮得的工夫。和釋迦所教由戒得定。由定得慧的意思。了解明白。並且向這一路上用力。若是明字工夫。做得切實。自然就會覺察自己。有習氣了。就可以曉得斷除習氣的著手處了。

勉爲其難說

孔夫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大凡是要成聖成佛。固然是要從難處做工夫。就是普通做個好人。也是不能容易的。古人說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立地便是。又說是爲善如負重登山。爲惡如乘馬下坡。又說是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都是說做好人須要十分努力的意思。但是要聲明一句。這難不是真難的。是難在內面。不是難在外面的。孟子說過。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這挾泰山超北海。係譬喻勢所不能的事。係靠外面的。替長者折樹枝。係我自己可作主的。我們推諉畏難。不做好人。實在係不肯用折枝的力氣罷了。不用氣力。就不能做事。不做難的工夫。就不能做好人。但是世間上做難的工夫的很少。而自覺爲善人好人的很多。這不爲難不吃苦。就做了善人的。是不是真的。就大要研究了。大凡善惡的名稱。也是由比較出來的。譬如講施錢財。是好事。若是富翁施銀千金。捐賑災。自然是好事。但若是他有幾百萬兩銀子的家財。遇著荒年。眼見災民滿地。必須幾十萬兩銀子纔能救活的。他卻捨不得多施。只肯拿出一千兩來。交把那些辦賑的人。還要說些遮蓋門面的話。那辦賑的人自然要稱他做大善士。大慈善家。說他已經

救活了一千人的命了。他自己也很得意。覺得自己真是善人。做的功德不小。但是這好事經不起研究。一研究。就會察見。因爲他不捨得多施錢財。餓死的已經多得多了。若是貧人看見別人的苦事。動了不忍之心。雖止施捨幾文。那功德卻大了。因爲貧人的幾文。比富人的幾千幾萬兩。係更爲難的。從前有個江西舒翁。在湖北省教館。年底放假。同十幾個教書先生同船回家。夜間灣了船。聽見岸上一家女人哭聲淒慘。舒翁去訪問。得知他的丈夫欠了官銀。關在牢裏。要賣了妻去還官租。妻去孩子無人喂乳。也難活了。所以悲慘。他問知所虧數目。係十二兩銀子。就回船對同伴的說明這事。請大家每人出銀一兩助他。免得這一家妻子離散。這些教師都不答應。他無法就自己把所積兩年的脩金。共總止有十二兩銀子。一起施給那女人去了。後來在船上火食錢都沒有了。就同朋友借錢少許。忍飢吃粥。同伴的憐惜他。有時叫他同吃點飯。他到家時。他的妻子正等候他的錢。還賬過年。那曉得都沒有了。鍋裏沒有米。就在山上找點野菜吃。像這樣的施捨。真是難而又難了。因爲他做得這難的事。所以他的善是真而且大的。是格外可佩可貴的那有錢的施捨很容易。即使花幾十萬也拿得出。他卻覺得難捨。就不捨。所以他雖然捨了千兩。卻是功小罪大了。這是舉出一個比喻。別的事也可以如此類推的。善的真不真。多半從難不難裏頭顯出。所以我們要仔細的推勸我們的心。和所行的事。是不是敷衍別人耳目的。或是心

能安的若是敷衍別人耳目就模模糊糊做點面子就夠了就好像那百萬的富翁止拿一千銀子出來助賑。別人已經恭維他做大善士。登報鳴謝。名揚遠近。若是真正爲求良心得安。到不得已的時候。就要像得那舒翁把自己養家吃飯的錢。全盤的拿出來救人才是。再講到殺生的問題。也是經不起研究的。我們曉得畜類都有知覺感情的。他們同人一樣貪生畏死的。他們一樣的有眼耳口鼻四肢百骸的。爲何我們卻要因爲我們口味貪念的原故。把活潑的生命弄他死。來快我頃刻間的意念呢。講到衛生。中西古今都說吃素可叫人血液淨潔。減少疾病。又能使人頭腦寧靜。智慮清明。講到德行。吃素的不殺生命。克制自己的貪念。培養生意。自然是心地更加仁厚。講到因果。減少殺業的。必然感召天和。災禍自然消滅。世間人也未嘗不曉得這些好處。總由於不肯忍那幾分鐘工夫。以致習慣自然。不以爲非。並說出許多理由來辯護。大概最普通的辯護。就是說儒教最中正。並不教人戒殺。佛教係太過了。行不通的。我要說我素來是崇拜儒教的。但是講到這個問題。儒家沒有嚴定的主張。並不是不曉得這意思。止緣儒家以人爲本位的。列聖出世急於撥亂反治。先從政治禮樂孝弟忠信下手。所以把親親仁民要緊。愛物的事放在儘後面了。其實古時候的君子在佛教未來之先。早已有提倡戒殺放生的。有人送一條活魚把鄭子產。子產就叫人把魚放在池裏。還聽得管園人的報告。說那魚放下水去活潑潑的情形。他

就喜歡的說。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又晉國邯鄲的人。元旦日送了個鴿子。把趙簡子。簡子立刻叫人放了。生人問他的原故。他說元旦放生。是一種恩意的表示。可見得儒家早有戒殺放生的主張了。止因爲忙人要緊。不暇及物。但是略有節制而已。所以禮制。天子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士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肴。孟子說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朱子註解。是不到七十的不應吃肉。這也可見儒家愛惜物命的意思。但是澈底的說起來。儒家不積極主張戒殺。究竟是不對的。何以說呢。孟子說的。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我請就把孟子的話來駁他。孟子又說過。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他又說過。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蕪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照這幾句話歸納起來。孟子既說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就是有所不忍了。雖然庖廚安得遠些。等得上桌的時候。是確見他死了。仍然忍心把肉吃下。這就是不能以其所不忍達之於所忍了。這仁就不能算是熟了。佛家所以要這樣謹嚴積極的主張。止不過把事理推勘得透明。不肯止做一半。換句話說。就是要把這達字熟字做到。成就個仁罷了。這達字熟字要做出來。就要難爲口舌的貪念了。違反生平的好尚了。佛家既認明必如此然後爲仁。否則就是不仁。所以要把這些難處熬過。這就叫仁者先難而後獲了。以上所云。不過略舉梗概。表明要做到真善。必須從難處做將去。就是要難捨處能捨。難忍處

能忍。難行處能行。纔能夠坦坦白白的做個君子人。第一步的工夫。就是要肯澈底的推勘事理。審問良心。不模糊敷衍的專做個門面。欺瞞自己。對付別人。大學說的格物致知。就止是推勘事理。審問良心。致是非的真知。辨明是不是自欺而已。用這樣工夫的人。自然會發見自己的過惡。是很多的。就是驕奢淫逸。凶忍刻薄。欺詐等惡事。我們向不肯自承的。止怕都難免。並且恐怕是很重的。曉得了。去用力改。固然是極難。但是最難的。還是那頭一步工夫。就是趁夜氣清明的時候。把自己的行爲意念。澈底的推勘。審問個明白。不要自己寬恕自己。欺瞞如此。纔有下手的方法呢。

勸過年喫素說

大凡普通人家過年逢節。總要辦些大魚大肉喫。因爲我國的古訓。平日不能常喫肉的。古時天子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士大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肴。所以我國人大多數都是儉樸慣了。平日總是省喫省用。到了年節。就辦些好喫的飲食。先供了祖宗。然後讓一家人大家喫過歡樂。這意思很不錯的。至於供祖宗的意思。並不是說祖宗的靈魂要喫東西。不過是逢年過節。自己想到自身及一家的來由和現在的享用。就要記得祖宗父母遺留的德澤。顧復的慈恩。

所以要備辦飯菜先供祭了祖宗父母然後大家喫。雖明知祖宗不會喫。這忠厚的意思是極好的。這供過的菜叫做餞餘。又叫做神福。就是分享祭神的福澤的意思。所以今人辦酒肉。總說是辦神福。這是古人逢年節喫些好菜的好意思了。但是爲什麼我倒要勸人過年喫素呢。待我說出理由來。

第一層是我們平日違悖古訓。享用太過。應該在這特別的時節來補過懺悔。平常鄉農人家。大多數平日喫蔬菜。我們居城市的。尤其那家境富裕的。平日天天喫魚喫肉。有的人家還要殺鷄殺鴨。論起來我們住城市讀書做生意的人。多半是四體不勤。無益於世的人。這享用是過分的。因爲無功受享的原故。所以要受天理自然的裁制。就是刀兵盜賊疾病爭訟煩惱。這幾樣事是城市的人格外多的。我們既然曉得有因果報應盈虛消長的道理。成爲自然的裁制。我們就應該戒慎恐懼了。我們平日的享用既然都是太過分。到了年節大日子。應該借此自省自懺。所以應該喫素爲是。

第二層是爲的一家人免禍求福應該喫素的。除夕和元旦是一年的緊要日子。大家都要盼望家裏人口清吉。家事順遂。子孫繁盛。身體健康。總而言之。大家盼望來年凡事興盛。同樹木一樣的欣欣向榮。有生氣纔好。列位要曉得天理人心是相通的。善惡祥殃氣類是互相感召的。我們

想要家裏人事興旺有生氣。要先從我們心裏培植這種生氣。又須知這種精神上的生氣。總須從物質上的節制。欲念上忍耐。方能有的。孔子說過。克己復禮爲仁。又說仁者先難後獲。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欲念。從凡百事物上來磨鍊。難捨處要捨。難忍處要忍。難行處要行。打破這難熬的關頭。便到了成佛成聖的境界。這就叫仁者先難後獲了。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說是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境界似乎太高。不容易領會。但是可以想見天人相通。萬物一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意思了。克制欲念。纔能培養這種生氣。換句話說。順從欲念就會戕賊生機。若問甚麼是欲念。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喜歡的事物。若是順從他下去。就會發見驕奢淫逸的行爲。這驕奢淫逸的結果。就是忿爭憂苦。病毒敗亡。這就是戕賊生機的證據了。克制欲念雖然要從眼耳鼻舌身意件件用功。但是最平常的就是口味。我們最容易犯容易體驗的。就是這舌根的欲念。所以要做克制欲念的工夫。要從舌根入手。譬如教小孩子們說些克己制欲的話。他是不懂的。但是這節制口味的事。用不著多講。就可在事實上施行受用的。從實際口味上常常克制忍耐。然後別的事也能夠節制忍耐。這生機自然能常保存了。普通人不明白制欲工夫的緊要。當然不曉得喫素的深意。但是一經說明。我們不能不從早悔悟。若是難於立刻澈底實行。須要尋箇入門方法。就是在這年節喜慶生日。大家希望好處的日子。提醒這培

養生機的意思。勉力把這一兩天來試驗。平日裏順從欲念。戕賊生機太多。這天裏特別克制欲念。不要拏萬物的生命來供我的快意。止此一點念頭。世界上就會添了些生氣。列位若是細玩此意。就會覺得舌頭忍一日。心裏安得多呢。

第三層爲維持國民經濟。圖謀世界幸福。我們應該提倡年節喜慶喫素的。何以故呢。諸君要曉得各處亂事頻仍。盜賊徧地。止有一箇原因。就是財源枯窘。生計艱難。試看各國勞工運動。社會革命。和種種的欺詐。戰爭殺戮。豈有別的原因嗎。止是因爲物產少。價格高。賺的錢不夠生活。不得已要巧取力爭。所以物少價高。不夠生活的原故。一是大家貪現成。懶操作。二是因爲大家不知節制欲念。好喫大用。現在要大家各自節制欲念。自然是空言難行。但若是從一種定期的有方法的運動。就能多少有些補益。譬如我國四萬萬人。如果每人平均在過年過節多花一角錢喫食。就共總要多花四千萬銀錢。何況平均不止花一角呢。這樣的錢花了不覺得省了。也不看見。但是在國民經濟裏面。實際上是在那裏加減乘除的。如果一年三節省了幾箇一角。那總數就有一萬幾千萬元呢。社會上多幾擔米多幾斤肉。這米價肉價就會低落。若是缺少些。立刻價就漲高。現在既然事事昂貴。若是能提倡節儉。當然是物價會落下來。生活容易些。世界自然會安寧些了。有人說我們應該提倡實業積極的生產。不要講消極的節省。我告訴他說。要先能從

消極的節制自己欲念的人。方纔能做積極事業。替國民生產。否則別人所生產。都到了他肚子去了。所以若是不提倡消極的刻苦克己。連生產的工人都會沒有了。現在的人喜歡當兵做匪。做政治生活。不喜歡種田做工。就是箇鐵證了。有的說你儘管提倡過年大家喫素。不但不會有四萬萬人信你的。連四十箇人恐怕也不會有。若是止有幾十箇人照做。於國民有何裨益。我告訴他說。我們作事。要辨明義理。應該不應該。不要管後來功效的高低大小。我卻自信。如果中國止有我一箇人這樣的做。中國國民也多少要受一點好影響的。

第四層是爲的各處水災兵災。我們應該喫素。夏歷五六月間。湖南直隸。江西。福建。廣東各省。遭了極大水災。四川遭了水災旱災。江蘇。浙江。直隸。河南等省。遭兵災。有多少人家。連房屋都漂沒了。燒完了。衣服被褥是無有了。喫的東西。靠人賑濟。款少人多。餓死凍死的仍舊不少。到了過年的時候。我們未被難的人家。合家團聚。大眾快樂。他們被難的人家。身上冷。肚裏饑。扶老牽幼的。在風雪裏叫化。再點一點家裏的人數。有的被槍斃打死。有的被兵匪殺死。水淹死。餓死。凍死的。或者父母不見。或者子女亡失。或者夫妻分散。我們試替他們想想。何等悲慘痛苦。我們雖然有的已經捐了幾文錢。幫助賑濟。但是要問一問我們的心。究竟已盡了力麼。我們雖然坐在屋裏。眼不見。但是明明的知道這些災區裏。係有許多。人沒有衣食居處的。他們是必須靠人救濟。

否則要凍死餓死的。我們再要問我們自己。既曉得有許多人快死等救濟。我們是不是沒有力量幫助他們。我們若一千一百掣不出。是不是一元兩元也掣不出。我們喫魚喫肉是否從沒減少一點。我們平日喫的不能稍爲節省。到年底下特別增加的魚肉酒菜。也是萬不能省的嗎。一面明知有人快餓死。一面我們自己來加倍喫喝作樂。澈底算起帳來。這些餓死的人。雖然不是我們直接殺的。良心上是負責任的。孟子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同以挺與刃殺人是一樣的。我不敢勸列位因爲這災荒的原故。平日都不喫魚肉。但是在特別多耗費作樂的時節。就可翻轉過來。格外節省克己一點。替這些苦人表同情。並將省下來的錢幫助他們。那麼問起心來。稍爲可以安帖點了。

根據以上四層意思。我就要勸我家各人在過年這兩天喫素。把節省下來的幾塊錢做施捨的。用我們 祖上歷代傳下的家風。就是元旦日喫素。可見 祖上是深明這幾層意思的。祖上修德行善使我們現在享其遺澤。我們廢除這種好家風。真是可惜。但是現在來恢復。也不嫌晚的。或者問我說。你說祭祀祖考是要緊的。若是家裏人都喫素。就用素菜祀祖。恐怕不誠敬吧。我告訴他說。祭祀祖考是孝子仁人之用心。但是不重在物質和形式的。左傳有云。黍稷非馨。明德爲馨。又云。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易經有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

受其福。若是真出於報本追遠之誠意。菜之有無且無關係。葷素更無問題了。若是因爲自己的口腹之欲。反藉詞於祖宗是喫葷的。殺生戕命。是明明歸過於親。就與古人善則歸親過則歸己之意。大相悖謬了。

又按人多言不能吃素。此習氣之爲害耳。喉舌之嗜慾。不過爲習氣之一而已。下咽之頃。不肯稍忍須臾。蓋爲此習氣所役使。而良心及清明之氣。失其主宰。若能發奮自勝。使良心不爲此習氣所役。卽所謂克己復禮。亦卽以理勝欲者矣。彼言不能者。曾否虛心自問否耶。以言好生之德。則殺羣生以養己生。究爲合理否耶。以言克己之功。孔子言君子食無求飽。又言士志於道。不恥惡食。又亟稱大禹之菲飲食。顏子簞食瓢飲之賢。彼之爲吃葷辯護者。詎非有順從欲念之心。存其間耶。以言養生。則少食肉之鄉民。較多食肉之市人爲強。以言智育德育。少食肉之東方民族。較之多食肉之西方民族。智慧爲高。德性爲醇。不亦甚顯明耶。然則謂不能吃素者。舍欲念習氣外。更有何說耶。日日爲欲念習氣所役而不能自勝。則以不肯清夜捫心平情推勘耳。一經推勘。則辯護之言。殆未能自慊於心矣。予於此問題。推究頗深。詳見於所作各文。但不可不知者。則予昔年亦好肉食之人也。予之食肉。養身之意爲多。三十歲時。體弱似癆。故信西醫說。多食牛肉。又聽友人說。多食牛尾牛筋。如是者數年。竟無些須之益。衰頹成廢人。宣

統二年五月。表兄曾季融勸余罷一切補劑。其年六月。伍秩庸先生勸余除一切肉食。其效立見。諸病悉痊。近七年吃純素以來。腦力尤遠勝於前。昔年看書一日難畢十頁。今則雖下筆數千言。不覺倦乏。予一切學問凡稍有寸進者。皆近數年事也。此則予所經驗也。至予所覺爲受益者。尤在因節制飲食而習練克制欲念。覺須打破此關。而後能言克己之功耳。

修慧說

或者問佛法是爲何事。答止是修慧。問如何是修慧。答就是儒家的明明德和致知。若問如何是修慧。先要明白何者爲慧。慧者正智也。明覺之知也。稱爲智慧。與常人所稱爲智識者不同。所以要曉得何爲修慧。先要明白智與識的分別。佛說一大藏教。止是說明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就是要人離識入智。轉識爲智。現在我要略說何者爲識。何者爲智。

佛教說萬法唯識。意思是我們所有一切見一切覺一切欲念一切分別心的結果。便成了這一切人我萬物生老病死苦的世界。換一句說。就是這些世界一切事理色相。都是我們幻妄的心念所結成的果。這果也是幻而不實的。苦而不樂的。勞而不安的。害而不利的。然而我們卻不能跳出這個苦的圈子。一次兩三次到萬萬次。輪迴流轉。不得罷休。譬如一羣牲畜。被人用鞭子趕

著走。晝夜不得息。我們衆生卻是被自己的業力的鞭子趕著打圈子。這鞭子的能力很大。若要問這鞭子在那裏呢。就是在我們的眼裏。在我們的耳朵裏。在我們鼻裏。在我們舌裏。在我們的身體。在我們的意氣欲念情感。這六條鞭子不住的鞭打。趕著我們忙跑。並且是一心情願高高興興的跑。若是問他跑的是爲何事這樣的忙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並不曉得這六條鞭子害他害得好苦。却覺得這鞭子打得身上好快活。所以還在那裏要盡量的設法來奉承恭維他們。這就是我們的見識感覺不明白。不正確原故。這種見識和感覺。是眼耳鼻舌身意所發見的。不是妙明圓覺真如自性所原有的智。這就是智與識的不同了。譬如糞的臭惡。是我們人所曉得的。但是狗就覺得這糞很香甜而有趣。有時還爲爭這點糞鬪咬起來。不過是他們感覺見識不同。故此以爲這糞是好。狗的識如此。我們看著他替他憐憫。我們自己是不是被我的識束縛流轉呢。這事能研究能明白。就是大學問。大智慧。若研究明白了。再向這裏用功。這就是修慧。若問慧如何修法呢。答佛教孔教均教人修慧。都有一定不移的方法。佛教說的是戒定慧。就是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孔教說的是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這所得是指明德。就是智慧。止於至善。就是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復禮。都止是戒的工夫。有了這樣的持戒克己的工夫。自然得定了。譬如我們平日局外論事。

似乎很明白。一到了自己身上。便糊塗起來。何以故呢。因為功名利祿飲食男女種種貪心驕慢嫉妬憎惡偏執種種瞋心。把仁義禮智的本心一起遮蓋住了。所以要將非禮之事戒除。私欲之心克去。以至善爲止歸。自然心定而不亂。免得臨事糊塗了。列位若是在這點上用過工夫的。便曉得平日的思想態度言論舉動。和遇見女色厚利珍物美味的時候。或爭執嫉怒的時候。大有分別。能夠打過這些關頭。心念不動的。就算是有定力。這不是努把力。決然做不到的。講到持戒克己。止善復禮。就是要節制自己的欲望。磨鍊自己的志意。要把自己欲念所喜做的事。勉力不要做。自己私心所不喜的事。勉力的偏要做。這叫做勉爲其難。若是不難。就不算克己了。所以孔子說仁者先難而後獲。可以爲仁矣。佛教說的要從難處做去。就是難捨處能捨。難忍處能忍。難行處能行。難受處須受。若不是這樣。就事磨鍊。斷不能改過遷善。遇見一些子小事。心裏就沒了主宰。所以佛教的由戒生定。孔教的克己復禮。知止有定。都是要就事鍊心。先把這容易散亂的心。使他受範圍節制。使他遇著情欲氣性發動的時候。心能定靜。不搖動。不走失。就是持戒克己的目的了。

講到由定發慧。這個境界。有淺有深。先講淺的。凡是忙亂輕躁的人。每每糊塗謬妄。安詳鎮靜的人。方能清明決斷。這還是從尋常事情的見識上講的。若是講到最高的智慧。如孔教的克明峻

德。知性知天。佛家的妙明覺知。明心見性的境界。還不是我們尋常人用語言文字可以說明的。這種境界。豈是尋常人塵勞紛擾昏迷散亂中所能夠得到的。有一件最明白的證據。就是東方上古聖賢都是講清靜之學的。他們的智慧。實在高出常人之上。凡是講到心性學問。人生問題。都是至高極深。而且是萬世不易的。甚至於醫藥卜筮的學問。我們還靠著四千年前的書作用。不能跳出他的範圍。若不是智慧極高。何能如此呢。所以由定發慧。不單是佛教的秘妙。實是東方聖賢所同的。大學說定靜安慮得。中庸說誠則明矣。又說自誠明謂之性。至誠復性。當然是定靜到極處的境界。可惜這種學問。中間失傳。直到宋儒方纔重新來研究。宋學淵源多半是參證佛學觸類而通的。周張程朱陸諸子都是教人學靜坐。甚至於教人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王陽明在龍場終日靜坐。忽得慧悟。發明良知的學說。簡直是禪宗坐禪開悟的一個樣子。近世的曾文正公。也是每日靜坐定爲日課。所以學問事業成就。高出常流。也就是得定靜的功了。這種高的智慧。所以與尋常的智識不同的原故。是因爲智慧所見的是理。能透澈到底。智識所見的是事。不能透澈到底的。明理的能夠以簡御繁。善事的止是尋枝逐末。因爲理能包括事。事不能包括理。近來新學科學家。似乎理論也很深奧。但是沒有站得住腳。攻打不破的方法。有一個比喻。最爲親切。是扶得東來西又倒。例如德國的科學和軍事學。及種種作戰的設備。稱爲世界第一。加

以謀臣戰將。籌畫精詳。券操必勝。算無遺策。誰知到了臨頭。纔曉得從前所算計的都不合用。所預料的都不應手。以致死亡太多。延時太久。竟歸失敗。又如英國外交最狡很。心計最精工。預料連合各國打倒德國。就可以壟斷世界海上的商業。誰知德國雖然倒了。英國的壟斷不但是不成功。並且自己的工商業也一敗塗地。是初料所不及的。這就是專從事物上計算。不能圓滿完善的證據。這話和科學家講。他們定不服。他說是德國英國的失敗。不能說是科學失敗。仍是計算調查不周密的原故。我老實告訴他。凡講事物。永遠不能有完善精密到十分圓滿的時候。若將現在經驗上的缺點一一補填完密。下次用的時候。又要發見加倍的新缺點新漏洞。又再增加上十年百年的經驗。科學事物的智識增加了十倍百倍。那時發現的缺漏也增加了十倍百倍。忙得這班科學家跟著那些缺點漏洞後頭跑。越跑越離得遠。終竟趕不上。仍然困倒在地上罷。休。因為天地間事物是變化無窮無盡的。從萬變的事物上來研究。止能見一樣學一樣。暫為一時。一地處的應用。過一些時。換一處所。就用不著了。獨有良心上的理。是終古不變的。有了這不變的理。明白在心裏。等到遇著萬變的事物的時候。自然能對付過去。世界上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大體上道理明白的人。不屬於事物上才能機巧的人。東方聖賢的教義。與西方學者的見解不同的點。就在此。一個係重智慧。一個係重智識。智慧屬於道德。屬於精神。所以專講物質數

相的人。不能領略智慧的妙處。譬如在荒野地上忽然看見一塊銀子。這講科學的人。一定拾取來。他認爲既非偷盜而來。法律上毫無責任。況且沒有人知道。儘可取來作用。他若聽見說范文正公貧苦時候。挖見窖金都不取用。必定笑其愚蠢。他不曉得范文正公的勳業學問道德文章。決不是一兩罇子窖金所能辦得到的。他所以有這樣的成就。正因爲能不取那窖金。偏要忍窮熬苦。所以能磨鍊成功。這一番事業。這種智慧。是科學家和功利主義的人所永不能了解的。照西方物質學派的眼光看來。這銀子最好是拿來。作有益的用處。例如范文正公當時何不拿這銀子買書籍。並且貼補家用。自己更好專心讀書呢。再者若是不願作爲己有。何不取來辦公益事呢。這些說話。似乎有理。他們的意思。以爲即使拿了這金子作用。仍可以一樣做學問講道德。或者又想。他若有錢。能吃得好些。住得好些。精神愉快些。身體健強些。成就的學問事業。或許更大呢。凡物質學家功利主義的人的思想。大都是如此。殊不知這就是物質眼光。純然照著理想的說話。沒有體會到人類心性感情因物質環境所發生的變化。這種變化。不深從心性上用功。是不能領略得的。東方古聖人專從根本上研究。所以能深明此中意趣。物質學家專從表面觀察。那裏能看得透澈底的一層呢。按照東方的學說。物質和精神。不能兩樣同時發育的。所以物質上享用便利的人。精神上一定退化。所以欲要道德智慧增長。除非是從艱苦中歷鍊出來。這

不能用空談辯論。須要用事實來證明。請看古來聖賢英傑。學問道德。超出人上的。誰不是從艱苦磨鍊而來。又從反面來看。凡是富貴驕養的。幾個能成就學問道德呢。所以孔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蔬食飲水。樂在其中。又稱顏子簞食瓢飲。陋巷能樂爲賢。孟子說。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疾疾。疾疾卽是患難。又說天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這都是孔孟對於修養工夫。說明人的智慧道德。必須從苦行磨鍊中來。曾文正公也說。智慧愈苦而愈明。可見這種道理。係千古聖賢所公認的。這是幾千年事實經驗證明的。所以東方聖賢教人發展道德精神。都注重在苦行磨鍊。有一句俗諺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何謂自在呢。就是順從性欲。譬如色聲香味著用。性喜美好適意的。思想主張行爲。性喜自是利己的。順從性所喜欲。就是自在。克制性欲不肯隨心遂意。就是不自在。這就是孔子說的克己。己係人欲。說克己復禮爲仁。就可知人欲所在。就不是仁。仁是天理。克制人欲。恢復天理。就是聖人教人的目的。何爲恢復天理呢。就是恢復本體原有的仁義禮智的良心。所以一去欲存理。自然智慧道德都具足了。孔門講的禮。就是有形的天理。就是從天理定成的戒律。所以講到作聖的工夫。先要從消極方面用力。孔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都是消極的工夫。須要能夠把非禮的制

住不做。那麼合禮的視聽言動就有極大的力量。所以佛家入門。先教持戒。消極方面。殺盜淫妄。酒一一戒除。積極方面。仁義禮信智自然一一呈露。淺識的人說東方聖哲的教義。是消極的。不知道消極克己。就是爲的積極愛人。西方學者口稱愛人。口講幸福。自以爲是積極做事。連如何是幸福。如何是積極。如何是真愛人。都沒有弄明白。所以然者。仍是智慧不修的原故。按照東方聖賢的學說。凡事都有兩面的。虛空的裏面有實在的。倒是我們尋常肉眼所看見實在的物事。却是空虛的。諸君若不信。請看世間上有堅固不壞的東西。長久不變的形體沒有。現在人認鋼筋水泥的建築。是百千年不壞的。請到日本東京一看。三年前的建築物。現在都不見了。這些極堅固的工程。經了十分鐘的地震。就消滅了。秦始皇造阿房宮。幾十年還沒完工。幾天就燒完了。又在驪山做陵墓。役幾十萬人。十年造成。不幾時。就被後人毀掘了。我眼看許多富貴人買田地。蓋產業。預備子孫幾百年的享用。大概三五十年就換了姓了。又有些人化幾萬的銀子。建造墳墓。不過幾十年。那些石頭又到了別人的墓上去了。這都是世人的聰明所認爲積極和真實的物事。拚命的向這一路用心機。營謀爭奪。弄到了手。自鳴得意。弄不到的。咨嗟嘆息。誰知卻是冤枉白忙。生時招怨結仇。提心弔膽。到死的時。還帶著許多對良心不住的事。進棺材去。留了銀錢。專爲子孫誨淫誨盜。勸惰勸驕。嫖賭逍遙。楊梅鴉片。陸續而來。這都是無智慧的結果。認空爲實。

認假爲真。逞著自己的感情思想。一意孤行。不肯虛心研究古人的教義。到死不明白自己的錯誤。這是大可憐的。

大概世人有一個通病。就是覺得我總是的。心裏常想。即使我不能比古聖賢。也不至於十分離經的。像我這樣的做人。也很夠了。何必求得太深。說得太精。行得太苦呢。聽見說某人立了什麼省克課程。某人受了佛家戒律。心裏就想。這個書獃子。把這件事看得如此要緊。雖然也是好處。但未免太拘束自苦。又在社會上到處行不通。做事都困難。不如像我這樣隨和點好。況且像我這樣明白道理的大體。自然不會做出壞事來。既不做壞事。就是善人了。也就夠了。就做個孔子釋迦又怎麼樣呢。見著刻苦自勵的人。既是這樣的自己排解。自己安慰。遇著不如己的人。便自己得意。覺得世間上謬妄昏迷的人這樣多。我總算是超羣出俗了。這一類的人世上最占多數。一知半解。淺嘗輒止。孔子說似是而非者。佛說不究竟者。聖人諄諄誨人。如來苦口說法。正爲此輩。所以孔教要止於至善。佛教說究竟義。就是糾正這種謬誤的觀念。孔子說要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孟子說五穀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又常說人有心不用。引爲歎息。無非要人把這事看得認真。不可含糊自誤。所以說修慧先要戒定。但是做戒定的工夫。先要破除我執。若是有了一个我字。互在胸中。聖賢佛菩薩就沒奈何。所以孔子要毋

意毋必毋固毋我。這意必固我四字。都是由我見執著發出來的。佛經幾千卷。都是教人破我執。除我見。說無我。這層不能領會。什麼學問都不必講。這關不能打破。什麼工夫都不能做。若要問世上何種人最愚蠢可憐。我就回說。是自以為不糊塗的人最愚蠢可憐。諸君聽者必定覺得這話太過。但這是真確不錯的。大凡聖賢明白的人。都是先把我字當作大病醫治。也就是把我當作別人看待。例如曾子三省吾身。孔子歎息說人不能見過自訟。孔子大聖。還自己時時自覺有過。甚至晚年還說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說要學易。纔庶幾免於大過。那是講現在尚難免於大過。很明白了。說難免於大過。小過就更不用講了。所以我們要問自己。究竟我們比孔子高些嗎。即使同孔夫子一樣的聖智。也就很用得著訟過改過的工夫了。但是我們究竟覺察得自己有大過沒有。若是還沒有覺得自己有種種的大過。那自然是比孔子更聖更智了。這種比孔子更聖更智的人。滿天下皆是。從我們良心來觀察。這些人果真是聖智嗎。若是不然是什麼呢。這按語用不著說了。

所以修慧有幾層工夫。一層係克己。一層係改過。一層係省察。克己必須要有一定的戒律。非禮勿為。係儒家的戒律。但是禮字很寬泛。若是不深知格物致知在無自欺無自恕上切實做工夫。就會隨著自己的意思來解釋禮字。非禮也說是禮了。所以不如佛家的戒律。明白切實。根本戒

五條。是殺盜淫妄酒。再分爲十則。係殺生。偷盜。邪淫。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再細的還有幾百條。但是若能把這五條或十條。隨時奉爲規矩。不敢違犯。那麼這些遮蔽我們的智慧的事物。自然就少了。但是雖然有了個規則。可以遵守。無奈舊有的習氣熏染已深。時常會發現流露出來。所以要改過省察的工夫。改過係斷除舊有的習氣。省察係照管未萌的妄念。舊染不除盡。新污不去盡。這光明的心地。就會雲霧騰騰起來。所以孔門要格物致知。省身自訟。佛家要常惺常寂常照。斷除一切煩惱習氣。都是爲的要恢復明德大覺。不要爲一事一物所牽引障蔽。原來事物本不能障蔽我們的心。止是我們的貪瞋邪見煩惱習氣自己來障蔽清明的本心。所以聖賢佛菩薩教人。要知非改過。斷除習氣。無非是要存心養性。明心見性。就止是要明白莫糊塗罷了。

我們翻開歷史。總看見混亂時代多。又默觀時事。也覺得煩惱事情多。大概都是一般自命爲聰明才智的人。在那裏逞才用智。總想要富貴蓋過今人。功名蓋過古人。譬如王莽曹操袁世凱一流人。從我們後人看他們的遺迹。他們的智慧究竟何如呢。又有一等學者。自覺學識過人。要以經濟用世。自以爲見解理想超過古人。這所發明係至妥極善萬世不易的良法。執著一己的見解。就殺人用兵也要辦到。宋朝的王安石。和現在的共產主義的人。就是如此。止緣我見我執太

深。把孔子所說的。意必固我四個字都做到了。既然心懷成見。不肯虛心考察。自然蔽聰塞明。糊塗的硬幹。俄國這六七年情形。在歷史上不過又是一個王安石的時代罷了。大凡這種害事禍世的人。隨時隨地都有。以上不過是歷史上最著的例。這些人所以弄到如此。止爲自恃聰明之故。自覺聰明的人。完全靠意識作主。他的真聰明已經被一個我字障住了。所以真智慧要從無我做出。要從虛心謙卑做出。要從知非改過做出。要從持戒克己做出。有了這幾層工夫。心體方能定靜。庶幾不至於大糊塗了。

處亂世趨吉避凶之法

自古以來。世間上常常是治亂安危循環輪轉。這不是偶然的。大抵太平無事之時。人民安樂豐富。便不免於肆情慾。在飲食男女上多造殺業淫業。滿天地皆是淫惡之氣。致釀成刀兵水火瘟疫之災劫。等到災深劫久。應受禍報的都過了。其餘的業淺的人。幸免於慘禍。多有恐懼悔過之心。這一點悔心又釀成天地吉祥之氣。頓使雲霧忽開。又見清明景象。這就是世運忽興忽衰的原故。所以世間上唯有時間的力量最大。積多數人的善業惡業造成此種時期命運。凡在此時期內生活的人。都要受這時運的支配。人的智識力量雖極強極巧設盡方法。仍然是拗他不過。

但是在此大運之中。雖屬禍亂之時。亦有享福終生之人。或在太平之時。亦有困苦遭禍之人。這又關乎各個人自己之善惡業命。各受相當之果報。所謂大運。乃係指大多數人所遭之時運而已。現在的時候。確係禍亂凶惡之運會。我輩生世。恰值此時。我輩個人的命運也就大概可知了。舉世的人多數遭禍。我輩自己是否也應該同遭慘禍。雖不可知。而終日耳聞目見。身歷心牽。均屬愁苦慘禍之事。却是一定的。在此禍亂之大運中。得禍乃尋常。免禍乃特別。我輩不可自存僥幸之心。把自己算在特別的數內。却須要日日時時。預備遭禍。方是處亂世之道。何以謂之亂世呢。亂世病象的診斷法。是亂世的事。顛倒雜亂。不可以常理推測的。亂世的人。思想迷惑。不可以常情曉喻的。好好的地方人民。安然無事的時候。自然有人來出許多的法子。弄得翻天覆地。或執著別國的風俗制度。硬要仿行。或執著憑空理想的新法。定要試驗。總之要弄得一世界不得安生爲止。那些新理論風俗制度。也許有些好處。但是一個時代。係要經由許多原故。遞演積漸而成的。不是可以寫一紙章程。經幾個人認可。去硬做就能實現的。一般理想的書生。總以爲世間那有不能辦到的事。以爲理論說得通。豈有事實做不到的。他卻不曉得中間有人情私欲雜在事務裏頭。自然會把那些法律的公理。科學的定例。整個的推翻。所以自古以來。有經驗的大政治家。如魏舜禹湯文武孔等是總不空談法制理論。卻十分的在人情的欲望和私僞上設法。所以法制不

須完密。反可安樂太平。但是一般有理想無實驗的政論家。就止曉得高談理論。文字上說得十分好聽。章程上定得十分周到。等到施行的時候。所希望的結果全然不對。凡是好法子。當然要人民生活安寧。這些理想的法子。反叫人不得安寧。不得生活。何以故呢。這些行法的人和受治的人。都夾雜了私欲情僞在內。因此弊病百出。貽害無窮。所以單在法律理論上要做到一個理想極高的政治狀況。是做不到的。止有一法。是仿古人用教育的方法。使人克制私欲以保存公理。但是一般理想家又不懂得這個意思。或是懂得。又自問不能照行。覺得還是我出法子叫別人行比較容易些。天地間巧人很多。大家都看出這個妙法。於是個個講理論。出主意。自己站在立法的地位。攬了權勢在手。發號施令。叫衆人奉行。納捐呀。還稅呀。派繳公債呀。雷厲風行。不准議論反抗。自己坐著支取薪水公費。機關上供應好火食。既有了名譽。又有了實惠。至於吃苦爲難的事。輪不到自己。自然大家都走了這一條路了。自古以來的亂世。都是如此。我們在此種時候經過。不要少見多怪。以爲今日係千古未有之奇變呢。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複雜的原因。離奇的事變。成爲混亂時代。應有之原則。既無從預防。又無從避免。所以在此種時期中。止有一個逆來順受的法子。凡遇著無理的事。故橫逆的人情。切勿氣忿難平。爭論道理。止要想這是此時代的通常事。若是氣忿力爭。便是逆天行事。無益有害。不如用反求諸己的法子。較爲有利無弊。

呢。如何是求己的法子。我請略略說明。

第一須明白。這種混亂的時代。衆人都要負責任的。我輩自己也難免於負些召亂的責任。今日的亂因很多。大概生活係最大問題。所謂生活問題有兩種。一種係窮困無生計的人。遇著有取錢的方法。自然事事都幹。一種係有生計而欲望甚大的人。羨慕闊人和歐美人的起居享用。飲食衣服和聲色嗜好。自然要弄錢。多多益善。請細看時局舞台裏的人物。大概多屬這兩種。（其中自然也有少數的例外。此指多數人所感覺者而言）卻是我們對這兩種人。都要負些責任的。何以故呢。生計困苦的原故。由於國民財力空虛。進口貨多。出口貨少。因爲大家愛用洋貨。是第一原因。社會上奢侈品多。生產事業少。喜歡吃得好。穿得講究。不肯克己卑下。是第二原因。人好安逸。喜得便易的錢。紛紛進城市做分利的事。不願在鄉間開山墾地。是第三原因。我們要問自己。是否好用洋貨。是否能努力生產。是否也愛奢侈品。吃好飲食。穿好衣服。是否好安逸得容易的錢呢。若是我們自己在這幾樣內有了一樣。就不能說我對於國家財源枯竭。人民生計困窮。沒有關繫。不擔過咎了。所以若想減少爭殺欺詐。須要將國民財力培養。使人民多有生路。誰人真不怕死。豈真肯輕於冒險犯罪。當兵的所以肯賣身替幾個野心家糊塗捨命。青年學生所以肯賣身替俄國做工具。喪心害理。爲匪的所以肯不顧身家以身試法。都止緣先無恆業。後

無生計。所以禁不起些些利誘。就走了這條路了。今人講到時局。總說是兵匪共黨爲害。卻未想到我們自己的生活習慣。就是造成兵匪共黨的根源。若不明白此層道理。或是雖明白。而不肯切實把自己生活習慣痛加改革。空怪別人。有何用處。有人問說。這話雖有理。但是幾個人把生活改了。縱然簡單刻苦到極點。大多數人不照做。有何用處。國家經濟。人民生計。仍然無補。兵匪共黨難道會就減少了嗎。我回答他說。天下事總要正本清源。我輩先要辨明。這所講的是不是釀禍致亂的真實本源。如果是的。就應該知道我也是釀成亂源負責的一份子。不能說我負的責任少。就無過咎。孟子說以五十步笑百步。正是此意。何況有時不止五十步呀。且凡事積少成多。一人一年吃兩三回魚翅席。全國就要買日本海味合銀幾百萬兩。一人一日吃香煙幾枝。就要花費二三萬萬元送往外國。我國雖然窮到這種地步。每年還要買外國貨物價值二十萬萬元之多。都是因爲大家存了一個念頭。說我一年吃得幾回魚翅海味。我一天吃得幾枝香煙。靠我一人省儉。國家就會富足安樂嗎。殊不知一國有幾萬萬人。人人都把責任推與衆人。卻以爲我一個人做的不關重要。所以造成現在這種局面。以上所說的吃海味香煙用洋貨。不過略舉一例。還有其他奢淫逸樂的行爲。都影響到一國生產的力量。和做事的精神。成爲衰弱貧窮的原因。我們隨意的講究些口味和裝飾。或者隨聲附和恭維羨慕這種闊綽行爲熱鬧場合。不

知不覺的一面枯竭了國家的財力。一面獎勵那般貪私縱慾使氣鬧鬧的只管發展欲望不顧公衆利害的行爲。所以我說我們對於今日致亂的兩種人都要負責的。就是這個意思。若能多有幾個人明白這個意思。各自悔改。庶幾有弭亂消禍的希望。

第二要曉得天下治亂。家國衰榮。一身禍福。都屬因果律的支配。衆人的共業所積。造成一時一地之治亂衰榮。一人的自業所感。造成一人所遭的禍福苦樂。凡屬今日目見身遭。皆係自業所結之果。從此時之果。可以推知前時所造之因。世人自己智慧短劣。不明因果之理。或說是夙世難憑。或說是報遠難知。不知從智慧的眼光觀看。千載猶如一時。多生無異一世。當時造因的時候。我們自己雖不覺得。實則後日結果的影相。已同時發現了。所以從凡夫說。今世造因。後世結果。從佛法的眼光看來。因果可說是同時。所以佛說全因卽果。全果卽因。因該果海。果澈因源。因果相連。豈有前後。說是前因後果。分別今生前生。已係從肉眼而言。若說并無因果。或者不信輪迴。不信有前生後世。那是愚迷得更可憐了。一般造惡業的人。自然要硬著頭皮。說無輪迴無因果。因爲如果有輪迴因果。他自己的地位就不妙了。因果譬如色聲。目有時盲。光色自在。耳有時聾。聲響自在。又如雷電。雷卽電火之聲。電光行速。聲浪行遲。世人說先閃電。後打雷。却不知電雷同時。是一非二。因果相連。亦復如是。所以見色知有物質。聞聲知有響動。見閃電知同時已發雷。

聲雖暫未入耳。頃刻必聞。此卽由果以推因。由因而證果。因果原係物質事實。不過迷罔的衆生。隔陰障蔽而不能見耳。旣知此義。則我們的所遭遇患難之時。不幸之事。當然係我們自己的業力所造成。還可以說是偶然不幸的遭遇嗎。還可以怨天尤人嗎。止有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的惡業。方有轉圜的辦法。有人問旣係因果相連。爲什麼可以轉圜呢。須知造因結果。一切唯心。心力甚大甚奇。不能用科學眼光揣測。近日心理學進步。已證明心靈的力可以移轉物質。從前李廣醉後射虎。細看所射乃是一石。但箭已深入石內。止留羽毛少許在外。後人聽說。必以爲荒唐。現在心理學家。能以薄紙折成刀形。切竹篾子兩根。與鋼刀一樣。其餘類此的試驗甚多。可知心理變動物質係事實了。但是於科學理論不通。亦可見科學的粗漏膚淺了。心理旣可以變動物質。就可以將前所講聲光來作比。譬如在相距甚遠之地。電已發火。但雷聲電光。在未傳到遠處人的耳目之時。忽有一種力的作用。使此聲光在半途阻隔停止。自然不到人耳目之中。此事照科學理論。固非不可能。在因果律上。尤屬顛撲不破。假定閃電是因。見光聞聲是果。如在半路上有物阻隔。使光與聲不到我們的耳目。並非有因無果。光聲落在別種阻隔的物上。就係結了果。這是個粗淺的比喻。顯明心力造因。亦能用心力改變其果。並非果已消滅。乃是與第二種心力相遇。改變果的形式。就好像聲光落在人的耳目。就起耳膜的顫動。眼簾的感應。若遇在別的阻隔。

物上。就成別一種的感應顫動。或是反射。或被吸收消滅。亦係因果成就。此好比爲惡的。應該結一惡果。但有一大善力。能使其果改變形式。照佛經所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古人有說。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照。千年之暗俱消。這善業的大小。全看本人的心真誠乾淨的程度而定。如果心能誠淨到極點（卽止於至善）無一毫渣滓。雖有種種惡業污染。一遇了這個清淨心海。一切污染。自然消滅淨盡。所以佛法以修淨業爲最上乘。無論何種善事。若是心不乾淨。止算是有漏善業。譬如大富翁施財賑飢。儘管出幾十萬的銀錢。若是有一點市惠沽名望報求福之心。其善因就不真切。如果另有一人。力量甚薄。止出一文錢賑飢。純出於慈悲心。不雜一毫別的念頭。也並不覺得我出了一文錢。此人的善業。比那出幾十萬銀子大得多。但此種極誠淨的心。係極難極難的。譬如孟子所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則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納交於孺子之父母也。此所說係乍見的時起的惻隱心。本是純真的。但是要到實行從井裏救出孺子的時。仍然是如此真純。無一毫居功之心。就大不容易了。金剛經一再說明此意。說要度濟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卻不自己覺得有一毫度衆生的功。又說菩薩布施。不著人我的相（內不見我。外不見人。中不見所施之物）。其功德不可思量。所以善心真切。一行可當萬善。所謂真善者。第一心地光明清淨。第二慈悲喜捨。若能如此。則此心便成清淨大海。無論有何夙業。剎比悉皆消滅。譬如電氣。

善業惡業好比正電負電。清淨的心海。好比大地。電氣一遇著地。無論正負。無論數量大小。登時被地融和消滅。一切業到清淨的心地裏。其消滅亦復如是。或者問。善業也在清淨心裏消滅嗎。回答說。有相的善。卽非至善。所謂止於至善者。無念無相。而時時仍不離明德親民之心。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說是此境界。佛經所說的是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但是並不一定。是難事。儘管說話。儘管做官。甚至於當兵打仗。思敬從事。只要不離大悲心。不失菩提心。不雜私己的心。仍然可稱不踰矩。可算是如如不動。仍然是清淨至善的境界。在這個心的境界裏頭。自然那些有相有漏的小善。都融化無跡。至於真正的善業。在此清淨心田中。亦會融化無跡。因爲既曰至善。卽不可以比喻形容。既無數量。亦無分別無增減。所以雖是善業。亦都泯化無跡了。若欲得此清淨心的境界。佛家名之曰修淨業。卽是修淨土。因淨因若成。諸因皆滅。淨土的宗旨。在要此身報盡。不再入輪迴生死苦海。其效驗在臨命終時。心不顛倒。清白定靜。無罣無礙。心神既定。妄識不動。死後則淨土現前。淨土卽佛土也。至此則本慧煥發。業障全消。諸佛菩薩之所造詣境界。我亦得同到而無差別。在此淨土中。明覺心有進無退。而得究竟成佛。所謂修淨土業者。平日以念佛法門存養菩提心（卽明覺心）爲預備。到臨命終時能一心不亂。得於死後到淨土。從此歷生夙業。報盡此生。不再輪迴。永離苦趣。此所以歷代祖師大德多勸人修淨土也。或者問說。修淨土止是念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就能脫離輪迴。消滅罪報。往生淨土。究竟成佛。這

樣容易便宜的事。那麼儘可平日作惡。等到快死的時候。一心念佛。照經所說。臨終十念。卽得生淨土。於理似乎不通。答他說。若要一心清淨不亂。不是臨時辦得到的。等到臨命終時。大概神昏志迷。力衰氣逆。豈能由人自主。正是在此關頭。好試驗佛法的功效。大凡平日念佛的人。死時多半神志清明定靜。功夫越深的人。效驗越顯明。至於預言死期時刻。安然坐化的。古所記述。今所見聞。在家出家的。均常有其事。此事須當面見效。不能浮誇騙人的。死的時候。可以如此定靜自己作主的。在儒家講究知止定靜存心養性。眞誠毋欺的。庶乎可以做到。然而千萬人裏難聽見一個。若是用念佛持戒的方法。但能心意眞切。可有十分把握。古德有言。凡修淨土者。萬修萬人到。然釋迦世尊說此淨土法門時。稱此爲世間難信之法。因爲世人喜談高遠玄妙的理論。不肯老實學愚夫愚婦做笨工夫。以爲世間必有秘妙學道捷訣。多有人化大數的銀錢。從師訪友。學道鍊丹。尋求先天大道。却不知大道當下具足。無求於外。簡單些說。止要老實安分。大道卽在其中。所謂老實安分者。第一收轉野心。不要胡思亂想。第二循禮守義。不可放縱懈怠。第三還醇守樸。不務自作聰明。第四眞實無僞。不稍敷衍自欺。有了這幾條。大概聖佛道要。已經全備。這幾件事。是要自己努力。方可辦到的。但世人迷見甚深。總覺得自己現有的和容易找的事物。不算珍貴。所以總要說是千古秘妙。不輕傳人的。或者說聖靈感動。或神仙指授。不能由人輕易自己證

得的。方有人相信。現在說的念佛法門。說唯心淨土。自性彌陀。當下清淨。卽到佛土。太容易。太現成。就以爲無甚意思。所以佛說是難信之法呢。須知孔子所說。定靜安慮而得。克己復禮歸仁。孟子所言。萬物皆備於我。要在反身而誠。都與佛所言印證發明。總而言之。成佛作聖。立功立德。都是要求諸己。不求於人。足乎內。無待於外。孔子釋迦均反覆叮嚀。發明其旨。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卽證明善與惡原止是一心。覺與迷亦非有二性。止在一反掌間而已。總以上所說。超凡入聖。禽裏還人。都在一轉移間。所以佛法最重懺悔。罪業由歷劫積累而成的。竟不妨由一念之力而消滅。善願之力。其大無量。歷劫固久。未來更長。一念清淨。時劫長短。善惡大小。都消泯無迹。所以一善真誠。竟能懺除百惡。所怕者心有所爲。善不真純耳。所以若有人自知宿業深重。果報難逃。發願懺悔。念念真純。專理會善一邊去。克己忘我。宏法利生。並將平日私心惡意。澈底自訟。對佛披露。誠心懺悔。後不復造。憑此願力。業障可消。平日災患惡逆。自然消滅。或逢凶化吉。或轉仇爲恩。或在大數巨劫之中。獨得全生。或在萬無解免之理。居然無恙。如此之事。正史所載。私家所記。不可勝數。但所言從心懺悔之法。及唯心淨土淨善能消惡業之理。係佛所垂教。如欲得其利益。須如法奉行。卽史冊所載。遇禍得免之事。皆係奉佛法而行持者所得效果。可知佛法效益。事證彰彰。不僅空言理論而已。在今日這種混亂時代。到處盜賊刀兵。欺詐爭殺。變故離奇。朝不保

夕。我輩須要細想。有無善法。可以保全身家。避免災禍。可以說。竟是一無一善法。我就大膽告訴大眾。說。唯有從心地本源處。消除禍因。是唯一可靠之法。此係事實經驗。亦且理論圓滿。若能照此。行持。自然遇禍成福。雖在荊天棘地之中。而能得坦蕩蕩的境界了。若問照佛法如何修持。簡單的說。是克己復禮。親仁愛物。但要緊是認真實做。不可哄欺自己。孟子說。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說。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又說。人能以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說充說達。說熟。都是說要澈底實做。不可敷衍自欺。例如殺物命以養己生。就難說是克己。平日的不忍之心。在此際就不能達出。仍然做的忍心辣手的事。這仁心就不算成熟了。不但是仁要熟。義禮智信。樣樣都要充達成熟。否則與我全不相干。佛家的五根本戒。就是儒家的五常。實行工夫。殺盜淫妄。酒真實的戒淨。仁義禮智信。已經一一具足。因為戒是一切道德的根源。佛法以五戒為第一步。行持工夫。儒家的知止四勿。亦係第一步。修習條目。曾文正公有云。禽裏還人。靜從敬出。此與佛家所說。由戒得定。由定得慧的意思相同。換句話說。若要由迷入覺。須要由戒得定。可見凡講到性理高深處。儒與佛無不互相印證發明的。至於講因果的道理。儒家佛家也是一樣。孔子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說得極其明切。作善就是從因地做工夫。然則專講儒學也夠了。何以我偏重在勸人講佛學。何以說。惟有從

佛法修持則趨吉避凶較爲可靠呢。因爲佛法講究竟義。凡事要澈底。不准止講一半。佛經數千卷。大概重在發明此意。就是反覆申明前所說的充字達字熟字誠意毋自欺工夫。凡講克己復禮。親民愛物。都要做到認真澈底。否則不得實際的利益。譬如口講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緩一刻。又用筷子夾起一隻鴨舌子。一隻豬腰子。望口裏送。這時刻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氣象。和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的意趣。就不能有了。佛家重究竟義。辨理要明透。論事要澈底。講因果。若不明白輪迴業報。理就不透明。講慈悲。若不普及衆生。事就不澈底。而且行善去惡。若止說義所當。然不信輪迴果報的事實。戒慎恐懼的心。就不會真切。行事就難免不敷衍自欺。因這幾層原故。所以凡依佛法修持的。餘慶百祥。功效昭彰。十分可靠。單講儒家禮法的功效。頗難確定。此係綜合古今記述。親歷見聞所得的結論。並非我一人偏見。阿其所好。佛法係大智明覺的。聖人依事實而立言。并非理想的學說。其所定的戒律和行持方法。也十分的明切謹嚴。所以依法修持的。實有功效。淺近的是能改造運命。消除業障。避免災凶。常遇善緣。高一層是善業精純。六根清淨。超出生死。不入輪迴。往生淨土。終證佛果。得大智慧。更度無量衆生。佛法功德。既然如此之大。所以稱佛名。誦佛經。呢。都有極大功德。因爲持名念經。呢的作用。是要以我心與佛心相印。我心昏散。原已失去本心固有之力。及至誠靜空寂。與佛心相攝時。我心佛心。淨然一體。自然

有種種不可思議的境界。譬如一滴水。落入土中。毫無力量。若離土入海。全海之水。與此一滴。成爲一體。其力之大。不可思議。滴水比心。土比六根。六塵六識。眼耳鼻舌身意爲六根。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眼耳鼻舌身意所感覺爲六識。攝根離塵。超脫六識。卽與佛心相通。佛性相證。成爲一體。其威神之力。亦不可思議。深望閱此文諸君。掃除成見。虛心考量。先細想以上所說。是否合理。後想自己所見聞。親友中家世奉佛者。家運如何。子孫如何。誠心照佛法修持者。在近年亂世中。其遭禍變。比之平常人如何。若能細細考量比較。自然會見得佛法之確有實效。不待鄙人嘵嘵多說了。

閱者諸君若欲問學佛如何入門。應看何書。敝處有孫居士刊送念佛儀式及念佛簡便儀式兩種。茲特隨本刊附送閱者。可隨緣學念。或先從晨朝十念法入手。平日行住坐臥。或舟車旅行。亦可隨時默念。但能誠敬。決定有大功德。至於助道之書。亦須常讀。如初學者。龍舒淨土文。實爲最上。其他如學佛淺說。戒殺等書。或其他靈感事迹之書。起信入門。極有裨益。其第二步。則貴實行。如戒殺爲學佛第一要事。初學未能斷葷。可先從每月六齋入手。卽初入十四五二十三及月底兩日。或更少。每月逢九共三日。平時亦須節少葷物。不貪口味。家中雖不宰殺。以錢購買。使屠家殺。亦問心不能不分任其咎也。又學佛重能佈施。六度萬行。佈施第一。能

培養慈悲喜捨之心。二能破除貪慳煩惱之習。要得佛法實際利益。若貪慳不除。計較見取心熾盛。則慈悲心決不真實。而且貪欲爲生死苦本。煩惱根源。若欲趨吉避凶。離苦得樂。而不從貪欲二字痛加剷除。無有是處。若要剷除貪欲心。須先從佈施入手。佈施係克己忘我工夫。及大悲心之試驗。若慈悲心切。克己佈施。爲衆生故。身尙能捨。豈肯殺害生命以快己口。豈肯枉取財物以悅己意。豈肯慳守己物不以濟人。豈肯自奉豐厚。漠視人苦。所以實行工夫。先從佈施上體察。若是此層做得敷衍。便難望有好成績。佛經云。因地不真。果招紆曲。嘗見有人平日貪慳縱恣。及至家中有病苦危急。臨時拜佛許願。捐錢施賑。求愈病消災。此等佈施。毫不出於真實慈悲心。何能有所感應。若論布施功德。原不在布施之大小。全視臨時發心平日存心之如何。此層關係緊要。望有志學佛者。格外真切注意爲要。以上略陳學佛大要。若欲更進。須多親近善知識。詢讀書行持之法。鄙人學識淺陋。殊無以仰贊高深焉。

其杰識

恭喜發財

新年見面。總要說些好話。或是恭喜。或是發財。究竟這兩句話。有些什麼意思。我們閒空下來。何不想一想。要不懂得這句話的意思。就算說的是枉說。聽的是枉聽了。

請先研究恭喜兩個字。凡人有可喜的事。大家就向他道賀。說是恭喜。這原來很明白。不待解釋。現在可研究的。不是恭喜兩個字。卻是可喜那件事。世人的眼光。每每認互作好。認禍爲福。所以世人認作可喜的事。是否真正可喜。大要研究。譬如人最喜歡貴顯。甚至喜做皇帝。那歷代帝皇可憐的下場。子孫都不保。是不用講了。就講民國幾位總統。那一個不是可歎的下場。其餘督軍大官也大概都是如此。得著幾天的意。終至身敗名裂。甚至害及子孫。累及祖宗。這些人使盡心機。弄到這一時的得意。就止要人恭喜。若是不恭喜他。他必定怒恨。待到一兩年倒竈的時候。再回頭一想。當初恭喜他的。倒變成笑罵他了。再講到生兒子。是要恭喜的。有一個古笑話。說人家生了子。就大家說恭喜。見人生了女。不好恭喜什麼。就說聲也罷。有一個女人。憤氣不平。說你們這樣看得子重女輕。未見得子都有用。女都無用。我方才還看見衙門裏一頂大轎出來。卻是四個恭喜擡著一個也罷呢。這且不講他。還有敗家滅門辱沒先人的兒子。生下地的時候。也是個個恭喜。主人家也大開筵席。酬謝這些叫恭喜的人呢。又講到發財。是人人喜歡。要恭喜的。尤其要研究。論到錢財。似乎離不了他。但是財多的人。是不是真可喜呢。論到吃飯。每天吃的米不過一升。若要腸胃舒服。頭腦清爽。還得少吃些酒肉油葷。多吃些清淡蔬菜。才會好。近時科學發明。糠粃粗食。令人強健。一切精食。能致疾病。請看城裏人和鄉下人的比較。就明白了。這吃的份

上用錢越多受害越大。可見吃不靠多錢了。講到穿衣，真正受用。還是布衣棉襖。那些綢緞的皮襖。不過替別人眼睛當差。並且害自己煩惱嘔氣罷了。我從七年前起。立志不穿皮衣。起先還穿絲棉袍子。近幾年絲棉都不用了。止見得棉花軟暖舒服。輕重得宜。毫無缺點。卻是價錢差得遠了。而且花色既少。免得許多箱籠收檢保藏。又免得盜賊覬覦。又覺得這提倡儉樸確是一種美德。自然身心安泰。我替那些看不透這一點的人設想。自己鬧鬧家裏的婦女。更惟恐花色時新落了人後。拚命的選辦最好的衣裳首飾。來出風頭。一見了別人衣飾比自己的更好。忙不及的走開。嘔得好像做不得人一樣。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有一位上海大富豪的太太。一日在戲院定了間正中的包廂。裝飾的講究。不必細說。他的耳環係一對大金剛鑽。幾乎有半寸大。左顧右盼。自鳴得意。誰知隔廂忽又來了一位女看客。也戴了一雙金剛鑽耳環。比這位太太的更大。光彩更好。價格自然更高得多了。這位富豪太太見了。一氣非同小可。連忙起身走。戲也不看了。他回家後的情形。可想而知。這是花了多錢。才買得這種氣惱。若在有德行有見識的女人。知道儉樸爲美德的。穿得樸素。不同人比賽。不貪無識的人羨慕。既博得明白正經人的恭敬。更免得嘔這種氣了。這可見衣食還是錢少比錢多好些了。講到住屋。有的人覺得新式房屋的衛生設備不可少。似乎非錢多不行了。這事我也實地研究過了。我認識許多留學生。他們覺得這西式浴

室澡缸是萬不能少的。我從前初講衛生的時候，也是這樣說。直到民國九年，遊歷德國，眼見彼國慘苦情形之後，我方知這種物質文明的享用，要與全世界的人民衣食問題合攏來打算的。若是世界上一部份的人，飯都不夠吃，衣都不夠穿，同時一部份的人，飽食暖衣，尙嫌不足，又要便利上加便利，適意上加適意，是不能長久的。在前德法豐富的時候，物質文明極其發達，在我看見的時候，白麵包都沒得吃，糖和牛乳更看不見了。小孩子赤腳在馬路上走，是常見的。所以致此的原故，就是對於經濟原則上最要緊的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四句話違悖了。這物質文明，止是消耗物質來順適人的欲念，而且消耗物質最多的人，都是不生產的人。若是移了這種造洋澡盆、沖水馬桶等類的人工資本來做開山種土的用，增進農產，稻麥可食，棉麻可著，同時制限一切奢侈用的香水裝飾、錦繡細軟的物品，世界上自然布疋米麵，各有賸餘，決沒有因經濟而嫉妬爭殺的事了。所以我認定這種享用是世界上爭殺的一大原因。我回國後，先從自己試驗起，把洋澡盆的設備撤去。我這七年來的洗澡，卻仍然未間斷一天。我的洗澡法子，卻是最簡單，人人可行的。我每早洗臉後，就用溼手巾抹身一遍，再扭乾手巾，抹一遍，再將水倒入腳盆，換一條腳巾，抹下身，亦是如此。又再洗腳，我這簡單的洗澡法，利益很多。一人可辦。二、旅行舟車到處可行。三、不須另備浴室。四、不致因煩難而間斷。尋常赴浴堂的，固不能

天天洗。就有洋盆設備的。也因須水多。費時費事。不能日日洗。我曾對有洋盆的說。若用顯微鏡細看我二人的皮膚。我的垢必較少。因我每日洗抹。你有洋盆。反做不到。五。能練習志意力使強。凡慣便利貪安逸的人。志意力必漸弱。但是凡事少些便利。慣於費力勞神的人。志意力必較強。我撤去浴盆後。連浴室的熱水。火爐設備。也一律廢除。無論如何嚴寒。仍然光著身抹上十分時之久。這是鍊志意力最好的方法。志意力強是衛生第一條件。但是有衛生設備種種便利的人。反時時感覺困難。或嫌水冷。或嫌天冷。或起晏些。怕時刻不夠。便洗不成。都是志意力薄弱的證據。這衛生第一條件。既經失去。雖有洋盆。反不衛生了。六。最要緊的一種利益。是心安理得。我既明白世界上的鬪爭殺戮。是因爲消耗物質過分。來供少數人的舒服便利。妨害正當生產。使多數人衣食不敷的原故。我若能不貪這種享用。便覺得世界上戰爭殺戮。我少負一點責任。所以我想。到七年來。洗這種不很方便的澡。卻有些自鳴得意呢。這幾種的利益。係錢多的人。反得不到的。換句話說。有洋盆的設備。倒是害大利小了。其餘關於住屋的事。都可類推。用錢越多。受害越大。若是不信。請看中外古今的聖賢豪傑。十有八九係鄉村茅屋子裏生長成的。再看那些高樓大廈裏長大的人。卻十有八九係驕奢淫惰。頑劣無用。敗家喪德。作惡戕生的事實經驗。確實如此。古人所說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係確有見地。不是隨便亂說的。既係這樣。我們還羨慕那住

大房子的嗎。這衣食住三項。係人們生活的要件。卻是錢多便壞。錢少反好。爲何還認錢多爲可喜呢。今人若是看見人家害了病。反對他說恭喜。這人必定罵他發了瘋。卻不曉得多錢就是一種厲害的病。不但是一身病。並且一家子孫都病。自己害了這樣厲害的毒症。卻還得意。別人來恭喜的。更爲高興。這事真不可解了。所以古人講到發財。有兩句要緊的話。是仁者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這仁者以財發身。並不在乎多錢。凡是出於真心慈悲的布施。雖是一文兩文。也有無量功德。例如明朝江西一個教書的舒翁。在外省課蒙兩年。積得銀十二兩。年底回家。因爲半路遇見一家賣妻的。便將所積的兩年修金盡數給他。保全他一家。忍飢到家。還被人譏笑。後來竟生個狀元的兒子。這可見惠不在大。止要濟人之急。出於真誠。這以財發身。不在乎錢多呢。反過來講。以身發財的。世界上多極了。但是他們雖然以身發財。他連身都失了。甚至連子孫都失了。或者不以爲然。說正當的發財。未必損德。他不想。世界上共有幾多資財貨物。共有幾多人。若是一人積藏幾十百千萬。其餘的人是不是會不夠了。所以止這想發大財的心。便是有己無人利己損人的心。孔子所以稱陽虎的兩句話。說是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上句就是以身發財。下句就是以財發身。請仔細考察以身發財的人家。若不是加倍積德。幾個有好子孫的。得了多錢。失了子孫。這算盤是打錯了。或者說若有些不錢。如何過得活。子孫吃甚麼。他不曉得心裏的

忠厚德行。肚子裏的學問。手裏的氣力。才是真錢。靠這種錢來吃飯的。子孫方能沾點餘澤。我眼見有個親戚。先人遺下百萬的財產。二十年就用光了。自己還靠朋友湊錢殯殮呢。又請看有幾家富豪子孫能保守先人產業的呢。再說到吃飯的錢。那位舒先生真是連吃飯的錢都施完了。他並不顧念自己的身家。所以纔能以財發身。若是他算盤精些。就立刻想到這錢要留爲家用。並且買些貨物回家。賺些利息。就一兩也不會肯給了。那麼他回家自然過個快樂年。也許把這十二兩銀子。盤來盤去。變成百二十兩。再變成千兩萬兩。不過成功一個以身發財的人。衣食住享用得適意些。又替他子孫留下造惡的資料。幾十年間仍舊完結。比起這舒翁。雖然一時忍飢耐苦。卻是福德厚。子孫賢。名譽好。那纔是真實受用呢。世間的事不能十全的。以財發身是仁。就有仁的受用。以身發財是不仁。自然也有不仁的結果。隨人的喜歡選擇罷了。

這恭喜發財幾個字。一經研究起來。有這許多道理。所以我們不可胡亂說恭喜。也不可以一心想發財。我常年也照俗例發出一些賀年帖子。恭賀年喜。今年卻仔細一想。這種俗套。不係出於誠意。特地寫這一篇代替賀柬。我想我的朋友。必能見諒。或以爲這篇文字。比那虛文的賀帖有意思些。

致某君論家計書

某某先生執事。日前至蘇。寓敝友處兩日。於廿八晨八時至尊寓奉看。未得晤面。悵然而返。午後卽行。不克再詣。杰自與執事晤後。深以尊況爲念。然西諺有云天助自助者。人貴努力。苟不自努力。雖天莫能爲助也。昨在貴寓門前所聞見者。令杰頗有感慨。既承不棄。以杰爲友。則不敢不竭誠以奉白。大抵興家之道。必由勤儉。古賢言之詳矣。治家之法。曾文正公家書言之最詳。其尤注重者。厥惟早起。其先代祖若父皆未明卽起。點燈吃早飯。文正在軍在官。皆以早飯後天明爲常。凡成事之人。未有不由早起者。廢事之人。未有不寔起者也。聞執事須十一時始起。此則大悖於興家之原則矣。若此層不能改。則百事俱無振興之望也。（大抵冬間至遲七時起身。十時睡夏間至遲六時起身。九時睡爲是。）杰見送牛乳至尊寓者有數瓶之多。竊以爲在家計不裕之時。此亦大可節省者。世間最補之品。無如日光空氣清水。尤以空氣爲最。此爲能起早而勞力者能享用之。富貴嬌養者。專賴飲食藥品爲滋補。愈補而病愈多。體愈弱。蓋不勞動。則補品不能完全消化。以變爲血液。反醞釀成爲毒素。（在腸中發酵。故排氣卽其證也。）又不勞力者。則呼吸不強。肺中吸收養氣太少。則酸化不足。而紅血輪少。故苦力人食料淡薄。而身心健康。富貴人飲食

肥甘而病患更多。足徵健康之不關補品也。杰昔年多病。旋隨伍秩庸先生學養生。罷除一切肉食藥品。竟病去而身安。然是時猶執著於食料之調配。如蛋白質脂肪質小粉質三者。各須有適當之分數。嘗以爲素食者。牛乳鷄蛋爲不可少。又早起必食麩皮麵包及白塔油（亦習氣也）五年前歐遊歸國。見歐陸困苦之狀。兼值北方大飢。死亡萬計。杰立志長齋。並以早餐淡食（白粥或白飯不沾五味不用蔬菜）然五年以來。精力更遠勝於前。今年以來。則日中亦不食麵包乳油。晚飯亦改爲白粥。（此因今年湘省及川黔等省患災而起。因無力出資稍自刻苦以盡心耳）數月以來。精神體力。有增無減。然後知昔之覺非有某種之食品不可者。特一種習氣而已。習氣最害人。飲食其一端耳。若暫難全改。亦何妨以價較廉之豆漿代之。西人化分其成分。謂尤富於養料也。富貴家最難改者習氣。杰所見親友仕宦之家。逐漸衰落。以至於饕餮不繼者甚多。其初尙略有餘產。若立時發憤改革。縮小局面。換居小屋。減少用人。或竟遷居鄉鎮。或他城。則收小局面。更爲容易。而應酬立可減少。則雖入款較少。亦可敷衍過去。惜此等衰運之家。最缺乏者。卽爲此種有覺悟能明白決斷之人。（有此人則其家運不衰矣）家中落。猶欲照舊享用。照舊嬌養。照舊撐排場。甚至照舊嫖賭吃喝吹。直至米柴店賬。均賒欠不動。始喚奈何。無所爲計。昔日場面上人。應酬極其客氣。此時則白眼相加。告哀不應矣。當未至此種情況時。若有人勸其遷

一小屋。減少一二傭人。少吃兩碗葷菜。皆覺萬難辦到。此無他。習氣害事耳。凡富貴家而家業驟落者。以趁早改變生活法爲第一要訣。凡病有須用攻伐之劑者。愈早愈妙。遲則元氣已傷矣。改變生活。以遷居較小之屋爲第一步。尋常人視爲極難。家中婦女必尤以爲不便。謂房間太小。太少。住人不下。放物不下。然杰見革命時。避難來滬之閩人一家二三十人。住三樓三底之屋。亦一住十數年。然則所謂住不下者。習氣之爲害耳。杰常言住屋。以坐船作比。則無不可住之屋矣。尊處情形。亦以此事爲重。祖產不可輕售。若售之而另置產。以小份自居。大份出租。生息供家用。則售產正所以保產也。若空言保產。而坐吃山空。至臨了仍須售出以還債。則產真不保矣。

衛生以心理爲重說

慨自西學東漸。崇拜科學者。無一事不醉心歐化。唾棄舊說。予亦其一人也。予三十歲時多病。後聞伍秩庸博士衛生之說。法而行之。病以止。自是篤信衛生西法。因廣購其書讀之。所謂西方衛生法者。大抵以科學研究日光空氣清水食料。與人身營養之關係。其說固精確有據。而爲普通常識之不可不具者。然其離衛生之道則尙遠也。予既講衛生學。則亦依其所言而行之。如日光浴也。空氣浴也。逐日清水浴也。飲食之配分澱粉質油脂質蛋白質也。夜臥必開窗也。體操也。游

戲也。如是行之。必謹必嚴。當時果足以減少病患。而後則發現弱點。蓋偶因環境關繫。起居飲食。不能如法照辦。則心理覺其有缺。疑慮之餘。病以生焉。近年來見滬上死亡率。以不知衛生之華人。與善於衛生力能講究衛生。而又有種種血清注射。以預防傳染之西人比較。千人中死者。華人且較西人爲少。於以知科學偏重物質。忽略精神之弊。而彼不明心理者之不足以言生理也。近日予戚某君來滬。予爲安行床於書齋。某君事事篤信西法。自請宿於簷下。謂予曰。昔年家居。閉窗而臥。後至美國。始知空氣之要。雖嚴冬夜必開窗。近在家常夜臥戶外也。予曰。此固衛生之一法也。予十數年前嘗力行之。又苦予妻不堪其寒。不能開窗。遂特裝電風。一方以大管吸出帳中濁氣。一方送入新空氣。可謂盡科學之能事矣。而是時予之體力甚弱。腦力尤衰。血甚貧。不因有好空氣而增其健康也。近年不復措意此等事。而腦力反數倍於前時。血氣亦較前爲旺也。足徵凡言衛生。不宜過於著意。蓋物質於衛生。本不關繫重要。苟一著意。且有害焉。何也。若存一求十分鮮潔空氣之心。則平時健康。自覺此爲鮮潔空氣充足之效也。具此觀念。則偶在鮮潔不充分之空氣中。心必懷疑。而成致病之根源。然而環境變遷。人所時有。或旅行作客。或奉公出外。皆不能如在家之起居如意也。甚至多人共一室。而他人不許開窗戶。於是室內空氣必甚臭惡。在彼多人。習慣自然。無所覺也。亦無所害也。獨此注意空氣之人。感覺最靈。倍覺其臭惡難堪。俄頃

而病至矣。非空氣影響有如此之速且烈也。其心理之作用害之也。故練習戶外睡眠。原美事也。然須視其觀念何如爲斷。若用以鍛鍊肌膚。俾耐風霜。則於衛生有益。若爲多得鮮潔空氣計。則將於衛生有損。蓋空氣固應求潔。然當有其限度。但略開其窗。則外氣可入。已足適應其所需矣。若欲更求完美。則此一念。卽爲他日致病之源。此科學家及物質文明派之所不及知也。其屬於飲食者亦然。自顯微鏡出。西人遂發見種種病患。皆微生物所致。顧微生物能爲病。而紅白血輪足以滅微生物。故吾人於飲食呼吸接觸之際。此等微生物入身體者甚多。不能爲患也。苟血薄而微生物力厚。則病成矣。然心力強者。雖微生物力厚。不能爲病。蓋神旺則氣旺。氣旺則血旺也。康德者德國哲學鉅子。嘗著人心能力論。發揮此義。書中述德醫二人。嘗欲證明心理爲健康之本。兩人者各取病菌試驗所蓄虎疫微生物一杯飲之。其一人無些須影響。其又一人則半日後僅腹微痛輕瀉一次云。此微生物者。世所謂其害極烈。一蠅足所沾。入於飲食。卽致霍亂。今二醫之所飲。蓋數十萬萬倍於蠅足之所沾。而竟不足爲患也。假令別易一人。平日極力注意清潔。而嚴防微生物。深恐其入口者。則必病且死無疑矣。故衛生之學。足以益人。亦足以害人。其所以益人者。如一家之長。一地方之行政官。爲一家一地方具清潔之設備。又教人養成潔淨之習慣。使勤於洒掃清檢。整理積物。疏導淳洿。又教以慎寒暑。謹起居。節飲食。則微生物不作。有亦不爲害。

也。而其所以害人者。使人不務其本。而求其末。惴惴焉惟微生物之是懼。或滋養料不足之是憂。而不知是適反乎衛生之道也。故今之所謂衛生者。大抵精其室宇。潔其器用。美其飲食。嚴其防。蠅蚊之設備。凡以自謀者甚至矣。而於其環境與飲食之來源。則未一顧及。此等新人物。大抵養尊處優。賴人服役。而於彼輩之起居飲食工作習慣。則不注意。不思一切飲食。皆由彼等之手而來。彼等之起居動作習慣。乃至日與彼等接近之鄰居及其家屬。皆與我之飲食清潔有關者也。我能爲此嚴密之防範。清潔之享用。而食物過手之人。則聽其自然生活。不爲置念。已非善爲己謀者矣。(嘗見滬上西人飯館。廁所皆蓋砌。潔淨異常。而廚役華人便所。則污穢不堪。亦無手巾盆水之設備。試爲置想。可笑孰甚。)而况蚩蚩羣衆。大抵於衛生知識。一無所有。至種種新法設備。如浴室便所之類。尤勢所不能通行。苟此等設備爲衛生之必需者。則我力足以致之以衛其生。而大多數人之生命健康。將如之何。若忽然置而不顧。惟一己之生是衛。則其效果決不能如其所期。蓋欲衛其生而終不能衛者。吾見亦多矣。何也。彼其心厚於己而薄於人。充是心也。則凡損人以利己者皆可爲也。其心理上之感應。則惡果有不可幸免者。至於因社會經濟力之壓迫。釀爲競爭仇嫉。以成憂患危害者。猶其餘事矣。予每見留學生沾染西洋習氣。滿口言中國事事不如人。滿心嫌家中事事不如法。其心中最以爲不可遷就者。爲衛生設備。Sanitary Equipment

t' Modern Convenience 以爲是乃不可少者。至於歐美人奢費及糟踏之惡習。亦揣摩無餘。例如飯碗中殘餘飯粒。饅頭撕去邊碎之類。至於飯粒食物偶落桌上者。決不拾起復食。一則恐有礙衛生。一則恐有損架子也。中國以愛惜穀粒食物爲美德。蓋此事於公衆生活問題。有密切之關繫。若人人能愛惜食物。則不枉費。不糟踏。合於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道。人民生活問題。不致緊張。而爭競殺戮。可以減少。實公德之最大者。至若愛惜已沾塵穢之食物者。則是能刻苦一己。以顧念公衆之利益。其爲德更大矣。故教兒童宜在此等處訓誨。使知一粒之米。積少成多。卽與全世界人民生活安寧皆有影響。俾令飯粒勿剩棄。若遺落雖在地。必拾而食之。若沾污則洗而食之。吾昔者亦有潔癖及種種習氣。近數年常以世界經濟人民生活與一己幸福欲望生活等等問題。合爲一爐。反覆研究。而知吾人之享用。皆與他人之幸福。有不可離之關繫。故一舉動一欲念。皆須代大人羣著想。我愛清潔。愛滋養品。謂必如是而後可以衛生也。然而大多數人力不能爲如是之清潔滋養。則我將獨清潔獨滋養以衛其生乎。彼力不能辦者。其生命將何如乎。如是作想。則種種特殊之習氣。可以稍改矣。且以事實驗之。此大多數人力不能爲如是之清潔。其康健長壽。或勝於我。然則我所認爲不可少者。純爲不正之觀念。與不良之習氣耳。苟不矯

故數年以來。一反前此衛生之說以行之。且將固有之西洋浴缸撤去。而每晨即以盥面水濕抹週身。嚴寒不廢。旅行不輟。如此者六年。未一日間斷也。昔年頭昏鼻塞等症。自是未發。健康確有據也。嘗謂此法勝於盆浴。彼有浴室暖爐之設備者。決不能如我之勤浴。且旅行內地。多日不能浴也。其飲食亦然。蔬食菜羹。愈簡單而愈適於營養。腦與血皆旺盛有據。而知前者注重脂肪蛋白質及種種滋養品之謬誤。彼以血肉爲食品者。徒暴殄物命。釀致病毒。損害世界經濟。戕賊自己良心者也。其屬於微生物防禦之法。久已置而不講。所謂防疫藥水。消毒皂。已多年不用。蠅落菜中。飯落地上。拾起仍食。未嘗拋棄。絕不爲病。吾既以衛吾之生。而不害於人民萬物之生。且吾之所以養生者。雖窮僻之地。寒素之家。無不能辦。吾行之非過享。故心安而理得。庶幾斯爲衛生之大道也。

近聞某君衛生好潔。不與人共食。若赴宴。他人已下箸。則弗食之矣。故非西式會餐不赴。人言其病獨多云。此皆過於養其身。而忽於養其心者也。其病之所由來也。世人多有與某君同病者。因作斯篇以解之。又常人以爲西人百物皆潔。予嘗在美國舊金山見製可可乳糖廠。羣蠅蝟集。以數千萬計。又親見滬上某西餐館。廚役以手撮食物置盤中。其類此者正多。苟不知心理衛生之說。而惟物質之潔否是問。安往而不致病也。

其杰又識

論居鄉務農之益

邇年以來。實業衰退。雖至穩之營業。亦多忽然失敗。余常爲家人謀他日之生計。周諮博訪。於各種有利益之事。皆加以研究焉。而得一結論。卽凡屬工商業。皆具投機之性質。得失參半。利害相倚。蓋無論何業。不能操必勝之權也。故在滬所見之實業家。大半皆屢起屢蹶。雖老於經驗。精於計算。巧於營運者。鮮有能久而不敗。此事實之不容掩者也。近自茅麓農場考察歸後。覺務農獨有可久之理。非其他實業可比。試申論之。夫農業之所賴者。天時地利。人力。人力固可盡也。天時地利有所不可必。農之有水旱。猶商之有順逆也。而吾曰農有可久之理。非其他實業所可及者何也。蓋水旱之災。有補救之法者。無論矣。卽令無法補救。則所損者不過半年之收穫而已。其前屆所收者。善於節省。則不至遽苦缺乏。而後期收穫。又有可冀。非如商業之損失。常出意外。能忽然全體瓦解。使人一蹶不振也。此外則農之優於商工者。又有多點。生活習於簡單樸質。一也。居鄉無所花費。雖收穫因意外而減少。不至遽感困難。二也。家人子弟可免於矯奢淫逸。三也。收穫之多少。視用力之勤惰。非若商工業之多使詐僞。四也。商工業之利益。多半爲偏面的。爲分利的。利於此或損於彼。利於今或損於後。利於個人或損失於全國。農則爲眞生產者。我愈利則社會

全國愈受其益。然則務農者共利之道也。亦治平之本也。而又不爲人所嫉忌。故曰有可久之理也。至若商業。則利見而競爭烈。相妨而嫉忌起。餘蓄則盜賊生心。且使家人流入於奢侈逸惰。養成揮霍之習。至日後偶遇逆境。而場面已闊大。欲收束而不能。子弟習於嬌養。事事賴人。欲服勞自活。而才與力俱不能勝。婦女則安於惰逸。火食料理及購買用物。素恃僕媪廚役之把持。不熟市情。不知划算。故浮費不節。在富裕之日。則爲無謂之漏卮。在空乏之時。且日增累積之債務。吾所見以官商爲業。貪城市而厭鄉居者。其家結局往往如此。故張文端公聰訓齋語及恆產瑣言。諄諄以田業爲重。以課耕爲務。謂爲守田者不飢。此真閱歷之言也。予所欲勸吾家各人注意者。則非爲僅知置田產收租穀而已。重在使子弟知稼穡之艱難。樂田家之生活。當知一夫之力。所耕不過二三十畝。終歲辛勤得穀百石。卽米五十石而已。以之自養。則十五人一年之食也。居城市者。視數百元不甚愛惜。任意浪費。而在鄉間。則沐雨櫛風。手胼足胝。之所致也。苟一一親見其勞苦操作。則知半粒半縷皆可寶貴。自然愛惜珍重。知愛惜能節儉。則少得亦自有餘。有餘則樂矣。反是而不知物力之艱難。惟錦衣玉食之是羨。視數十石之米爲小。而輕易耗去。養成奢靡之習。則多入亦虞不給。而苦趣隨之矣。故居鄉務田守樸。則進益雖少。而可久可樂。居城市貪享富貴。縱或暫時安逸。而衰苦隨之。吾輩莫不愛其子孫。當爲之計久遠。其可不慎所擇哉。

杰近日調查丹陽溧陽一帶荒地極多。桑茶棉薯。利皆極厚。近日尹任先表弟調查綏遠包頭等處農墾情形。證以他人所述。其利益尤可欣羨。該地領價每畝止需洋數角。多者不過一元有餘而已。春初領地後。即可招佃。本年即收租一成。次年收租二成。三年以後。收租皆三成。譬如每畝收麥一石。收租三成。計三斗。照每石五元計。共收租麥值洋一元半。此其大略也。若能自雇工人耕種。則利息之厚。更不待言。總之農利優於商工業。無疑義也。然若止知買田收租。聽人經理。則亦等於經商而已。利不可長恃。而城市仍不能脫離。即害不能去也。然一旦驟言離城居鄉。家人必以爲難。不得已則先從小試農墾之經營入手。既漸知農墾之利益。則庶幾漸知田家生活之美善優勝。而厭城欣鄉之心切。捨禍就福之緣熟矣。竊願我兄弟各房注意焉。

綏遠圖誌序

中國不日言患貧乎。吾人終日之所接觸者。大抵以生計不給爲憂者也。於是社會革命之聲甚囂塵上矣。新學少年。驟聞共產之說。欣然以爲是可解社會經濟糾紛。貧者當無復憂貧。而不知此特見其一面而已。蘇俄革命。理想固亦如是。而數年之間。死於飢餓者千萬人。死於刑戮者又數百萬人。今往而觀其國人。一一與他國民較其幸福樂利。無可得而稱也。是有故焉。大學曰生

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孟子曰。昏夜扣人之門戶。求水火無不與者。至足矣。故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古之聖賢。治國平天下之道。大抵以是爲之準則。而所謂解決經濟問題者。雖世界萬變。終何以易此數語哉。吾嘗著生產救國說。引伸其義。蓋慨夫今之人。大抵從分配均勻致力。而不從生產消耗著想。又視古人之言爲老生常談。不屑措意。夫治生之道。我國古訓。勤儉二字。足以概括無餘。勤所以開源。生之衆爲之疾之謂也。儉所以節流。食之寡用之舒之謂也。循此之道。財貨足而消耗少。則無所事於爭。而何待於法律刑戮之驅迫。以爲分配耶。今之人所倡導者則異是。工作必少。酬值求多。欲望不節。消耗不止。夫功少而酬多。何以勸勤。是教人相率於惰也。故勞農政府成立。而全俄之農產。工產驟減其半。使多數人至於餓死。其成事可鑑也。生產不敷分配。故詐欺侵奪之事百出。則嚴其刑戮。密其法律以控御之。然法律固無救於凍餓死亡者也。夫與其待密法嚴刑以支配此不敷用之財貨糧食。何如獎其勤勞。增其生產。教其節制欲望。以減少消耗。使人無待於錙銖計較而自然豐足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此蘇俄制度之所以屢變而不能臻於治理者也。繼俄起而急進以謀共產者。以我國青年爲最。以我國最患貧而青年所受之教育最不適於生產。故彼輩之眼光。惟注射於此少數僅有之工廠。及目可覩見之財貨。夫使彼輩之目的果能達。則亦僅能

如俄國之經驗。使素稱勤勞之國民。相率於惰逸。以銳減其生產耳。全國財力愈減。而謂能解決生活問題。有是理乎。夫中國固有可富之道在耳。常人固於耳目之所及。而不求其稍遠大者。天下事每每如此。今舉國之人謀生計。惟少數大都會之是趨。此少數都市者。雖至富庶。終不能供多數人之求。則物值自然增長。生活程度高低遠別。而不平之聲。奢望之念。於是乎起。此奸宄所由生。而禍亂所由萌也。此中之人。羣相爭逐於此有限之財貨。以相殺戮。而於蘊藏無盡之財貨。則見不之及。豈不哀哉。江浙者。自來號稱富庶之邦者也。其富之源。則在農產。林礦之利。猶不與焉。而富力已如此。而中原繁盛之區。僅得全國幅員三之一耳。而東北西北財富蘊藏。猶有數倍於此者。近三十年間。東北交通漸闢。而東三省農產輸出。遂以萬萬計。東省爲日俄所競爭之地。故其地利已漸爲人所知矣。西北則以外人勢力所未暇及。則國人乃亦茫然無所覺。然其富源實有勝於東北者。前此交通阻梗。至者甚少。故其富藏不爲人所聞知。偶有知者。亦不得其詳。政府不爲之勸導。尤無所設施。以便來者。宜其地利之不闢也。近年以來。西北始設重鎮。主持其事者。頗能以發展地利爲務。選賢任能。百廢漸興。人始知西北之有可爲。當局者則爲測量其山川。整治其道路。調查其農林礦牧之產。籍記其商賈販運之數。具爲圖表說明。期使遠方有志於西北實業者。有所據也。顧西北地方遼闊。而經畫之始。必以綏遠入手。以其爲鐵路之所及。而又兼

黃河之水利。昔年人泛稱爲河套者也。前清之季。曾以貽穀爲墾務大臣。闢渠開荒。招來農民。頗具成效。惜爲讒者所傷。文致其罪。貽陷於獄。而墾務亦廢。盜匪旋熾。農民遠避。迄今觀其陳跡。猶見當日貽公之精心果力焉。事成而復隳。則國運爲之耳。傅君志章。篤行實學之士也。素習農林。服職綏遠。以調查研考所得。著爲綏遠圖誌一書。予受而讀之。亦自愧其知西北情形之不早也。綏遠一區。地積比江浙皖三省而廣。而所設縣治纔十餘耳。可墾之地。以數千萬畝計。而今纔得百之二三耳。中國華洋義賑會工程。部與綏遠實業廳。中外技師。近赴河套測量報告。謂有饒水利之田八百萬畝。皆即可墾者。而地價纔每畝一元有奇耳。其地質之肥。產量之豐。遠勝於中原久耕之地。其礦藏之富。尤隨處皆是。其爲生計。視東南都市難易苦樂爲何如也。吾所望於當局者。眼光既見及此。則以全力赴之。通商惠工。化兵爲墾。與民休養生息。使天下之農樂耕其野。商工樂居其市。行旅樂出其途。輸其農產。以濟他省之偶歉。出其礦藏。以應他國之需求。尤要者。移殖東南過賸之戶口。使有恆產之資。給而無待於造亂爲惡。以隱消全國之大禍於無形。生聚教訓。期以百年。行見綏遠一區。富庶文化。與江浙皖三省相埒。夫以蕞爾日本。人口面積。猶不及是三省。且能以富強橫行天下。而我以十倍之地。六倍之衆。憂貧患弱。不亦大可羞哉。往事不諫。來者可追。吾甚望乎秉國鈞者。易其剗肉補瘡之借債政策。以從事於移民殖邊。又望乎唱共產者。

去其飲。酖止渴之赤化希望。以從事於勸農務本。變消極之分配補苴。爲積極之生產事業。豈惟一國之利。抑亦解決全世界種種糾紛之唯一途徑也已。

旅滬湖南公學校箴

并序（壬戌年稿）

湖南旅滬小學囑書校箴。因以平日自箴之數事。書以與諸生共勉之云爾。予嘗病今日教育方法之誤人禍世。爲其養成驕侈淫逸之習。尙貪而教爭。獎暴而崇詐。使國益亂而民益困者。皆此教育方法階之厲也。夫物質文明與人類欲望同時增進。而所謂驕侈淫逸貪爭暴詐之事。則與之同爐而冶並轡而馳者也。故欲一國之治安。世界之太平。非自節欲尙勞不爲功。節欲以止消耗尙勞以事生產。夫如是。則家給人足。禮義自興。治平之道。豈有他哉。晚近以來。淺學之士。輒言我國禮讓之教。節儉之訓。爲消極道德。不屑措意。而不知道德本無消積之分。藉曰有之。不有消也。安能有積。故不勞筋骨。焉有收獲。不節消耗。焉有積蓄。不止鬥爭。焉有太平。不自謙卑。誰則汝尊。凡此皆東方文化之所以可貴。而物質文明則日趨於窮。吾所謂今日教育之缺失。蓋以此也。旅滬小學諸師。深明乎此。故科學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且躬操勞役。爲諸生率。灌園學圃。手鋤治坊炊爨之事。師生共之。噫。此吾理想之教育。何幸而得實見之耶。今日國事顛沛極矣。吾人固日

詈責政府國會軍閥。然試易地以居。使吾輩爲議員與執政者。豈必愈於彼哉。彼官僚議員亦國民耳。一旦在位。遂異初心。同流合污。無所不至。何則。中無所素養。而外誘之力強也。然則今日言救國。其必自個人之修養致力也明矣。夫所貴於個人之修養者。不獨爲抗惡社會之同化。其影響所及。則社會風習亦隨此個人轉移。曾文正公曰。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又曰。轉移習俗。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徵諸往事。有可證者。當文正之時。社會腐敗詭柔之風習。殆不亞於今日。公獨與唐確慎倭文端羅忠節諸公。講性理之學。以慷慨質直爲之倡率。一時徒黨蔚起。皆以道義風節相尙。咸同問人才之盛。詎不由此。袁世凱以權謀詐術威脅利啗爲事。率天下而趨於詭譎卑鄙。遂使莊嚴燦爛之中國。竟陷於蠻觸禽獸之境。所謂一二人者好義好利。其結果之巨大。有如是者。顧亭林曰。天下安危。匹夫有責。諸生而有志於救國乎。其無以年少資淺力薄自諉。知今日之大患在社會羣衆習於驕侈淫佚貪暴爭陵。則力行誠信仁厚勤儉謙卑以爲之先。作中流之砥柱。挽既倒之狂瀾。匪異人任也。文正所謂轉移習俗陶鑄一世之一二人者。吾於我旅滬學校師生卜之。

誠

存心中正做事切實暗室無欺天日可質
莫弄機巧莫使詐術使詐終敗弄巧反拙

信

事做十足話說七分大言無實識者厭聞
輕諾難踐招人怨憎抑人揚己仇禍即臨

仁

惻隱爲懷愛人及物見人美事便當欣悅見人患難
便當憐恤消除嫉妬以養太和災殃盡去降福孔多

厚

博厚悠久之道寬大受福之基說話莫占便宜
銀錢要學吃虧吃虧是真便宜便宜終久吃虧

勤

作聖工夫致富秘訣人一己百更無他策
彼學無成或業失敗原因甚多懶惰最大

儉

治生之道不必外求勤以生產儉以節流
起居簡樸欲望淡泊布衣粗糲快然自得

謙

謙謙君子載道之器學則進道商則獲利
與人交際百事順遂何苦傲慢招人怒忌

卑

人之大患好爲人師夜郎自大其格真卑自古英傑
皆能下人卑以自牧人望愈尊莘莘學子切記斯言

各處旱災感言

近日報載四川貴州多處旱災。死亡滿地。華洋義賑會迭接該兩地教會函告。荒象之劇。死亡之慘。誠有不忍言者。其甚者。易子女而煮食之。蓋樹皮草根皆無可得矣。昨得湘西等處來電。亢旱千里。災情之巨。不減川黔。蓋連歲兵禍頻仍。倉無餘積。加以新穀無望。卽稍有儲蓄者。亦深閉謹藏。惟恐人知。於是穀市騰貴。且無處可糴。殷富之家。亦食糠粃。貧者則食草根。聞益陽且有食人肉之事。昨者吳覺初先生接家書。言湘潭久旱。米價每石價十二元五角。尙無糴處。二三月間。價尙不過五元。其家中及其境內向食飯三餐者。已改爲一飯一粥云。蓋凡素賴糴米而食者。均不得不減餐膳。一因米價過昂。且糴米必需現錢。二因糴戶有限制。不准多糴也。衡山來信。情形亦同。報載湘電。報旱災者六十縣之多。永州米價每石至二百串文。此時貧民困苦情形。及他日死亡流離慘狀。真不堪代爲設想。竊思天災流行。何地蔑有。吾輩身處安樂之境。居於交通便利之地。於此等飢荒慘境。不僅免身受其苦。抑并目不見而耳不聞。亦云幸矣。然而吾輩遂安然坐視彼被災之人。飢餓死亡。若無所覩乎。抑吾輩對於災民有所盡心否乎。或曰。吾家現值商業損失。經濟窘乏之秋。雖欲施捨。莫能爲力。奈何。且向者四川旱災。我家各房已集得千元捐賑。亦聊以盡心焉矣。予曰。吾所謂盡心者。不於捐款之有無大小決之。蓋捐款非必盡心之表示也。有捐款極微。而眞能盡心者。有雖捐巨款。而實未嘗盡心者。盡心與不盡心之辨。卽功與罪之所由

分也。何以言之。世人爲善。動輒諉爲無力。不知爲善不在物力。而在心力。昔有貧女入寺而無可施。惟施錢一文。主僧親爲禮懺。後數年。此女選入宮爲妃。復至此寺。施以千金。主僧惟令其徒代懺。女詰問其故。主僧曰。向者所施雖微。而心甚真。今施雖厚。而心不如前之切。故論善有半有滿。前之施爲滿。而今則爲半也。今我輩對於災地飢民。果含有真切憐愍之心否乎。若有是心。於何見之。夫災區甚廣。飢民甚衆。吾輩之力原不能及。然此等大事。賴集少以成。多力不及者。不能強也。然假使其可及者。亦有未盡。則吾輩無詞以自解矣。湊集捐款。自屬義舉。但不能謂爲已盡心也。心之盡與未盡。當視其力之盡與未盡爲斷。吾人居城市者。每日食用。大都過份。雖節其費之半。於吾人之健康。安適。無減。苟能以此節省之費。移濟災民。則垂死之人。得以復活。卽不減其半。而能節減十之一二。若一倡衆和。則所全活者必甚多。凡自謂無力施捨者。皆當如是。自減供養之費。以資賑濟。則力雖不足。心則稍盡。不然者。則是諉卸而已矣。吾人當自思之。川黔湘之災民。飢餓死亡。已知其實事。非誣矣。當地草根樹皮。猶不易得。我輩則珍羞羅列。（註。珍。肉食也。羞。美味也。）曾稍減乎。烹調考究。略將就乎。洋貨器用。禁不買乎。新衣華服。未添製乎。此數種事。稍一自制。則每人每日所節省者。足以活災地數人之命也。吾輩每日節省銀一角。則可得一升之米。或數斤之薯蕷。以之作粥。卽數人活命之糧也。於此。吾人當知。每日各節食用少許。以活災區數

命。爲吾人力所能及。換言之。吾人不如是節省者。則祇須照舊花用。不必格外繁費。業已占去災區數人活命之資。卽謂此數命因我而死可也。孟子謂梁惠王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孟子對於此等情事之論斷。可謂深切著明矣。其責人君者尙嚴切如此。吾輩同爲平民。值此亂世。又遭荒歲。而食兼多味。衣有新製。亦在孟子所指率獸食人之列也。吾人平日生活享用。皆與社會全體之生計有關繫。有影響。於此等時。關繫影響。尤爲顯著。一經澈底研究。無所逃責。故孟子直斥梁惠王爲殺人以刃。吾人力能節用以活數人。而因循不肯爲。其所負殺人之責。與以挺與刃。又何別哉。由此言之。吾輩其可仍狃於習慣。安於故常。而不從衣食住用。勉加撙節。而以其所省得者。濟彼垂死之飢民乎。昔賢有詩云。忽聞貧者乞聲哀。風雨更深去復來。多少豪家方夜飲。歡娛未許暫停杯。史玉涵先生評之曰。嗟乎。豈特歡娛而已。甚而腹脹膨。嘔吐穢籍。思得少減涓滴而不能也。故有富人一盤殮。足供貧人七日飽者矣。一席宴。足供貧家終歲食者矣。究之一人之下箸。曾無幾何。而諧狎之饜饐。婢僕之狼籍。總由一人之消費也云云。所謂暴天物者。此類是也。於人無益。而於己有損。夫豈特於彼饜饐諧狎之朋友無益而已。而以此有用之物力。肆意作踐。同時使多數飢餓垂死之人。不能得此物力之救濟。其所損害孰甚焉。吾輩當自思之。平時

所消耗之物力。是否皆萬無可節省者乎。抑多半爲裝體面。縱慾念快心志之用也。一經自訟。則必有歉然不自安者矣。天下之所以亂。由於人恣私欲。而不爲他人計念之故。城市中人。習奢侈。耽嗜好。遂使世界多耗費。其地力物力人工。於非必需之物。而日用必需物品。如家具。工具。布料。食糧。反因之騰貴。全世界生活增高。使鄉間樸質之農民。亦同受其害。於是鄉人競趨城市。以謀生活。生產之人愈減。消耗之人日多。此天下之所以亂也。而城市中人。尙不自知其罪責之所在。歲值荒歉。飢饉死亡。流離載道。而城市中人。醉飽宴樂如常。此事一經道破。則吾輩城市中人。所負罪責。豈淺小哉。吾嘗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覆推究。深覺此事之不容含糊過去也。則嘗自誓。當於居處服用。勉事撙節。於實際上對於被災人民。表示同情。而冀望人人皆於日常生活。勉加裁節。以資救恤之用也。昔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從學甚衆。其徒有爲御史者。謁之。留之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因口畀一詩云。葱湯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頭高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煙。此其同情心之流露於言表。而見諸事實者也。不足爲吾輩所取法乎。

庚申歲。北五省大飢。予時在美國。聞人言。目覩北方災區。賣男鬻女之慘狀。予立志素食。歸國後。卽實行。日以一餐淡飯。後遂習以爲常。今五年於茲矣。深覺其於精神體力之衛生。均大有益也。去歲湘省水災。予早晚兩餐淡食者三月。今者聞川黔湘等省災情甚劇。故發願每日以

早晚兩餐食白粥。聊盡一己之心耳。然終不能掩平日享用消耗之罪也。此事既屬自盡其心。卽不應書以自炫。然竊思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或有先我而行之者。或有仿我而行之者。能多引起人之同情心。則不獨災民受益。亦於全世界之治平有益也。善不必自我而出。亦何妨自我而出哉。其杰又識。

重印感應類鈔序

先君昔時所刊印善書。無慮數十種。以數萬冊計。其讀之而興感獲益者。吾知其不少也。其杰朝夕隨侍。渥聆庭訓。反一無領會。一無成就。乃並其書不能善讀。謹藏。遑言繼志述事。不孝之罪大矣。近年稍致力於身心性命之學。求之於泰西哲學宗教之書。而病其支離隘陋。乃復反而求諸吾六經。昔所謂迂疎不適於今日進步之時代者。則覺其味醇厚而旨深遠。有裨益於吾身心者無窮也。又復反而求諸佛教經論及因果感應之書。人所稱爲虛玄荒渺。目爲迷信者。今覺其深切著明。較科學之爲可據也。於是搜索昔年先君所刊印之書。讀之。不自知其手舞足蹈心悅誠服也。各書中如梁敬叔先生之勸戒錄。敘述近事最多。易於徵信。又最典雅翔實。予既序而重刊之矣。今復得感應類鈔而重刊之。感應類鈔者。宜興史玉涵先生所撰。以太上感應篇爲主義。以

功過格爲綱。輯叙往事爲案。以爲之目。分孝順和睦慈教寬下勸化救濟交財奢儉性行敬聖存心十一類。其所引大抵出於史乘古籍。及私家筆記之可徵信者。每類之中。附以先哲名論。並自加按語。其說理極精。而論事持平。非老於人情世故而厚於天性。遂於學問。又嘗深致力於修持涵養之功者。不能爲也。尋常因果之書。大抵引證鬼神果報之事實而已。此書則多引前賢嘉言至行之足爲師法。性情流露之足使人感奮者。卽不言果報而勸化之功甚大。且其選擇簡要。情文並茂。讀之易解。人人甚深。其杰於其他筆記。閱後輒忘。獨於此書能全篇記誦。今閱二十餘年。讀之猶爛熟如昔日。然則其能感人可知矣。書末附印袁了凡先生立命改過積善謙德諸篇。及俞公淨意說。皆至理名言。足發人深省。前年已與諸同志另印爲單行精本。茲仍附於篇末。學者苟有志於修身立命存心養性之事。任取其一篇。奉爲圭臬。身體力行。則作聖之功在是矣。或者問於予曰。中國之學說與宗教。皆消極道德也。不適於今日進化之世界。吾子從事科學實業有年。乃忽一變而爲消極。提倡中國古代學術思想。而力斥西方物質功利主義。以是善其身則可矣。毋乃非謀國之善策乎。答之曰。使徒言功利而可以治國也。則古聖賢亦何爲獨重視道德。蓋無道德以爲之先。則功利徒足以召亂。夫欲國之治平。必其人民急公好義。國爾忘私。此今所謂公德。亦卽捨己事人後己先人之精神也。此我國聖賢之教義也。新學家動目中國道德爲消極。

而不知凡道德之實施。皆爲消極的作用。惟其能消極以捨己。始能積極以事人。古來聖賢豪傑。立德立功立言。傳於不朽者。大抵其存心制行。克己復禮。以成此堅苦卓絕之造詣。克己制行。消極工夫也。存心復禮。積極德業也。世豈有不消極而能道德者乎。或曰。西方之國。尙功利不尙德讓。胡爲富強治安自若也。曰。泰西之富強與治安。恃法律兵力以保持。不可久者也。法律兵力。皆消極之事也。人民不肯爲自動消極的德讓。則爭。故不得不以外力加之。以爲消極的裁制。顧所謂法律者。名爲抑強扶弱。實則助暴獎貪。更以兵力長其兇殘。壓迫復壓迫。久而致爆發。觀於近時歐洲戰禍。與政治社會之革命趨勢。其明證也。吾國教義。所以重德義而輕功利者。蓋欲使人民相助相讓。止貪止爭。以期能相與長久安樂。夫能長久安樂。休養生息。則積極孰大乎。是若尙功利而務力取巧勝。終致殘殺破壞。則消極莫大乎。是子惟見商場賈人。豪侈逸樂之時。而不見歐陸數千萬老弱無告。飢困悲慘之狀。宜其認積爲消。認消爲積也。試取數千年中國史。乘與歐洲歷史。勘察比較。孰得孰失。孰苦孰樂。則知我國古訓之較善矣。日本之變法也。執政諸人皆湛於儒術。其所謂武士道者。重道義。惜聲名。而薄財利。輕生命。故能行新政而致昌大。我國之革命也。推翻一切舊有之禮教。以爲但一一模仿西法。則歐美之富強不難致。彼迂疎之儒家言何用者。執政諸人不惜敗壞風氣。使貪使詐。以爭權利。然而其所成就。竟何如者。國家已卽於淪亡。而

彼個人亦身敗名裂。禍貽子孫。孰消孰積。吾子將奚擇焉。吾欲爲國家爲世界謀永久之治安。爲人生謀真正之幸福。故爲是不憚煩發揮古義。而逢人強聒不舍。豈消極者而爲此哉。

耕心齋筆記自序

中國一佛教國也。普通人民無論矣。卽士大夫以儒家自命者。亦大抵對於佛教有相當之信仰。千數百年成爲風俗。此事實之甚彰著者。試徵諸吾家。自予所及見者。先祖母每逢佛誕及觀世音誕等日。必持齋禮佛。聞昔者先祖父固已如是。先父及吾母率一家人。奉持維謹。且供觀世音菩薩像。朔望必禮焉。予母且逢九持觀音齋。禮菩薩尤虔。數十年間。家有疾病危難之事。則禱焉。每獲靈應。常逢吉慶。惡慝遠離。災害不至。及今思之。吾父吾母信佛之誠。菩薩慈悲之被。吾輩陰受其福。非偶然也。革政以後。侈言維新。舉凡我國舊有之物。棄之惟恐不力。以從彼深眼高鼻之文明國人學。不辨其精粗美惡。而一以歐人之所言是從。乃至捨棄昔日之信仰。以從彼之信仰。而於昔日所受益確乎有徵驗者。今亦忘之。予亦盲從之一人也。繼而思之。吾家自康雍以降。至於今日。傳及七世。迄二百年。簪纓之盛。德澤之長。屈指全湘。不可多見。揆其由來。則我七世祖

樂山公厚德至誠。實立其基。六世祖環溪公孝友青王。克承其者。高祖稟廷公。顯恭篤。巨。其

培植。遂以有我曾祖兄弟七人甲科之盛。降及我祖我父。受福不絕。修德亦不懈。皆以清慎勤明。盡心民事。我父施捨巨款。刊印善書。廣行善舉。我母復輔之。手配藥劑。施給貧苦。先代遺澤。賴以延長。二百年來。興而未廢者。先代孝友忠厚之積累。所謂爲善無不報也。因果感應之說。既確乎有徵。憑以修養行持。若響之應聲。我家二百年來成事可鑑者。彰彰如此。大抵以孝弟爲之本。而輔之以忠信仁義禮智諸美德。此蓋由儒佛之教義所涵濡而成者。而亦卽西方教義之所短。我國儒教。報本追遠。使民德歸厚。孝友睦婣爲仁民之本。蓋以涵育性情。發展德義爲教者。而彼教所不知也。佛說因果感應。萬法惟心。輪迴業報。生滅由己。所以勵人自求之方。示人解脫之道者。而彼教所不聞也。彼惟以依賴救主贖罪降福爲教。且其教義。每每使人涼薄所親。嫉視異族。故親親老老之醇風。大同平等之觀念。在我國爲教義所提倡。社會所獎進者。在歐陸不可得見焉。以至衰老之人。慘怨而無告。同種之國。敵愾而相仇。揆厥原由。莫非其教義階之厲也。予既熟審其弊害。遂一再爲文以闢彼教之謬。更將於我國孝弟忠信之教。因果感應之說。有所發揮而光大之。蓋喚醒羣迷。言論理不如徵之事實。西方之教。既陷累世列國於仇嫉殺戮慘怨之境。儒佛之說。實養成東方民族以孝友睦婣任卹之風。標而出之。足以見禍有始而福有源也。若夫爲普通羣衆說法。尤以闡揚因果事實。勝於高談義理。蓋儒佛教義非尋常人所能了解。至於利害禍

福。則爲人所欣感所畏怖。大抵一般人之信仰祈求。無論屬何教。皆爲身家子孫衣食利祿有所求。其次則怖畏災害疾病有所迫。至於欣羨天堂之榮樂。如耶教所稱者。已不可多得。若夫辨義理明心性。識儒教之真趣。參佛法之上乘者。百難得一也。印光法師。今海內所共崇仰者也。亦諄諄教人以因果感應之事。能啓迪羣迷。爲入道向善之門。其序了凡四訓也。引夢東禪師語曰。凡善談心性者。必不棄離於因果。而深信因果者。終必大明乎心性。猶此意也。昔先君嘗刊印感應因果之書。送人無慮十數種。都十數萬冊。誠以一己身心之所受用。欲使多數人胥被其惠也。其杰不肖。未能繼志述事。近年以來。略讀儒佛之書。知心性之學。爲吾人究竟之歸。因果之說。爲尊德問學之始。遂檢取先君昔日所刊因果感應之書。重刊而流通之。並志願裒集見聞。舉凡因果事實之可徵信資觀感者。筆而記之。用以自警。並以醒世。庶幾繼先君已立已達善與人同之意也。

記信佛因緣

予學佛之始。得力於包君壽飲之夾輔者爲多。越五年。乃得晤壽飲之尊翁培齋居士於杭州。以適同寓於西湖招賢寺中。得聞其所述所以學佛之因緣。又得遇王君季果。言其學佛之因

緣。皆由於培齋先生之尊翁死而爲神。示夢顯靈之啓示。有以詔之。包王兩君。均服官政。乃捨宦學佛。而朝夕功課。尤勇猛精進。刻苦自勵。敝屣一切。非深有得於中者。不能爲也。包君之夫人暨一家子女。皆沐佛化。王君夫人則先王君入佛。京津間。因受包君尊翁之啓示。而學佛者。不尠其人焉。予旣得聞其詳。歸而記之。以爲予筆記之發端。並述其緣起如右。

予以民國九年冬。自歐遊返國。外感歐陸戰後。淒涼困苦之狀。歸觀北方旱災流離死亡之慘。立志持齋戒殺。蓋深信佛說因果之義。知戰禍災荒。皆羣衆惡業所釀成。而爲口腹殺生。其最著之一端也。次年春。得識包君壽飲。並同遊西湖。見徵軍和尙。予問曰。佛以度衆生爲志。而爲僧必離世潛修。是自爲而不爲人也。似不若仍居市朝。爲利益衆生之事。如耶教之所爲者。爲善和尙言。潛修者。乃爲度衆生之預備。若自己尙不明白。何以濟人。汝今自思。凡汝所爲利衆之事。果皆有盆於衆生者乎。凡事須究竟。勿但觀表面也。予初不以爲然。越半年。乃恍然悟和尙之言爲當。因稍讀佛經。冀有所得。壽飲謂予須去我慢意。生卑下心。則執著成見可去。而於佛旨必易了解。並教予禮佛。以祈默相。予之學佛。和尙啓之。亦壽飲教之也。越四年。始得聞王君季果。因包培齋居士之尊人靈感啓示。而學佛之因緣。旋即晤培齋居士於杭州。居士卽壽飲之尊人也。居士乃告予以其學佛之因緣。蓋居士以孝廉官部曹居京師。平日好讀科學書。深信科學西法爲致富

強之唯一途徑。時歐戰正殷。袁氏方死。一日夜半。夢其父來。坐其牀沿上。謂之曰。予今爲護法之神。因汝壽命已促。特來告汝。居士問曰。壽可延乎。命可造乎。其父曰。可行善可延壽。汝依佛法修持。茹素念佛。則命可改造也。居士曰。人力苟可延壽。則袁氏不死矣。素食可長生。則蔬菜將貴逾珍羞矣。壽命豈人力之所可爲哉。其尊人歎而言曰。汝執著甚深。予無法使汝覺悟。在汝自決可矣。終有一言告汝。吾輩生時造業已多。死時勿更增惡業。宜切告家人。勿厚殮。衣衾必以布料。祭奠勿用生物。棺木值數十元者可矣。此等物於死人無絲毫之益。而空耗世間有用之物。徒增惡業也。居士乃感動。謂父言懇切如是。必非虛語。因言當遵父命。但雖茹素。而滋養料不可少。必食牛乳雞蛋。其尊人曰。可。且曰。汝可於清晨往東直門外某觀音殿禮佛。予將候汝於彼。醒而異之。就燈光視時表。方丑正也。初以爲幻夢。不足信。旋自念夢境清晰如此。非幻也。姑起坐。默憶夢景。迴想父言。記之甚熟。恐復睡而遺忘也。因坐以待旦。決計往觀音殿。以覘其異。黎明卽出門。步至觀音殿禮佛。方下拜時。見一人立香案旁。手拈花。著藍色袍。拜起而人不見。見廟祝正在殿中灑掃。因問其見適立香案旁人否。答曰。見之。是同君來者耶。居士曰。汝確見其人乎。勿信口答覆也。廟祝曰。吾兒頃送客至車站。君與是人入時。彼適出。請俟其歸。問之。居士因坐候其子歸。亦言見有藍緞夾袍者。同居士入廟。適風動衣角。見其裏。故知爲夾袍云。且言身材形貌。與廟祝居士所

見同。蓋居士尊人形狀也。因知果爲其父見示矣。自是日起。遂持齋斷肉食。且誦佛號。時民國五年六月也。年假歸津寓。家人始得悉居士持齋之由。於是夫人子女輩均同茹素。且同念佛號。爲求居士延壽云。居士之壻某。自美國留學歸。從西人學得通靈術。家人因相與請居士尊人之靈至。藉乩筆示教。所言惟佛法修持之事。久之漸播於外。親友來問事者漸多。政界中有來問時事者。乩因諭家人嗣後不得復請。自是遂絕筆云。居士尊人人生時官台灣基隆同知。平日最崇仰曾文正公。凡批判案牘。教訓家人子弟。語必稱文正。素不談佛學。惟戒殺甚謹。一日見廚司持生魚入。立命笞責之。旋謂人。予非欲笞彼。蓋有強使其購致者。故警之耳。

王季果居士。湘綺先生之第四子也。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士官學校。歸國後。從事陸軍者有年。其夫人楊氏。楊度哲子之妹也。同留學日本。長於國學。故其成就亦特優。爲女留學界之先進。時維新革命之說正盛。季果與夫人亦革新派之急進者。才氣縱橫。聲名藉甚。爲同學輩所傾仰。近數年間。季果與夫人同以長齋學佛聞。凡舊時知好均異之。居士有子。授德文於杭之某校。居士夫婦。因就養於杭。予常往西湖。久耳居士名。且聞其學佛之因緣有足異者。久欲一晤詢之。而未得。乙丑正月。居士抵滬過訪。乃得聞其詳。

居士與梁璧園君爲姻戚。民國六年。同客京師。一日梁君邀居士赴津。謂包培齋居士之尊人。死

而爲神。常託夢顯靈。示其家人。繼則藉乩筆通問答。今將就而請問焉。蓋梁君日久失明。自信爲夙業所致。因皈依佛法。以自懺悔。聞包居士尊人之靈異。急欲藉詢一己之因果也。季果素不信鬼神。尤痛惡乩壇之誕妄。不肯偕行。梁君因目不便。強使爲伴。抵津。送梁入包宅。卽去。宿於楊寓。其岳母亦信佛者。央居士爲寫經。居士寫至夜二時許。忽見窗外人影。疑爲賊。細視之。則金甲巨人。光耀赫然。方轉念間。忽不見。知爲神矣。就寢後。夢一人來謂之曰。予護法神包某。適所見卽是也。旋又夢見佛土種種莊嚴境界。次日以告其夫人。夫人偕之至包宅。見培齋尊人相。與夢中所見同。又示以西方極樂世界圖。與夢境又符。二者皆夙無所聞見。腦經中無此物。而夢境歷歷不昧。居士之信仰。由此起矣。居士先歸。仍居楊氏京寓。偶偕楊氏賬房出外散步。過屠肆。見所懸皆人身體也。因大駭而呼。友怪問之。居士述所見。友曰。汝眼花矣。此豬身也。過他屠肆。居士所見亦然。至城根。見一人曳煤車行烈日中甚苦。因謂同行之友曰。是人可憐。安能曳此重載乎。友曰。明明馬也。汝乃見爲人乎。知其有異。乃促使歸寓。他日梁君自津來。問居士見有馬異乎。居士告以疇日所見曳車人。而友謂實馬也。梁君曰。昨問於包氏尊人之神。以其家中某人死後之情形。而神示以問君所見之馬卽是也。自是居士乃信輪迴之說。確乎有徵矣。寫經既畢。岳母爲治火腿。居士見之。皆血肉狼藉。不能下箸。自是遂持長齋。研精佛法云。

居士之夫人信佛。先於居士者數年。其學佛之由。則賀君鳳笙之所教也。賀君江西進士。官於湘。旋奉派至日學法政。歸國後。以革命嫌疑。撫軍某命捕之。乃匿某廟中。官兵至廟搜索。至一樓。無梯。問僧。支吾其辭。軍官索梯登。將及半。見藍面者。掌其頰而仆。一兵繼上。亦被擊而墜。又一人上。又墜下。乃相語以所見共引去。賀得脫後。託友訪悉其故。賀君感神佑。因皈依爲佛弟子。時避居東瀛。生徒從之學佛者頗衆。夫人卽其一也。

李柏農夫人生西紀略

佛法以淨土爲最勝妙法門。歷代高僧及居士之務切實修持而得實際受用者。皆以淨土爲歸。記載所傳。概可徵也。予所知友朋中。如歐陽石芝居士。王一亭居士之太夫人。江翌元居士。包培齋居士。湯鳳山君之夫人。平日皆老實念佛。修持惟謹者。臨終皆確見佛。或觀世音菩薩現相。接引往生。事實昭然。非可捏造也。乃至素不念佛之人。臨終有人教以念佛。亦得往生淨土。雖品位不同。而能出離輪迴。超脫苦趣。則一也。如先庶妣朱孺人。臨終之瑞相。亦其徵驗之一也。孺人平日雖頗有佛法之信仰。實未解其意義。且未嘗修持。臨終前數日。聞予言淨土之旨趣。只在打掃乾乾淨淨。一個念頭。貪瞋去淨。恩怨兩忘。一心念阿彌陀佛。求生佛土。以我信仰。應佛宏願。自然

感應道交。決定往生淨土。遂毅然信從。臨終前一日。告予云。昔日放不下。丟不開之念頭。今已掃盡。無一念矣。身體之病苦。今亦全不覺矣。逝之日。一無苦相異狀。因無氣力。不能出聲。惟默隨予。與李柏農居士念佛號。神志清明。百體鎮定。含笑而逝。四肢已刻已冷。頂門未刻猶溫。蓋生西之證也。李柏農先生又號八居士。學佛前輩。知見之正。修持之力。性情之真。予於所知交中。敬佩之尤篤。昨爲予言其夫人生西事實。及其平生行誼。有足使人感興者。夫人病已數月。月之十二日。予往訪柏農居士。居士欣然告予曰。老妻今日病大有轉機。次日益爽適。家人皆以爲慶。而夫人則反急處後事。出其少時蒼玉扇墮。令售之得數十金。以半放生。以半作佛事。又出其所餘珠飾二事。謂其女曰。汝立志修淨業。無所用此。以遺小姑可也。十四日命沐浴更衣。十五日早。言見菩薩。予以金磬。且聞旃檀香氣滿室。實則室中未焚香也。午後忽告居士曰。佛來矣。速爲我合掌。蓋已無力自舉手矣。居士問佛何狀。曰。金身高大。莫可比擬。自是見佛者數次。至晚頻問何時。屢促人扶之。趺坐。家人慰止之。乃向西臥。至子時微笑而逝。夫人病中本神志湛然。逝之前兩日。病苦盡除。心神益爽。所云見佛聞香。非嚶語也。其往生佛土。斷然無疑。其諭囑後事。大抵見道之言。堅囑勿發訃文。勿開弔。謂耗世間有用之物力。且折亡者之福。有害無益也。居士言夫人每日念佛誦課。並不甚多。但極其誠耳。其決然生西者。則其德性之仁厚。亦有以致之。夫人生平無疾聲。

厲色加人。一婢誤碎古瓶。值八百金。夫人曰失誤可恕也。不之責。僕婦有邪淫劣迹。則立遣去之。雖多人說項不應也。其待伯叔姑媠。從無財帛之爭。汝我之界。而見識超越。能知大體。居士服官粵省三十年。民國後隱居澳門。饗飧且不繼。賴夫人鬻簪珥以拄搯。安貧樂道。同修淨業。以贊成居士之志。其他懿行甚多。居士云。體夫人意。不欲述之行狀。爲之表揚。惟生西事實。則足資勸化。啓信仰。當爲短狀以述之云。

念佛了脫生死之有據

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大事者何。卽教化衆生。辨別真妄苦樂。使知厭娑婆。欣淨土。了生死。離輪迴也。故佛法以淨土爲最勝妙法門。古書所載念佛往生事。不可勝數。其不見於記述者。更不知凡幾也。常人囿於耳目之見。以世智辯聰爲察。告以淨土之說。笑而不信也。聞臨終見佛之事。輒疑爲佛徒虛造。以誘人信仰。決無其事也。又或謂爲神經錯亂病中譫言。非真見佛也。夫佛之果示現否。他人不見。故無從證辯。然而死時之景象。不可假也。大抵念佛精純者。是心卽佛。感應道交。自然之理也。彼不研究其理者。輒謂爲神秘怪異玄渺荒唐。而念佛人如是修持。如是證得。若執左券以取償物。確乎其有據也。蓋極庸常之事。非怪異玄渺之事也。彼視爲神怪虛玄者。蓋爲

業障邪見之所蔽。佛所爲深垂悲愍者也。予所聞於友朋所述。念佛生西事頗多。大抵出於誠篤君子之口。決不作誑語者。彼不信者。必疑爲迷信。而不知信佛人大抵精研理性。求其究竟。非盡愚迷之人也。如予之愚陋。亦自問於是非誠僞之際。抉擇不憚其詳。辨究不厭其精者。而苦口強聒。從爲之說。亦非欲自欺欺人者也。予去歲記入不居士李柏農先生之夫人生西時。豫言時日至日。親見佛現身來迎事。聞之者。或又疑爲居士欲勸人信佛。故爲此說。以起人之信仰耳。然予與居士交甚深。予常至蘇相訪。主於其家。親見其合家寅初卽起。魚磬聲念佛聲。直至早粥時略歇半時。復繼續至午正始罷。申初復起。西正方畢。苟非事真理實。灼見確知。而能自刻苦勤勉。誠敬貞恆如是哉。予去冬寓居士家。適郵差遞一香港來書。蓋李夫人契友高夫人致其女公子者。函末言。李夫人之侍婢某自蘇歸港。言見李夫人生西情狀。大有所感。知念佛了生死之確有可恃。故急辭歸。將勸其母念佛。並言數見人死時。慘痛苦楚之狀。無異受刑戮。今見李夫人預言死日。從容預備。如赴嘉會。見佛來迎。神志湛然。不稍散亂。含笑合掌。安然圓寂。不稍痛苦。如是情狀。吾一一在旁。始終目覩。視常人一慘苦一安樂。不可同日而語。死時情狀如是。則死後生淨土之說。確可信也。反是則如常人死時。慘苦哀號。求速解脫不得者。其死後輪迴六道三塗之說。亦不待言矣。吾安可不急勸吾母專心念佛。早爲之備。勿待臨時抱佛腳悔之無及也。婢言如此。兩旬

後復來言。吾將從李夫人西去矣。高夫人方斥其妄語。越三日。其家人來言。婢歸之日。卽安然逝矣。居士因告予。以是婢之來歷。蓋居士寓香港時。居近鄉野。鄰爲農戶。有女常來李夫人處。自請服勞役。不取傭資。力能擔水一石。而好隨夫人女公子念佛學經呪。夫人亦不以僕婢視之。及居士將遷家於浙。婢請於其母。願從夫人行。並以自有金鐲一對。贈與其姊。謂己將隨李夫人修淨業。無所用此也。及夫人逝世。婢卽辭歸港。云將勸母念佛。去一月餘。而此信至。其慧根如此。已屬難得。而能預知死期。則去住自如。得大解脫者矣。近者居士之太夫人在粵棄養。太夫人亦念佛甚勤者。予函唁居士。並詢太夫人生西情狀。居士復函言。太夫人先一日。自作絕句一首。末句云。惟願彌陀帶往生。雖亦病臥數日。然一無所苦。仍逐日念佛不輟。臨終時。口稱往生西方而逝。此足知其必生西方矣。旋居士來滬。告予言。太夫人初信耶教多年。六年前。居士痛切陳勸。太夫人曰。吾亦知耶教之不能了生死也。自是念佛。去歲病中見佛一次。念佛益勤。日課萬餘聲。今歲則見佛多次。逝之前數日。告家人云。大兒行將至。渠喜食鹹菜滷菘。汝輩當治以食之。其時居士初無赴粵之說也。又言。吾近惡諠囂。欲入山養靜。旋又言。戲語耳。勿多心也。皆若預示日期者。夫生西之說。在不研佛學者聞之。誠以渺茫。姑不置論。但令人能於一息不屬時。能如是之安定明白。則渺茫之事。亦有可知者矣。夫人生既不能以一死爲了事。則死後歸宿不能不預爲之所。舍

佛法外皆不了義也。淨土法門者。了義之最穩最易法門也。吾人豈可執持一偏之見。不一研其究竟。辨其是非。交臂失此瓊寶。而別求砒砢也耶。

近日二家兄之子光堅姪。以肺病逝世。病中肝旺。動輒惱怒。予勸其念佛。姪本留學美國。明敏過人。然貢高我慢。俯視一切。又好爲高玄之談。以折予之學佛。予常爲之反覆剖析。辨正之。遂漸自知見解之非。煩惱時屢自言。惟願一死了事。予告以一死不能了事之理。蓋挾瞋念以死者。仍當感瞋念之報。貪癡造因。亦復如是。遂大有所悟。而請予給以念珠。願學念佛。自是自言瞋恚時。急念佛。煩惱大減。此半月前事也。病革之前一日。自言氣不屬。不能念佛。予教以但默想而已。二十八日未刻。予奉母遷居新宅。姪病已危。午刻猶能對祖母談話。未刻後。卽詢祖母已往新宅否。頃刻間氣息漸微。申初安然而逝。前數日咳喘頗苦。逝時則一無苦狀。態極安詳。家兄在旁先助念佛。予與六舍弟繼至。亦念佛相助。雖無其他徵象。而臨終時刻。似能自主者然。蓋姪最爲家母所鍾愛。故不欲老人在近旁。耳目接觸也。假令其不知念佛。則病中之煩惱苦楚。無法消除。而逝時不能如是之安易。有可斷言者。

觀音感應事迹之非虛誕

近讀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所徵引晉唐以來各種記載。無慮千數百種。皆記述觀世音靈感事迹者。在新學家則曰。此子虛烏有之說也。以予親所聞見。則固有近事可資左證者。南通張喬庵先生撰觀音巖記。自言其夫人以求子嗣禱於狼山觀音巖。旋夢老嫗。綑兒授之而生子。滬上名醫夏君蔭棠爲予言。渠二十餘歲時。已懸壺於海上。而患肺病咯血甚劇。數年不愈。其尊翁許願往杭禮天竺。禱於觀音。是時尙無鐵路。趁航船以行。同舟一僧。問以往杭何幹。告以爲子祈病愈。僧授藥草一裹。言二服病當愈。翁歸以藥授子令服。而夏君以不辨何物不敢服。數日後翁詢知藥未服。怒甚。夏君乃煎服之。其湯無色無香無味。兩服後病竟已。自後血不再發。肺病自此健愈。一日有邑紳延之診其女。適夏君赴閩行。鎮應診。紳家頻遣人來問。家人詢爲咯血。告之曰。我家醫生患此數年。無法自療。乃服一僧所給藥而愈。今餘一服在此。曷持往試服之。紳家如言服藥竟愈。夏君言。其草平淡而奏效若此之神。殆非藥力。僧當爲觀音示現耳。予亡室蕭夫人素禮拜觀音甚虔。每旬逢九持觀音齋。忽病子痢。胎墮後。血竭氣欲絕。口不能言。眼盲不能視。予守視臥榻旁。憂悶甚苦。忽夫人急呼。詢予何在。曰速跪拜。觀音菩薩在此矣。以手指窗際。呼予與子均速拜。自是清醒能言。謂見觀音相貌甚清晰。所著袍滿繡卅字紋。云。目亦漸有光。旋卽復常。後數年又患此症。是時夫人已信耶教。予亦迷信西法。送入醫院診治。以手術出胎。以熱水澆被裹身。

取汗。狂熱昏迷中。囁語云。負十字架從耶穌。數月後病稍起。謂病中語爲靈感。遂決定受洗禮入耶教。而目光暗不愈。終至於盲。病體亦迄不健復。旋沒。予至今追悔。深恨彼時予見理不明。致陷吾妻棄正智之信仰。而入於迷妄之知見也。而在彼時則且爲一般耶教徒所諛頌。稱其爲能捨迷信而就真理云。嗟乎。世之無真知正見。而隨人流轉以自陷於罪惡者多矣。此釋迦孔子所以諄諄教人以求慧求明爲先務也。

法華經普門品云。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夙植德本。衆人愛敬。觀音頌所載得子靈感事迹極多。予近默察親屬友朋中。凡福德智慧勝人者。多出於信佛之家庭。且其父或母必有一虔奉觀世音菩薩者。歷數多人。一一詢之皆驗。吾母之福澤德性。爲近今所罕見。自言外祖母卽虔奉觀音者。朝夕禮拜。至膝爲之繭。外祖父文正公秉承先訓。不信僧道。而家書中言敬禮觀音者三。其一次則舟中遇風自禱觀音也。吾祖母吾父皆敬禮觀音。吾母則敬事尤虔。惜其杰兄弟無似。徒受先代福蔭。而無其德慧。則自乏前修之故耳。曾氏表姪三人。畢業英美。皆德性醇粹。學貫中西。且犧牲一切以辦學校。爲社會中所罕有。三人之母皆敬事觀音者。近日有閩中某校長來見訪。耶教徒也。予爲言因果輪迴之義。謂以君之好善樂義。先代必有信佛者。渠曰然。其尊翁卽虔奉觀音者云。佛教之恩澤及人。實有不

可思量者。受之者不自覺而又背之。此有心人不能不悲愍迫切者也。

勸研究佛法說

佛法博大圓通。而又平實堅固。凡稍具慧根。能讀大乘經典而肯精心修習者。則能愈造愈深。愈見其博大圓通。而亦愈歸於平實堅固焉。故般若經以金剛爲名。喻其堅固而不可壞也。然金剛豈果足以喻佛法之堅固哉。天地有盡。日月可滅。一切有爲之法可熄。而佛法不可壞。蓋世間一切物。堅固貞恆如山河大地金剛寶石。皆具必變必壞之理。故世間實無不壞之物。惟知其終壞。故知其目前之存在。乃暫而非常。幻而非真。惟其非真非常。故知沾戀此一切物之人我衆生。亦隨之流轉。成爲暫幻。亦從可知。凡能不滯著於此暫而幻之一切物與法者。則真與常之道存乎其間焉。佛法者。導人以歸真反常之路者也。自世人之眼光觀之。則百年亦壽矣。宇宙亦大矣。庶類亦衆矣。飲食男女富貴功名亦樂矣。得之者欣喜感謝之不遑。不得之者豔羨營謀之是急。而自佛眼觀之。則但見其貪瞋癡妄。妬嫉爭殺。憂怨煩惱。疾病死亡。不僅此也。又見其恩親怨仇。疊互報償。畜體人形。遞相瞰噬。六道輪迴。長劫流轉。迷惑顛倒。各不自知。遂妄謂真。認苦作樂。此釋迦如來所爲慈悲垂愍。現身說法。欲度羣迷。同入覺路者也。無如衆生業障深重。呼之不寤。啓之

愈疑。佛以清明之眼。視三界如火宅之不安者。吾人以業障之識。認六塵如蜜味之難捨焉。見地之不同。固有如此者。夫常人之智。去聖甚遠。然他人有過。見之則明。訾議非難。雖三尺童子猶優能之。其不見人過。不談人過者。吾見亦罕矣。至於常見已過而勤於省察。誠心悔改者。亦千萬中不得一焉。見人過則明。見己過則闇。惟見人過。故我慢益深。不見己過。故我執益重。總之迷而已矣。迷者不覺之謂也。惟其迷而不覺。故陷於罪網。趨於險途。安於苦趣。淪於惡道。舉世間一切煩惱罪苦。何莫非迷之爲害也哉。佛者覺之代名詞也。去妄返真。背塵合覺。謂之佛。離真逐妄。背覺合塵。謂之衆生。佛與衆生原爲平等。何以故。以一切衆生同具佛性。與佛初無差別故。故佛視衆生一一皆佛。而以迷故。失其本性。入一切苦。不得解脫。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以吾人所具之真如本性。聖與凡同一故耳。論佛法之極則。須明心見性。脫離輪迴。斷盡惑業。成等正覺。其義深遠。初非常人所能了悟。惟佛示生。欲度羣衆。故其說法。方便隨緣。大小乘經。卷數千百。契理契機。各以因緣深淺受悟。故入佛成佛。其道至廣。其途至近。大藏經典。浩如煙海。皓首窮年。不能盡讀。然不識一字者。亦自能與彼徧讀大藏經論之人。同證佛果。陸象山曰。我雖不識一字。也要還我堂堂地做個人。此卽人皆可以爲堯舜之意。儒家之言。凡聖無別者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至善。其程序爲定靜安慮得。其工夫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此亦惟生於精勤之修習。雖

不識一字。儘可辦得。不待讀破萬卷而後能也。故有博學多聞之士大夫。而悖禮蔑義者。則名之曰禽獸可也。亦有目不識丁之愚夫愚婦。而居仁由義者。則稱之曰聖賢可也。故知作聖之道。在存心制行。不在博學多聞。求己則當下具足。務外則徒勞無功也。惟佛亦然。故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亦因佛性本然。當體卽是也。明乎此。則吾輩固具作聖作佛之資。然而不爲者。豈非自暴自棄也乎。顧世人於自心本具之道。多漠然置之。而欣羨乎功名富貴。且營謀之莫不盡竭其智力。然而未必能得。或得之旋失。且以致禍。何哉。良以其所求在外。而非由己故也。若夫修身養性之事。則己所自主。非他人力所能及。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良以其求在我。而非在外故也。故趙孟可。以使人貴賤。而聖賢佛菩薩。不能強人。使成聖佛。內與外之不同耳。其故可思矣。或曰修身養性之事。孔孟言之詳矣。何爲而必學佛。且佛出世法也。其道難行。非可盡人而學。則何不專求之孔孟之言乎。答之曰。凡世間法。孔孟盡之矣。然吾人豈惟生是世而已哉。前乎此生。後乎已死。孔子所不言。則有待於佛說焉。蓋我佛如來。以歷劫修證。成大正覺。得大智慧。具大神通。故其眼光。透視一切。前劫後世。微塵世界。一一明了。如指掌紋。我輩衆生。未了生死。不依佛說。從何解脫。吾嘗思之。吾人有生。譬猶居室。孔子之道。如居室中。四周有牆。上有瓦覆。下有地載。室內設備。一切用器。莫不悉具。吾人自母胎降生。以至終老。所需之物。俯仰具足。無待外給。乃至几案牀座。陳列有

序。圖書珍寶。燦然美觀。飲食衣服。隨時供給。誠無遺憾之足言矣。此世間法。當以孔子教義爲集大成者也。然而吾輩來有所從。去有所往。曷因而來。往將何止。此室中人。亦當計及。何以故。此小室中。不能常居。來非由己。去不自主。譬如旅宿。明旦將行。若不問明途徑方向。茫然就道。將何投止。逆旅主人。歎我周至。賓至如歸。所求無缺。惜此館舍。不能將隨。辭館登程。須作他計。佛名大覺。如指路人。熟知山川。道途夷險。更知前程。宿泊之處。道有數途。宿有多所。其間美惡。頗爲懸殊。告行路人。善自選擇。此指路人。亦有居所。室無牆壁。亦無覆載。以大覺故。洞矚無際。橫觀十方。豎窮千世。故所指導。真實究竟。遵之而行。庶得安穩。儒佛之異。蓋如此耳。蓋儒者之道。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所以修身治世之法備矣。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所以立教勵行之目詳矣。然佛亦住世。固不廢世間法。其爲世間人說法。亦不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等。其所異者。佛所說法。重究竟義。何謂究竟義耶。卽此居室牆壁覆載之外。一切景象物事。來源去路是也。孔子不言天命之所以然。不說鬼神生死之事。蓋儒家之正宗。專以日用人生立教。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也。然世界固不以吾人所居者爲止。此世界中。亦不以人類爲止。人類亦不以此生爲止。此皆事實之彰彰者也。假令此世界外之種種界與人無關。人類以外之萬物。與我無關。我生以前至死以後。與現生之行爲命運無關。則吾人亦何事研究及此渺茫之事耶。惟佛慧眼洞見此一切色相受生之世界。

人物皆爲吾人業力因緣之所成就。天人鬼畜。罪福因果。遞相輪迴。末由超脫。以業障故。不自明覺。不能得見十方三世六道衆生互結之緣。惟逞迷情。增造惡業。享福報者。富貴安樂。益迷本性。恣情享用。肆作威福。凌虐他人。暴殄萬物。方自以爲此天所命。(註。紂王暴使其民。百姓怨叛。乃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彼何能爲。王莽亦言。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耶教言。猶太爲天之選民。餘稱外邦人。不與齊等。又言天生動物。供人之食。皆此類之見解。)受苦報者。夙世有業。不知懺悔。肆身口意。又增新業。設此迷衆。忽得慧眼。則能視見。今生受命之所由來。貧富貴賤。智愚窮通。悉爲夙業之所招致。又見今世父母妻子。友朋仇怨。悉爲夙世之所交與。或爲恩人。或爲怨家。或爲債主。或爲逋負。今來報償。各如其量。又見所居世界。於三千大千中止一微塵。上有佛土天道。下有鬼畜地獄。除佛土外。餘皆輪迴於生死苦海。不得超脫。又見吾人。生世號稱百年。在無量劫中。纔一剎那。前有千萬億世。後有無窮盡時。在此過去劫中。忽然生天生人。忽然爲鬼爲畜。皆從受身時之一剎那頃。造各種善業惡因。還於盡未來際。收各種福罪果報。又見此世界內一切衆生。人形畜體。罪福報應。各各以其業力因緣。造成今生形相命運。又見吾人自身。各具妙覺明心。眞如佛性。於清淨中。得大自在。惟因業力。致起障蔽。一點靈明。變爲昏翳。染幻妄緣。呈顛倒相。貪瞋癡妄。習爲自然。殺盜淫妄。安之若素。竊取虛名。耽逐貨利。爭勢爭權。誨淫誨盜。致使子孫惰逸。

驕縱而歸覆敗。樹立怨仇。嫉恨傾陷。以取禍害。作僞心勞。至死不悟。一旦無常。究竟何有。止餘惡業。隨身不去。更入三途。徐徐受報。如此等等。世間情事。各以因緣。糾結變幻。於慧眼中。一一皆見。又復還見。吾人一生。從少至老。從朝至暮。心隨境轉。煩惱不斷。或於蚊睫蠅頭。爭奪貨利。較錙計銖。念念不息。見世間物。一一可愛。惟願是物。盡爲我有。更有美色美聲美味。一切可欲。見取不捨。以此貪念。執著牢固。不能解脫。又或功名場中。爭竊虛榮。揚己抑人。多行虛僞。出言行事。起心動念。專爲他人觀聽之故。積虛僞心。遂成驕慢。發爲仇嫉。瞋恨等念。因此我見。執著牢固。不得解脫。又或業障蔽錮。無明熾盛。抱頭狂行。蒙眼摸索。於摸索中。自謂全見。執妄爲真。認小作大。將虛說實。指反爲正。於顛倒中。執我爲是。由此愚癡。更增惡業。身口與意。不知戒制。任縱肉慾。求快口味。由此演成。殺盜淫妄。以如是業。招如是報。遭殺遭淫。遭欺遭盜。天災人禍。譏讒橫逆。彼愚癡人。莫明所自。是貪瞋癡。名曰三毒。互爲因果。循環不息。愚癡爲病。貪瞋以生。貪瞋作業。還長愚癡。吾輩衆生。於中生活。迷蒙醉夢。不得醒覺。偶有機緣。忽然醒寤。頓照前迷。貪瞋等害。於覺眼中。一一皆見。一切衆生。迷多覺少。迷經百年。覺難一瞬。此一瞬中。幸自醒覺。便是夙世修積之果。亟應醒澈。猛省覺照。勿任昏沉。又復迷去。又衆生中。癡多慧少。百千萬中。慧難一遇。幸遇其一。指點迷途。便是善業所種之緣。應卽勇猛研索。究竟不堪荏苒。敷衍過去。釋迦如來。度衆示生。於羣迷中。爲大

覺者以慈悲心。運廣長舌。示苦樂途。指迷覺路。立大宏願。度無量衆。出生死海。超煩惱境。所謂佛法。廣大圓通。平實堅固。是真實義。由佛慧眼。照見一切。依實而說。不由揣測。愚人無智。但信所見。其不見者。疑而不信。皆由惑業。結爲蔽障。縱有見聞。無緣得悟。大抵世人。法執爲病。喜有爲法。成剛強性。如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卑下。發空觀心。由此熏修。則得正見。又有等人。弛懈爲病。貪安就易。辭難畏苦。聞佛戒行。望而却步。如此等人。欲學道者。須自明決。發恭敬心。勇猛精進。則入覺路。佛所說法。千言萬義。各以因緣。隨機而立。皆方便門。皆究竟義。博如煙海。約以一貫。其道爲何。曰戒定慧。試以儒學推衍其義。蓋學道之要義。儒與佛同。儒以明明德爲極。則佛以得正覺爲究竟。明德以平天下。正覺以度衆生。其義一也。至其致明致覺之道。亦同一揆。儒言知止。定靜安而後慮得。猶之佛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慧卽始覺。合本覺之正智也。大抵吾人性靈之汨沒。皆由事物之紛擾。去其紛擾。靈明自現。所謂慧明。非從外得。譬如寶鏡。蒙於塵垢。塵垢一除。光明復現也。至於致定靜之法。儒佛復同一轍。儒言知止。佛教持戒。止至善者。斷之以禮。視聽言動。非禮則止。持佛戒者。殺盜淫妄。並酒而五。謹身口意。絕貪瞋癡。都攝六根。常住靜念。持戒之道。於斯爲至。衡以儒學。初無二致也。或問曰。儒佛修持。既同一法。吾輩素讀儒書者。何必又仰求於佛法乎。答曰。吾前旣言之矣。治世之術。律身之學。儒家之言備矣。然而天命之本源。人物之因果。是皆與吾

人存心養性有甚大之關係者。儒者闕而置之。非究竟義也。今世人之以學佛爲難者。以戒肉食爲最。以其難也。則設爲種種辯詞。以護其短。夫肉食之不安於禮也。非僅爲輪迴受生人畜所共而已。卽令世間實無輪迴之事。而動物之含靈具識。在在可見。何忍忍置。例如母鷄奮翼以衛雛。孤雁哀鳴而覓侶。蜂蟻有法以治羣。犬馬銜恩而報主。其仁其智。其禮其義。異於人者幾希。殺而食之。毋乃於惻隱之心。有未盡乎。儒家於肉食一事。雖無確定之主張。孟子於此問題。則嘗有明白之表示。其言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稱君子遠庖廚爲仁術。此其言有深旨焉。術者權宜之謂。以顯別於義之正善之至者也。朱註。爲預養是心。以廣爲仁之術。繹言之。卽留以爲達之熟之地。亦猶佛家之五淨肉。爲不能遽斷肉食者開方便法門。夫孟子旣認遠庖廚爲權宜方便。則其不以肉食爲安於禮也。意甚明顯。觀其敷陳王政。數言七十者可以食肉。朱註謂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則其以世法習慣未易遽改。姑爲此嚴格之限制耳。此皆孟子充無欲害人之心。以仁民而愛物立教之深意也。蓋孟子言仁義至精。而仁義必安於至善。非可敷衍從事。淺嘗輒止。故其言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又曰。五穀不熟。不如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審是。則雖有不忍見死。不忍食肉之心。而不能達之以見諸行事。自孟子觀之。猶不仁也。王陽明曰。知而不行。猶無知也。則孟子視仁術爲未熟之仁可知。而

此知遠庖廚之心。終有待於熟之之功。亦甚昭然矣。不然。孔門以格致誠正爲學問工夫者。此等天理人欲之關。是非幾微之辨。正當推勘入裏。求一明白底著落。勿使有些須含糊隱藏於中。以期如好好色。惡惡臭之自慊於心爲止境。曾謂孟子之賢。而以此掩耳盜鈴之術爲至善之義乎哉。如來說教。重究竟義。故於肉食問題。積極主張。定爲戒律。使人必致其知以達諸行事。蓋不如是。則止至善之義。有未安。而明德親民。亦必不能臻其極。今證以孟子之言。而佛之教義。益究竟安穩。堅固而不可破矣。於此足見佛法精義。得孔孟之教。乃益彰顯。而無所抵觸。故佛教始於印度。而獨昌於中國。因其有歷代學者。能本其孔孟心性義禮之學。以印證發揮之故耳。是故言治平之道。則雖值今日國際糾紛。民生艱困之時。求之孔孟遺言。蓋概括而無遺漏。應用而無不適當。然欲窮是糾紛艱困之所由。與夫禍亂殺業之所本。則須通三世之因果。明業力之感召。凡此日世間一切事相之生滅變幻。一一有過去時間同量事相之糾結。因緣與之相對相印。各如其量。而自爲消長。肉眼不見。佛則洞觀。故愍衆生。教勿造業。訓誨叮嚀。惟此一事。故言衆生畏果。菩薩畏因。蓋果有盡時。因無窮際。前途茫茫。言之可怖。如何而免造業。則當慎守佛戒。除貪瞋癡。謹身口意。儒止至善。佛教念佛。以念佛心。卽是佛。故果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塵障掃空。感應道交。及至臨終。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一履佛地。永不退轉。終證菩提。圓成佛果。此大乘教義也。最上根

人固如是修。如是證。最下根人亦如是修。如是證。以如來之慈悲平等。衆生之佛性平等故也。所願見者聞者。悉皆力敦倫常。恪盡己分。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戒殺護生。信願念佛。自可生入聖賢之域。沒歸極樂之邦矣。何幸如之。何樂如之。古德有言。人身難得。中國難生。佛法難遇。淨土橫超。三界之法。更爲難遇。我等幸而已得。已遇。可不生信發願。努力修持。以期同登覺岸而後已乎。

答某君佛法疑問

某某先生大鑒。今日連奉兩函。敬悉一一。執事疑問求答。本欲早爲作復。旋見許止淨居士答稿。已極詳盡。自揣更無可以貢獻於執事者。遂復置之。一面請王小徐君作函答復。茲復奉大函。頗以拙見爲有當。更申尊旨。詢於芻蕘。杰自知譎陋。然亦不敢不稍陳愚見。以副雅意。佛法者。爲切己受用之學。與儒者之道同。信而行之者。則得相當之受用。小行小效。大行大效。凡其所說。事可證。理可通。心可安。其言有利於世。無弊害之可發生。然非具有慧根者。不易了解。而信行之也。儒者之道。於人生問題。言之詳盡。佛教則兼言前生後世。二者皆依實而說。故其說皆圓融通達。至其修持之法。同爲克己自制。以葆其仁民愛物之良心。而復其明覺中和之性體。如是而已矣。儒者不言生死。然苟能循其道。以存心制行。則雖未知死之事。而其理有可知者矣。所謂理者。即憑

感應之道而知其禍福之報苦樂之果也。儒家有斥佛家談因果禍福。謂以爲善得福。教人爲市易之道。或謂其說輪迴爲神怪之說。聖人所不道。爲此言者。陳義甚高。而與聖人循循誘人之旨相悖。蓋聖人立言垂教。皆發於悲愍愛人之誠。而其言必有利於人者。所謂利於人者。亦惟是欲人除其凶害苦痛而已。儒者之道。能利人者也。然惟言其當然。而不詳言其所以然。佛以慧眼洞觀三世。詳言其所以然。而我輩凡庸。乃執一孔肉眼之見。斥其爲不當。然試一考察世之號稱儒者。能居仁由義出於自然。不爲求福免禍趨吉避凶而爲善者。有幾人哉。如有其人。自謂能如是者。吾敢正言其爲自欺欺人耳。夫無所爲而爲者。自修之道。而非導人爲善之法也。試觀聖賢教人。曷嘗不爲利害禍福而立言哉。顧其所謂利害禍福。不若常人狹小之見。專以個人爲限。而聖人必以羣衆公共之利害禍福爲歸。爲羣衆之利。卽謀利己最善之道也。其言教孝弟。則人不犯上作亂。正心修身。則國治天下平。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老老及人。幼幼及人。則天下治。夫天下平治。則人與我皆得安。非是則不得安。是則謀福利之最善之法也。易經全部。皆教人免禍求福趨吉避凶之言也。詩曰。自求多福。又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聖人曷嘗不以求福免禍趨吉避凶教人乎。夫爲善則得福。爲惡則得禍。此事實也。聖人特舉此事實以告人。使人知所趨避耳。夫因果之理。若是之明。其事若是之確。而天下猶有謂爲善不必得福。爲惡不必得禍。

者。彼以一己偏蔽之見。覩局部片段之事。遂斷言感應因果爲無其事。以自誤而誤人。又復放言高論。謂吾人爲善。當出於自動。不當因羨福利而爲善。亦不因畏禍害而不爲惡。彼言因果報應之說者。特愚民之法耳。如我輩之明智通達。柰何爲其說所囿耶。嗚呼。昔日自命爲儒者。今日自命爲科學家之流。皆樂爲此言者也。究其實際。彼既決不自動以爲善。而惟飾僞以與世人相見。飾僞作惡者。足以欺物質之世界。於人耳目所不及。則恣吾所欲爲。以利己而損人。可以無後患也。故惟冀幸因果之說不確。假令因果之說而確。則雖人耳目所不及。後患不可免。惡報不可逃也。因果報應之說果確。則於己平日之思想行事。大有不便也。以不便己之故。而冀其不確。豈非自欺欺人也歟。試觀聖人自修之道。則何如。子曰。君子畏天命。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中庸曰。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又曰。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又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易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夫孔子固不多言。

生死鬼神之事者。而其言感應之道。如此其顯明確定。其不詳言鬼神天命者。蓋鬼神與天命。必通三世輪迴言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正其所以爲孔子也。夫畏天命卽畏因果也。佛家謂之造因。儒家謂之立命。孟子言修身俟之所以立命也。惟命由我立。故修身不可不謹。假令天命有常。非我力所能與。則世之禍福吉凶。皆無意義。如日月之運行。安之而已。何爲畏之哉。其畏之也。非畏已然之天命。而畏終日之起心動念。出言行事。又造後來之命。稍縱卽逝。爲可畏耳。其言鬼神之德。感應之道。凡以闡明我起心動念。不落虛空。一一皆有印象相對。有聲響相應。起因於一時。成形於後世。影響於無窮期。故可畏也。蓋聖人終日在臨深履薄之中。懼立命之有乖。造因之必結果也。聖人之存心制行。且出於有所畏。有所畏而有所不爲。而後有所爲。而謂常人不當因有所欣有所畏而後爲善不爲惡乎。此等言論。蓋出宋儒偏蔽私狹之見。欲摘佛氏之短。以鳴儒家之高。而不知適與聖人之旨相悖也。聖人之教。以導人入善爲主。因有所畏有所欣而爲善去惡。其說固有利無弊。若無所爲而爲善。則必致空言而實不至。徒以欺僞相高。此可證以事實。非徒以口辯爭長者也。明袁了凡撰立命說。言善惡之必報。感應之如響。張爾岐爲文闢之。斥其爲市易之道。羅有高復書張文後駁之。曰。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如張君之言。杜塞中下爲善之路者也。世之如張氏者多矣。己不能無欲畏而爲善。遠惡而欲

以此教人。斥感應因果輪迴鬼神之說爲無徵不可信。吾不知其意之何居也。彼以爲人不信因果鬼神之說。反能向善乎。試察之我國各種社會。其猶有好善不爲惡之人。什九皆有信於因果感應之說者也。其不信因果感應之說而能爲善者。吾見亦罕矣。近日科學之說昌。執目覩耳聞手觸之物。以斷事之有無。輪迴鬼神因果之事。非可執符節限時刻憑度量權衡而求者。遂言其不可信。而天下敢於爲惡者始多矣。其在泰西亦然。社會中有能爲善者。大抵信上帝畏天道者也。今科學之勢張。舊日荒謬之神權說。失其依據。而後作奸犯科之人日多。見拙著美國犯罪之增加與司法之黑暗夫泰西之神權宗教。出於虛造。謬妄無理。其不能存在於今日宜也。中國因果之教義。則理極圓滿。事有證驗。遵之有效。行之無弊。柰何輕言破壞。使人惟物質之是求。於耳聞目覩之外一無憚忌乎。爲是說者。無論其所根據之理論不圓滿也。抑亦未爲羣衆計慮。誠心謀其利樂。又於大多數社會心理事實情狀。無所覺察。遂逞一己之理想。發爲高論。初不計其實效之如何也。細繹來函。知執事亦未能免於時俗之見者。疑問諸題。皆純以物質的方法視察因果者。以此爲疑。則不勝其問。亦不勝其答矣。須知因果者理也。理不變而事境萬變。其歸結必如其因而得果。則同也。譬之如算。數理不變而算式萬變。其得數必如母而得子。則同也。吾人既不詳知事之本末。而執其片段以言無因果者。準諸科學家研究物理之態度。已不合矣。古書記載一事。本末不必全

具人之傳言一事。真相未必盡詳。而况因果者必通三世百數十年乃至無量時期以爲報乎。世之攻佛者。多以梁武帝信佛不得善報爲口實。而於其逼殺齊王。篡奪帝位。築堰淮水。死人十數萬之事。置而不論。佛法者唯心之教也。梁武有疚於心。而欲藉佛法以爲解免。佛法重懺悔。然必從心悔禍。發於真誠乃可。乃觀梁武所撰淨業賦序。則且言得位之順。非湯武所可比。其掩飾自欺如此。豈真懺悔者之所爲乎。顧其口雖強。而心則怯。其宏揚佛化之懇切。實有自贖之心。故問於達磨。有無功德。達磨對以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並無功德。所謂有漏者。卽有爲而爲者也。凡有爲而爲者。非出於慈悲之真誠。其善非實。故曰有漏。然卽此有漏之善。因亦非毫無善果也。譬之人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發於真誠。非有納交於孺子父母之心。此以喻佛所言佈施不住於相者也。假令其有見好於孺子父母之意。則雖從井救人。非真出於慈心。其心殊無可稱矣。然其心雖無可稱。而其事則可嘉。孺子之父母。固知其人有望酬報之意。然不能不欽感其功績也。旁觀之人。雖知此人有求賞之心。然亦不能不承認其救人之功也。然其敬之之意。固與無邀賞見好之心者有差等矣。此以喻佛所言有漏善因者也。故論梁武之善惡果報。不可簡言其信佛而得惡果。亦不可謂其有爲而事佛宏法。遂無善果。如數學乘除消積錯綜變化。非合全局統觀。不能知其得數也。如梁武之貪狠多殺害。而終得保首領。以沒子孫爲唐相者。八世與其他帝

王之子孫全遭誅滅者大有差別。不可謂非宏法利生之功所致也。夫佛法者何物耶。佛焉有法耶。佛法者其心之見端而已。今人不研佛法。動以管窺之言。妄行訾議。駁無因果。而不知佛固無法。彼以明智之眼光。洞察我人之心。析言其萬變之狀態。所謂萬變者。約言之不外靜躁敬肆。誠妄仁凶。更約之曰善惡。佛爲言其故曰。善者。戒定慧之所致。惡者。貪瞋癡之見端也。欲爲善去惡。當轉貪瞋癡爲戒定慧。貪瞋癡者。衆生之病。戒定慧者。是其藥。藥緣病立。假令無病。藥於何有。蚩蚩之氓。有識無智。不辨眞僞。是非不明。因果利害。沾戀於病而不肯捨。佛以慈悲爲懷。愍羣迷之苦病。而不自知毒患之所在。爲之指示。令去病本。譬如竹刺入肉。痛不可忍。拔而去之。痛苦卽除。除苦之後。乃大悅樂。本非有樂。因苦見樂。佛非有力。令人離苦。亦無有樂。使人可得。但能示人苦本所在。既知苦本。卽能自離。苦本既離。是名爲樂。或苦或樂。唯心所感。或離或得。亦由自主。佛雖悲愍。無能爲助。然則佛焉得有法耶。佛所說法。吾人心中自有之理。與古今世界實有之事。如是而已矣。彼訾議佛法者。皆於自心之理。有所未明。於世界之事。有所未達者也。與佛無與也。人心之理。終古不變。世界之事。雖萬變而悉準乎吾心之理。故萬變而實不變。明智之人。不因其訾議而於理有所疑。迷惑之人。不因人訾議而始執著我見。故訾議佛法者。與他人亦無與也。所受其影響者。卽自己之受用是已。執事果有懷疑。欲求解釋。則甚善矣。然細釋疑問。成見頗深。復讀

來函。偏蔽尤甚。尊文述唐太宗之詔蕭瑀之一言。以爲不信佛者能強國。能致貞觀之盛治。然太宗宏揚佛法之文章與種種事實。胡乃不一言及。夫懷疑而欲研究。則應臚舉兩方理由事實。不應節取片段。今尊文惟引其一時一言。而於全部事實置諸不論。殆非研究家態度矣。又引姚崇王充洪北江等之言。以爲果報無據。更引回天跖壽之說。以爲之證。循是說也。因果之說爲虛。作善降祥。不善降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孔子之所言。不如姚王洪氏之可信也。夫因果之理至簡單。而人情事變則複雜。事既萬殊。報亦有輕重緩急之異。而議之者乃欲刻舟求劍。劍在故處。舟則遠移。求之不得。乃反怪詫。不亦可哀也乎。執事推崇儒術。尊孔顏。稱文正。而所錄示古人言論數條。多與孔子之旨相悖。羅信南言天道福善禍淫。作善降祥。所謂福與祥禍與殃。卽善中本有之福與祥。惡中本有之禍與殃也。云云。信如是也。則何爲言天道福善禍淫。何爲言降。易傳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若如羅氏言。則慶殃爲善惡中之慶殃。何爲言其家。何爲言餘。何爲言必有。言必有與餘者。指後來之感報甚明也。言必者。謂禍福之報如響。而非不可知也。依羅氏之說。則爲善爲惡者。心中自有祥殃。非富貴壽考貧賤死亡也。夫徒以富貴壽考貧賤死亡爲祥殃。此常人之見解。本非正見。然謂此等福報禍報存乎數。而與善惡無關。則又更謬。孟子不言乎。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命者窮通壽夭之事是也。君子不逆億命數。故惟修身以俟之。然不可不知命之實由我自立也。知命之皆由我而立。則回之夭。跖之壽。有何可疑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羅氏以爲窮通壽夭存乎數爲不可知。夫數何自而來耶。天作孽耶。聖人且以天作孽爲可違也。而羅氏乃謂命爲不可知。非顯悖於聖言者乎。且此等高談。無裨於人心。而有害於世道者也。至洪北江之說。尤膚淺武斷。專徇物質。合於近時學說。故近日東方雜誌引其言而盛稱之。彼言人無命。謂蟻蝨無命。故人亦無命。而於蟻蝨無命之故。則不能以邏輯法證明之。其言鬼神不禍福人者。尤屬無的放矢。夫以鬼神能禍福人者。世俗人膚泛之見。非佛所訓也。佛教人求諸己。猶孔子之教人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因果之精義也。顧孔子釋迦不言鬼神能禍福人。而能言因果禍福之義。則仍使人有所畏而爲善去惡。洪氏惟言無命無神鬼。則使愚夫愚婦失所信仰。畏忌。而其弊害甚大也。其言雷不能殛人者。亦無益有害之言也。洪氏舉商臣冒頓未嘗被雷殛。故雷殛之說不可信。夫商臣冒頓之如何死法。未有記載。無從論斷也。今乃舉未知如何果報之一二事。以斷定古書記載甚明之百十事爲非真。吾未見其允當也。夫雷殛不孝。非佛說也。震夷伯之廟。孔子特書之。左傳稱爲隱慝。知自古以來。人人心中久有此觀念。諺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天地陰陽之氣。與人相感應。凶逆之甚者。人人所怒。其遭雷殛。亦衆人心理之感應而已。何足怪哉。佛說三

界唯心。天地萬有。且唯心之所現。天堂地獄鬼神人物。莫非吾人心理之結成。雷固非神。然因數千年億萬人之心念所積。則無神而亦神矣。雷殛卽衆人之心殛之也。其理有何不可通乎。且洪氏言孝弟之人。鬼神不能禍。不孝弟者。鬼神不能福。是洪氏亦重孝弟矣。則請試觀之。大多數人民。爲明孔孟之道。講性理之學。而能孝弟乎。或自然能孝弟乎。抑多爲動於禍福果報之說。而勉爲孝弟仁義。或有懼於雷殛之說。而不敢忤逆父母也。然則雷殛之說。無論其真否。存之爲有益。闢之爲有害也。至其言無鬼之說。又舉黎邱潁川之鬼。慣做人子姪父母之形。世之所言見祖考之鬼。亦猶此類云云。何其自相矛盾。乃爾。統觀洪氏諸說。其論人生與政治哲理。皆有懷疑而無肯定。有非難而無主張。有破壞而無建設。有憂慮而無解決。徒以博辯爲能。而不值明眼人一笑也。至於于禮尊之言。亦極不通。彼謂佛所謂慶以天言之。以天者無憑。儒所謂慶以人者言之。以人者有據。所謂佛以天言之者。不知何據。其引南宮适之言。以爲孔子不答。爲其以天言之也。夫羿奭恃力。不得其死。禹稷以德終有天下。禮福感應之甚顯者也。孔子不答。相喻於不言也。古注謂适以禹稷比孔子。故不答。總之。非因其以天言之而不答也。如謂以天言故不答。則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非孔子所言乎。非以天言以感應言者乎。且如于氏之意。夫子不答。是不以其以天言爲然也。不以爲然。而乃亟稱之爲君子爲尙德乎。于氏不達經意。而妄爲之說。以附會一己之謬。

見。可謂誣聖害道者矣。且于氏謂舉羿稟禹稷爲以天言非以人言。則其所謂儒之以人言者爲何如。何不舉一例以證明其說乎。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爲此輩言之也。要之爲好高論而不達事理不切實用者也。呂新吾之言無輪迴。亦僅武斷一語。無事證理論爲其根據。無足論列。要之吾人發言立說。宜以對於人心世道有所裨益爲主。當因病投藥。勿無病而呻吟。今日唯物之說大昌。而奸盜殘殺之風日熾。恃巧與力以逃法網。尤工飾僞以欺社會。所以然者。彼以爲因果不足信。輪迴無其事。孔顏乃大愚。而盜跖爲足羨也。鄙人好與中下社會之人談話。常藉以窺其心理。其循良者大抵口稱菩薩心畏鬼神者也。彼固未嘗經新文化之陶鎔。亦毫不了解尋孔顏樂處者。然一地方之不爲惡不作亂者。方唯此輩是賴。執事固以今日凌轢囂張之風習爲慮者。試問千數百年來。講因果輪迴之時期。曾有如是之現象否乎。殺父之事。居然實現。非孝之說。公然提倡。然則居今日而爲世道人心計。假令因果輪迴鬼神雷殛等說無稽。猶當默而容之。勿爲唯物主義者張其燄。而况因果之理。鬼神之事。精當確鑿而無可以邏輯的方法推翻之乎。來函又深佩胡適之君輸入真科學提倡新文化。鄙人與胡君素相友善。然所見則不同。胡君極端崇拜科學。醉心西方物質文明者也。鄙人亦肉質之人也。與常人同其好惡。且素篤好科學。二十五年。前書室中卽有無線電透物光及其他電氣設備。半爲自手所造。其能領略科學之興趣。

殆不在胡君後。假令科學與物質文明果能有利於人類。吾亦將安之好之。不減於胡君。然吾愛物質之利樂。尤懼精神之痛苦。吾今亦居高屋乘汽車。享用物質文明者。而日日以家計爲憂。以營業不振爲憂。高屋汽車恐難久享爲憂。以家人子弟習染趨下爲憂。以小人盜賊窺伺暗算爲憂。以吾所知社會中享用物質文明之人。其享用之程度愈高者。其憂愈多愈劇。吾知其然。故務力減其享用。以爲隨時可脫離此文明之桎梏之預備。而差減其憂。然猶不能不爲家人及衆人憂。憂其不能自知桎梏之所在。而求脫離之也。其致此精神之痛苦難堪者。曰唯物質文明而已。不寧唯是。吾日日所接觸聞見者。有所求者之詔態。有所挾者之驕態。有所謀者之僞態。有所爭者之很態。吾受之已神爲之不寧。而自問亦時復不免作此種態向人。一偶思及。輒頰汗而膚粟也。又所見多數歐美所謂上等社會中人。亦不外貪欲憂患詔驕很僞數者。大抵樂爲物質文明所役。以造成卑劣之人格者也。執事既亟。稱先儒之教人。尋孔顏樂處。又豔羨西方文化。震駭於新發明之機器人。須知是二者乃不能並立。杰嘗遊美國南方。見其農民亦勤勞操作。與我國鄉農略同。而其風俗之樸厚。隨處可見。其人民操作之暇。樂其家室。以享其天年。復有大農。以機器爲耕者。管地或數十萬畝。所入既豐。而個人及一家食用之需甚有限。則又須營運其餘貲。更事他種之發展。終日謀畫憂慮。心不得息。復繼之以欺詐爭忿。淫欲邪行。以視彼小農。役二馬。種百

畝之田。供一家之食。雖不豐裕。而自足其樂者。反不如焉。其在工業亦復如是。爲廠主者。實苦多樂少。而爲之工作者。肢體雖勤。心神則逸。杰在此中二十餘年。故深知其情狀。乃知世間人彼此相羨。城市中人則慕鄉間之樂。鄉間之人。又羨富貴之樂。及其易地以處。又自不見其樂。何則。嗜慾多而天機淺也。故古人言知足常樂。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孔顏之樂。能以理勝欲也。孔子釋迦之教。千言萬語。要不外存理去欲而已。循是則能使吾常樂。亦唯此能使世界人得樂。而機器實不能使人樂。但能使人苦而已。執事羨歐美科學發達。人民豐富。而不知其苦痛之程度。同時增高也。觀於美國犯罪者之日多。而可知矣。胡君極羨美國汽車之多。享用之便。以爲人生最大之幸福。吾敢斷言。胡君俟實有此等享用十年後。決不作是語矣。彼市僧者流。腸肥腦滿。雖受反動之激刺。吾無望其有覺悟焉。若胡君則具有哲學之感覺者。故知其經驗後。決不作是言也。至執事稱其倡導新文化之功。吾則知胡君已深自感覺其所發生之痛苦矣。其功績則待胡君之良心與後之來者。依事實評判之。吾輩苟以理想遽加論斷。無論爲毀爲譽。皆恐徒重誣胡君也。近人崇拜西學者。不一其事。而杰覺西方有唯一有用之學。則爲我國學者所忽視焉。其學爲何。邏輯學是矣。或又稱爲論理學。又稱名學。邏輯者。凡論一事。必先正其名。定其義。彰其旨。趣然後以明白確定之比證。推勘得其斷案。如是則題旨不含混。推論不夷猶。論斷乃能明白確定。泰

西之名學。遠導源於希臘大賢亞里士多德。近發明於大哲學家倍根。亞氏之學。爲演繹法。據總以推分。倍根之學。爲歸納法。由分以求總。近代科學哲學法學一切定義。罔不資以發明。蓋講學家一切論理之依據也。其在我國。則周秦諸子多治名學。以伸其學說。惠施公孫龍之徒。皆以名家標宗。而墨子實爲其初祖。墨子撰爲辯經。蓋與泰西之亞氏倍氏論理方法一一符合。故墨子一切學說。皆有強固之壁壘。使人無隙可攻。蓋定義明比證確。而結論乃不可搖動也。（詳見梁任公著墨學微）佛家有因明學。因甲以明乙。以爲論理之法。亦卽邏輯學也。夫所貴乎有論理學。使持論者當據成事以證理。而不徒據理想以測事。古今東西之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凡事業功效之彰彰可見者。皆據成事以證理。而後施之於行事者也。故不自造新說。而多利用古人經驗歷史成事。以爲依據。聖如孔子。乃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自來執一說以害事禍世者。皆以理想論事。臆測武斷。而自謂智過古人者也。如今日之青年學子。讀時人書一二冊。卽從而發摠政論。將以施治於天下民衆。雖屢施之而害屢著。仍不悟也。必強天下之事。以從己見之理。且爲之詞曰。理論明明可通也。胡爲不可行耶。於是堅強執行。務貫徹其主張。而天下人受其害者不可勝言矣。夫依據成事經驗以斷事理。卽孟子所謂故者以利爲本者也。執一己之理想以賊道害事者。孟子所謂所惡乎智爲其鑿者也。今天下之以鑿爲智者多矣。安得而不亂也。夫憑笨

拙之物質以推靈妙之人心。用陳死之法律以治詭變之人情。此泰西學術政治所以失敗之根源也。彼已失敗而我猶羨之。不亦大可哀也已。是非顛倒。黑白淆亂。論理學不講之故也。伊古以來。正學不明。亦由講學者多徇情感。不澈究事實理論之真所致。卽如來函所錄呂羅洪于諸氏之說。皆衡以論理學而不通者也。何也。彼或憑己見而無事證之根據。或引事證則取偏遺全。取小去大。終致遺誤天下後世。吁。可慨已。來函言執事初信瞿曇。不意求福得禍云云。此由未明佛法與因果爲何物所致。佛法以悲智雙修爲事。仁民愛物。悲之事也。存心養性。智之事也。若夫禍福則夙業所立之命也。修身俟之可也。夭壽不疑。庶幾爲知命之君子矣。夫命固由夙因所立。然今生之善惡亦足動搖之。袁了凡立命說言之最精。世人不知輪迴之理。偶見爲善而反得禍報者。遂疑天道難知。實則除夙業外。亦多有今生爲惡而不自知者。如俞良臣淨意說。讀之能使人悚然也。執事必亦自謂生平好善不爲惡者。杰亦敢信執事之誠心好善。然竊懼其如俞氏之已造惡業而不自知也。卽如疑問求解中所言。明明斷言無因果。謂佛法虛無渺茫不適用。信之則亡國。未有信之強國者。梁任公撰佛學與羣治之關係篇有云。謂印度信佛而亡國者。關於歷史家言。遷刊第三輯。又暹羅爲今日佛化最盛之國。近年國勢日振。收回治外法權。政治清明。人民豐樂。無外侮。無內患。爲他國所不及。日本亦佛教最昌之國。其國政之治理。人民之安樂。亦在泰西各國上。印度佛教徒。僅居全國人數千分之五。雖極真誠。然猶被其遺澤。至爲英人牛馬奴隸之說。亦昧於印度國情之言。印度百年來。精神上失自由。物質上則發達。二十年來。其氣大振。議會成立後。

公然與英國爲政治上之抗爭。人民在法。律上之自由。實際在我國。上近有某君游印度。歸言。印人福報之優。殊不可及。國內種種事業設備。皆以英人最精之技術代爲計畫。創辦。如鐵路。水利。礦產。工有十進。我至印。人安享其成功。而蒙其樂利。蓋其人民生活簡單。消耗少。而生產多。故國民富力日業增倍。乃國高等專門學校。人才之多。亦遠出我國。上印度之一。躍而爲世界強國。殆指願聞事。而力而爲英樹一大敵也。此深悉印度情形者之言也。徵引事證。顛倒不實。且於古來謗佛之言。則引之。而明賢大儒奉佛法者。置之不論。因果未顯明者。援之。而於鬼神因果之昭著者。又言其不應講。則是挾持成見。不欲人之言因果而已。夫責禍福於佛。已深悖佛義矣。況佛以悲愍救度衆生爲職志者。救度必待於言說。而自來切中羣衆心理。使人有欣懼而爲善去惡者。未有更善於因果之說者也。卽執事亦嘗受此說之感動者。則知其效用之及人者廣矣。今乃爲文攻之。而其動因乃爲一己禍福之故。是逞一己之意氣。而不細爲羣衆之利害設想。卽此一舉。已不免於造重大之惡因。則其所謂能爲善不爲惡者。殊難知也。且衡以儒者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義。亦有未當。況言因果無憑。則禍福祥殃。皆屬偶然。而毫無意義之事。則必先推翻孔子而後可。乃執事既推崇孔顏。而所服膺者。實新文化之唯物主義。宗旨不定。宜其矛盾互見也。承以刻正誼堂及曾文正全集見屬。杰於文正集久欲摘其精華。另刻節本。以便廣傳。已著手經年矣。至正誼堂書。杰十七八歲時卽好之。然醇疵互見。苟不精加選擇。必致貽誤學者。夫性理學之名詞。宋以前未之或聞。蓮溪周子始開理學之先河。周子實得之於佛氏。（我信錄引證甚詳）五子之學。

皆同一源。凡其精義爲前人所未發者。無一不取資於內典。蓋性理之學。未有精於佛說者。故能讀大乘經典。則於孔孟之精義。自易迎刃而解。然宋儒既取佛家之餘緒。以爲己得。又持門戶之見。排斥佛氏。以此偏蔽之故。馴致誤解經意。以從己見。使後之學者。狹其問學之門。窒其聞道之路。終至使孔子之學晦而不顯。蓋程朱衛道之功。不敵其蔽道之過也。杰深痛之。不揣固陋。欲發明孔義貫通佛說。糾正宋儒偏蔽之失。示後學入德之門。前於致曾。後庵書。略發其端。蓋孔子之道。以親民爲主旨。而其學以誠意爲綱領。佛學亦惟此二大要義慈悲度衆親民也。宜淨光明誠意也。而程朱乃改親民爲新民。認格物致知爲窮物理。而將親民與毋自欺兩大要義完全抹殺。此杰所以言其蔽道也。乃承手示。深加獎許。並蒙賜函。以其心得相與切磋。若杰默而不言。是負執事之厚意。且非以直見道之義也。然古有諍臣。入則面折廷爭。出則焚其諫草。不使人知。論友道固亦當如是。杰乃從旬刊中答復尊函。殆不合於古誼。然杰亦如執事以闡明正道啓導社會爲職志者。事關羣衆利害。非個人之事也。今之青年學者。抱唯物觀之人。幾於盈天下皆是。而侈言孔孟者。又好爲高論。不能體聖人循循善誘之意。以切實受用之學教人。故藉答執事之函。以與一般學者商榷耳。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夫君子不順其過而爲之辭。不務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誠知乎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而十手十目之指視。尤嚴於里巷悠悠之口也。子產不毀鄉

校曰。其所善者。吾則從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杰敢不以古之君子視執事哉。若其言之當否。則請俟天下後世之評判。假令其言偏蔽賊道。或雜以感情意氣與好名之心。則雖幸免於執事與社會之訶責。豈能逃良心之內疚與感應之惡果哉。聶其杰啓。

業命說

世人對於不可知之事。則委之於天。對於莫如何之事。則付之於命。東方古訓皆以此爲教。而其人泛信天命者亦居最大多數。西方之人以上帝萬能立教。則信天而不信命定之說也。物理學家則以事無左證者皆不可信。故不信天。尤不信命也。夫恃耳目爲聞見。因色聲辨有無。以度量計長短。以世智爲辯聰者。其言固當如是。然而世固有耳目不能察。色聲不能辨。度量不能施。而世智不能測之物。非獨玄學爲然也。百年來凡賴科學以考得之結論。色聲可證。度量有據者。近依最新之科學理論。按之多爲妄也。然則耳目未可恃。而世智未可憑亦明矣。命運之說。循物質之眼光以觀之。誠無當焉。然而數千年來聖哲倡其教。記載有其事。而及身所經歷者。亦鑿鑿有其證驗。故與其依據科學。謂古人爲愚妄。毋寧篤信古訓。憫科學家爲無慧也。大抵處境順利之人。決不信命運之說。亦決不暇研究其事。凡其所遭際享用。皆自以爲其才智之所致也。而運

蹇緣慳之人。則又不反躬自省。而委之於氣數。故凡研究數運之說者。苟非出於運途多舛。則必爲希冀富貴之心所驅。皆非知命安命之君子所許者也。因數奇與貪得而後問命。其失與惟知物質而不信命者等。予早年篤信科學。三十歲時。則盲從西教者數年。蓋心目中以爲西方之政教學藝。咸高出我上。而我之學說。皆空疎無際。我之學理教義。不如泰西。殆猶其機器製造之不如泰西也。於是幾欲舉我之聖哲古訓盡棄之。以從彼文明大國。學其所謂有系統合科學由精密計算分析而得之進步學說功效理論者。如是者亦有年。歐陸戰終。予再西遊。目覩歐陸之慘狀。而細察其致此之由。於是恍然大悟。知彼所謂循科學以得之一切學說理論。其無裨實用。尤其甚於科學家心目中所鄙夷之東方學說。蓋科學必以平均數爲結論。不許以理想推測爲準。然而觀察政教學術之利鈍得失。則必以數百年之通計之。雖百年間之興衰成敗。猶未可據爲定論也。泰西工商業之興。未百年也。科學至精者莫若德英。故其強盛亦莫與京焉。然最勝者先敗矣。英所恃以強之工商業。今已一致衰落。且以世界大勢觀之。更無復興之望。則此後之命運。有可預卜者矣。不獨英德然也。其他恃工商業以爲富強之國。此後皆將爲社會經濟力所迫而生變化。昔之以大資本壟斷。以武力壓迫。脅取他國。非分權利之事。與夫賴科學發明種種奇技淫巧奢侈物品。利用人類心理之弱點。誘起其欲望。而吸收其金錢之事。皆將爲今後社會革命趨

勢所排除。非世界人類昔愚而今智也。生活問題迫之使不得不然也。而所謂科學與工商業進步者。自此而見其限度焉。凡恃之以立國者。立失其據。而後知以簡約爲教之東方國土。固有不敗之道焉。其道維何。曰勤儉信義。禮讓謙卑也。蓋卽反西方之功利學說以爲教者也。循西方之學說。固自有其可觀之效驗。然人之欲望。縱恣橫決。遂爲其天然之制限。使其前有之功效。悉推倒無餘。而其人民所感痛苦深矣。循東方之學說者。亦自有興衰治亂之時。不能逃盈虛消長之公例。然其造惡較小。則其感報亦不如彼之酷。卽偶有災禍喪亂之來。爲勢較爲和緩。而人民遭遇之者。縱使物質上感困乏。而精神之痛苦則不至甚烈。此東西教義成效之不同也。夫循純粹科學理論以推測。則世間一切事物。似應有進而無退。而事實之經驗。殊不然。凡科學工業最盛之國。其死亡痛苦不能減少。而愉快幸福未嘗增多。且或適得其反焉。在科學則無以解之。惟有曰。理論與事實不符而已。其在東方聖哲之所教。則證之事實。而無不符焉。其教維何。曰命數是也。夫欲究命之定義。不可不先研究數之意義。數者何物耶。理之所生也。亦卽理之見於事象者也。理無所附。因心而見。象數無所憑。亦因心而有。是故理爲性體之靜。而象數爲心用之動。故數始於一。一生二。二生無量數。一者太極也。太極生兩儀。而衍爲萬變之易象焉。其在佛說。則曰一切萬有。微塵世界。皆由一念而起。所謂一念三千也。故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總之萬有之事物形

相。由我妄心之所生。萬變之事理境界。皆由我妄識之所見。顧所見之象。與能見之識。兩皆爲妄。而此非眞非實之萬類物象。固隨此妄識而羅列於世界中。且井井有條。歷歷可按。千歲之日。至可坐求其故。蓋凡屬物象。皆有數寓其中。所謂時空量質四者。爲一切數學科學之基本。科學家尊而重之。以其有度量可施也。然而人之生死長短。祿享豐薄。際遇盛衰。乃至一地一國之隆污興廢。以歷史按之。起伏嬗變。若寒暑之相代。日月之更迭。獨無可量耶。古人有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以歷史記載考之。亦班班可據也。彼其所積所餘者。皆數量之事也。顧在此雖有數可量。然非可以器而測。蓋所謂善惡者。心之事也。心體爲形而上之物。無質可見。故在徒知有形而下之科學家。（卽器學家）莫能知心量之有數也。然事實上象數之有加減乘除。猶夫因果之有加減乘除也。生死盛衰以爲其象。其象必有數。此千古之定義也。時空量質之數。以數目尺度計之。心量因果之數。以陰陽消長度之。伏羲畫八卦。文王周公孔子演易爻之義。大撓氏作甲子。以千支相配。後世推衍其用於卜筮命數。循其法而推算不誤者。則事可前知。效極神奇。數命之術。有一定方式。猶代數幾何之有一定方式。不可移易也。因陰陽五行之錯綜。而得生尅消長之指數。此指數之字。隨所遇合而變易。其吉凶禍福盈虛消長之意義性質焉。其有不驗者。則由推算者辨其意義性質之不明。猶算學之推數有誤也。非數之咎也。故一研究其理與法。則知數命之

術實爲科學之一事。非玄學也。夫人之生世。壽夭窮通智愚賢否。能與其所生年月日時有如此密切之關繫。乃至與其所居之地方。所遇之事境。咸有連屬之關繫。其事亦神奇矣。誰爲爲之。孰令致之。此豈可置之不論耶。在宗教家凡事推之於天神。曰人爲上帝所造。其窮通壽夭皆上帝所命。不信數命之說。且反斥其誕妄。而數命之說。實確鑿可證。古籍所載。親歷所見。事實具在。不可推翻也。且使假令人之壽夭通塞賢愚苦樂皆由上帝所定。則其定之也。以何爲標準耶。依宗教之說。則人皆爲上帝之民。天父之子。而乃豐於此而薄於彼。其公正何在耶。若謂上帝以禍福窮通爲賞罰。胡爲孩提之童。未有善惡之行。已有禍福之報耶。若謂其壽夭通塞賢愚苦樂爲偶然遭值。而無與上帝之事。則上帝與人生之關繫。又何在耶。彼無詞可答也。儒家知命之有定。而不言三世因果之理。故不能說命之究竟。夫命既有定矣。此命究何自而來。且以何者爲準。乃一定而不可移耶。嬰孩初生。而一生境遇已定。而壽夭窮通賢愚苦樂萬有不齊。苟非有前生後世之說。何以通之。苟非有善惡因果之義。何以解之。故言命之理者。莫詳於佛教。所以者何。佛以慧眼洞見一切。十方三世。無所障礙。其所言因果感報。皆依實而說。其見過去時代遠至歷劫。猶我人之能見目前事境也。明乎此者。則命定之說。始有依據。福報之厚薄。壽命之長短。各隨其前生所造善惡業因。而成爲今生之遭際命運。能精推其數者。則知其所得之數各如其分。無或差忒。

然後知心量之說有據。惟其有量。故有數可按。於以知吾人起心動念。一一不落空際。譬若形之必有影響之必有響也。此心中之形聲。吾人大都所不自覺。迨影已見。響已聞。而猶莫知其所由來。此釋迦如來所爲悲憫吾人之愚迷。而諄諄啓誨。令知此影響由於我之自出。使及早自向心中發聲見形時檢點。使此形聲皆不起者上也。其次則使此所發之聲所見之形勿屬惡劣。以致後來自感恐怖。此佛說因果之微旨也。所謂心中之形聲者。因也。其影響則果也。故心動卽爲因。有因必有果。隱獨之際。須臾之頃。起心動念。似無關乎重要。而後之命運遂依此而立。甚矣其可畏也。故佛家不言天命。而曰業命。業因也。命果也。言業命。猶言因果也。知業命之理。則昔之所謂不可知者。實無不可知也。昔之所謂莫可如何者。亦非莫如何也。往者不諫。來者可追。佛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今日命之所由來。旣由夙業之所成。則修身守法以俟之可也。懺悔而改造之亦可也。（見袁了凡立命說）而來世之命運。則由我今日立之。我之爲善爲惡。皆我所自主者。非莫可如何者也。迨夫善惡已發於心。形於事實。乃真莫可如何矣。世之不知命者。則日扣於星者之門。而問以吉凶休咎之事。縱能推算無誤。而於我實毫無所裨益。故吾人與其問窮通禍福於陰陽五行。無寧察善惡誠僞於隱微方寸。知命之爲業。而業根於心。則知正心修身之道。卽立命之方。有志於此者。學之於孔孟之言。而究竟之於佛所垂教。則得

之矣。

因果之理必通三世說

因果之義。詳見於佛說。由一心生萬法。以萬法歸一心。其理至精深微妙。而禍福吉凶。特其淺焉者也。中國古聖以陰陽吉凶盈虛消長之理垂教。蓋與因果之理悉合。伏羲作八卦。文王周公孔子作象彖繫辭。皆此義也。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猶專就吉凶以明因果者也。因果之義大矣哉。蓋因果者。譬如形有影。聲有響。又如摩擦以生電。乘除以得數。皆有定量。悉如其原有之分劑。不能有毫忽之參差。苟可有參差者。卽不得名爲因果矣。蓋因果之程式。爲一定而不可變者。苟可以外力變之。則因果之理失據。故曰不得名爲因果也。例如以三乘二而得六。此一定之程式也。若能以外力變之。使得數爲五或爲七。則數學之公式失據。而不得名爲數理矣。因果之理。與數理同。數理不可變。卽因果不可變。若因已形成。則果必出現。其數量亦必與所造之因相應。其不應者必已別造他因。混和其間故也。然世人多以一時之得失。疑因果無憑。又或以愚迷之眼光。謂報應有爽。蓋未知今生之享受。來自前生之業因。而今生所作善惡諸業。其受報又在後世。非大善大惡之心力。不能變易今生應享之命運也。證以八字推算命

運之靈驗。則知業命之說有據矣。（詳見拙作業命說）業命有據。故知一生之智愚賢否窮通壽夭。已一定而不可移。必有其故。此命何人所定耶。若謂爲天神上帝所定。則何以厚彼薄此如是之不均。若謂以厚薄爲善惡之賞罰。則何以孩提之童。未有善惡之造因。已有禍福之差別。若謂爲父母行善作惡之賞罪。則何以有父母作惡。而子孫福報甚優者。父母行善。而子孫命運乖舛者。故以福禍歸權於上帝。而不明輪迴之理。則其說皆不可通也。宗教家離輪迴而言因果。強歸之上帝賞罰。及見禍福無憑。賞罰失據。則諉之曰。神意高深莫測。天道微妙難知。夫神者公明正直。而必以人情爲準。世豈有不可測之神意乎。天道者。圓通精確。而平實近易。然不在吾人良心之外。世豈有不可知之天道乎。司馬遷以盜跖日殺不辜。暴戾恣睢。竟得壽終。而顏回屢空。早夭。伯夷叔齊餓死。以爲天之報施爲不可知。世儒之以天道報施多爽爲疑者。豈獨一司馬遷哉。惜其未聞輪迴之說也。或聞之而執一己之見。不信其爲真實。故善者日以怠。而惡者日以肆。吁可慨也。彼若明輪迴之理。則知今生之命。本乎夙業。而今生善惡。又報在來生。來日甚長。且不止於一報。而將及於永劫。則善有所勵。而惡知所警矣。顏回與夷齊。慧高而福薄。蓋夙世厚於自修。而薄於利他濟衆之功者也。盜跖福優而慧劣。蓋夙生有利濟之功。而不自學修道義者也。然顏回夷齊。雖今生薄於福。而能尊德樂義。則來世之福慧增進。有可必者。

福報由於布施利濟。感報由於精進修持。克己復禮。

使天下歸仁。以身殉義。使民德歸厚。是爲法施爲布施之最。大者。

盜跖雖仗夙世善業。幸得考終。而因迷造惡。則後世之沈淪惡

趣。償其罪報。有可必者。明乎此義。則不致欣羨一時之虛榮利祿。以自陷於殺盜淫妄之罪。蓋知凡造惡業。遲早必報。不可幸逃也。不明此義。則惟以此生之利樂是計。不惜使貪使詐。損人益己。天下禍亂之所由作。皆緣不明輪迴因果之義之故也。或曰。宗教家言天堂地獄之賞罰。不亦足以勸懲乎。答之曰。宗教家之天堂地獄。其義甚狹。且窒閔而不通。不足以起智者之信仰。引狡者之欣厭。宗教家言但信仰其教。卽入天堂。姑假定其信仰。卽爲善功。然善豈無大小之數量。功豈無多少之等差乎。小善大善。一同入天堂。且一入而永不復失。抑何其簡易板滯也。又言不信其教者。則入地獄。姑假定凡不信彼教者。卽爲惡業。然惡無大小多少之數量等差乎。小惡大惡。同一入地獄。且一入而不復出乎。抑何其武斷嚴酷也。明輪迴因果之說。則知世界人事之複雜萬變。與人心之複雜萬變。息息相印。無一成不變之事境。卽無如是板滯簡單之賞罰。故佛有心量之說。明乎心之有量。則知善惡有量。猶梓匠輪輿之工事。有數可計也。匠人計工而論酬。心量因業而感報。其業萬殊。其報亦萬變。天道旣爲福報最優之地。決不能以小福德而同入天堂。永受福報。地獄旣爲罪報最苦之所。卽不能以小罪過而同入地獄。永久沈淪。是故有三界六道四生億萬差別之境。各隨人之別業。趣以受生。以了其所造之因。而一道之中。其福罪程度。亦各異其

趣。卽如此人間世者。蓋天堂地獄修羅鬼畜諸道一一備具之地。不觀乎世有生而福報優者。然福之中有時而有禍。亦有生而禍苦多者。然禍之中有時而有福。其雜糅變幻。若是其萬殊也。何也。心念時時不停。善惡相間發生。善人亦有時而萌惡念。惡人亦有時而有善念。有一念而造極大之善功。足以消千百之小惡。有一念而成極大之惡業。足以蓋千百之小善。則其受福罪果報之先後長短。隨之而變。譬如債主追債。强者先牽。故生天者不必其罪報之已完者也。天道報盡。還入他途。受罪報以償清惡業。入地者不必其全無善功者也。地獄報盡。亦得生人天受福報以償清善業。此其大致也。總之吾人一念之動。必形爲事象。仍復以此幻身經過此幻成之事象。以完了此一念已造之因。試舉目以觀世人。有富貴安樂。潭潭府中之居者。必其前生樂施濟衆者也。有貧苦疾病。矻矻泥塗之役者。則前世慳財巧取者也。有隨處皆遇善緣。居危獲安者。則前世之慈悲利人者也。有終身憂讒畏譏。所如不偶者。必前生之計謀機巧者也。有室家和好。子孫賢孝者。必前生之敬老慈幼。推己及人者也。有骨肉乖離。鰥寡孤獨者。必前生之止謀身家。損害公衆者也。如此之類。可以推測。總之凡一事境。決無偶然者。如鏡中之影。美惡態色。非鏡自現。由彼對鏡者。返照而見也。世界一大鏡也。就中之形形色色。皆鏡中之所現相也。物質之鏡。越空間而顯形。世界大鏡。超時間而呈相。其爲本體。所謂本體亦假定之名原亦幻體也。與幻象之對

待則同。吾輩肉眼。惟見鏡中之形。以證其爲有對待之體質。若夫從時間之鏡。推證萬象之本源。以見其同有對待之幻體。則惟具大智慧之眼者能之。吾輩凡夫。皆僅具肉眼之人也。譬如盲人對鏡具形。不能自見。旁有不言者。告以鏡中形態動靜與己身之形態動靜一同。無稍差爽。盲者決不解其故。將疑將信。然平時深知此人能見各物。所言他事皆有證驗。此所言者。當非虛妄。又證以其他有目能見者之所言。與此人所言者。悉相脗合。且各言其回光返照之理。與事印證。而無滯闕。此盲人者。遂因其言以究其理之有當。並以知其事之非誣。故己目雖無覩。而能瞭然於事狀之眞象。與能見者無異。則是人者。可謂盲於目。不盲於慧者也。吾輩凡夫。大抵盲於目者也。大鏡當前。一無所覩。手捫鏡臺。不知爲鏡。鏡中有影。尤無所覺。有能見者。告以鏡象。以無見故。反謂彼妄。伊古聖人有目者也。伏羲以降。至於孔子。皆詔我人以鏡中之形。而能言其故者也。釋迦世尊。殷殷垂教。析其義蘊。精入毫芒。明其旨者。則知萬法唯識。三界唯心。空間時間數量體質四者。以爲因緣。成一合相。吾人肉眼。但見塞空間之物質。不見超時間之因果。而自大覺之慧眼觀之。物體與鏡象。東西對待。不因遠近而生變易。亦猶前生後生。因果相應。不因隔世而有參差。空間事象。對待顯然。肉眼能見。纖悉無遺。然一紙之隔。紙外無覩。時間因果。對待亦同。然生死相續。神識變易。五蘊障蔽。如紙障目。惟見此生。不通夙命。是故吾人當研輪迴之理。究受生之由。明神

識（卽靈魂）之爲迷。信智慧之有在。則當捐除我執。遠離邪見。以聖哲言訓爲師。以正法眼藏爲的。庶幾得解脫之門。登大覺之域也已。

釋躁平矜說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吉人與躁人相對而言。則可知吉人之不躁而躁人之不吉矣。予嘗默察身心之病。與夫失德僨事之由。亦大都在一躁字。躁者不靜也。子曰。仁者靜。然則躁者不能爲仁亦明矣。大學明德親民止至善之功。要在知止有定。能靜能安。而後能慮能得。則不能定靜而安者。必不能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又甚明也。宋儒性理之學。始發源于濂溪周子。其學一以定靜爲下手工夫。諸子皆教學者靜坐。定爲日課。程朱然。陸王亦然。而周子之學。實得自壽涯東林二禪師。周子以前。未有性理之名詞。亦未有以靜坐爲教者。劉後村曰。濂溪之學。得自高僧。性理之說。惟我茂叔能之。見宏一紀聞。濂溪論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老。發明於東林禪師。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者。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宏博。見伊氏家塾。蓋自孟子

沒而孔子之學久晦而不彰。世儒求學問於外物。而不知求之於內我。尋枝逐末而忘其本根。而不知古聖之學。一以本心爲歸。以誠明爲極則。而必以定靜爲工夫。苟不能定靜。則誠與明莫由而致。予既稍研佛學。聞由戒得定。由定得慧之義。乃知佛與儒職志範圍之大小雖別。佛以劫爲時間。以度

無量衆爲曠志。不
限于今世眼前故。

而爲學用功之方法則同。蓋吾輩治事求學。處人濟衆。苟不先自明澈。則無往而不顛倒謬誤。故佛與儒必以求明第一義。而兩家同以定靜爲求明之唯一方法。然吾輩稍窺爲學入道之門徑者。亦知定靜之重要。而無如其致定靜之甚難也。然則當推求其癥結之究何所在。吾嘗默自察焉。其一自覺爲生理之弱點。肝陽常旺。若火之熾。陰液枯竭。神失其養。此在西醫名曰神經衰弱。以其失血液之滋養也。故病在內躁而心不能定靜也。其二自覺爲貪欲之時。發也。貪欲萬端。不外飲食男女功名利祿四者。各人以夙世所熏習之異。而其貪欲發展之向不同。或多于此而少于彼。庸常之人。飲食男女利祿皆其所會。知慮稍高之人。略知節抑肉慾。而功名心與好奇心則所不能除去。遂由此心發生欣羨驕嫉忿怒悲怨等念。此佛家之所謂瞋毒。而實亦發源於貪也。賢智之人。瞋念亦多。不必盡出於私慾爲我之貪。然難免於功名有我之貪。而况不學如予。並私慾爲我之貪而未能免者乎。故每一靜坐。試調心息。則萬緣俱起。求一呼吸間之定靜而不可得。蓋多生以來。時時刻刻貪欲熏染。不稍寧靜之所致也。所謂生理之弱點。使內躁而不得定靜者。亦同此一原因而已。而此時之內躁神昏。又與貪欲妄念。互爲因果。互相糾結。故欲除內躁。須息外緣。二者同爲一病。同賴一藥。其藥維何。定靜去躁。克己去貪。克己戒之事也。克己復禮。庶乎定矣。千聖垂教。累千萬言。胥爲此事。蓋皆因病投藥而已。然世人之病。雖不離貪。

曠二者而至深淺粗細。則無有不同。淺者易治。深者難拔。粗者易見。細者難察。吾嘗讀金剛經得於心者。有二語焉。其一曰。度一切衆生已。實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卽非菩薩。其二曰。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蓋菩薩以無相行布施。內不見其有我。外不見其有人。中不見其爲有功德。自然無貪著與驕矜之意矣。古人言蓋世功勞。常不起一個矜字。予嘗取此言以釋經意。夫度盡一切衆生。非蓋世之功勞乎。然有一驕矜自得之意。則其人無可稱矣。經所以言菩薩有我度衆生之相在其心中。卽非菩薩也。貪著福德。亦卽一個矜字也。此矜字最難去。何以故。我相。人相。衆生相。最難除。故此相不除。則貪著福德之心。猶在。推而究之。則卽貪功好名之心也。此其貪雖異于飲食男女之欲。而其爲衆苦之源。煩惱之本。則同。且深而難拔。細而難察。尤甚于飲食男女利祿之貪也。又由此一念。而召曠致痴。故躁卽曠。痴之見端。觀躁之發露。而知三毒之備具於一身矣。因是而形爲不正之知見。不智之行動。而其源則由於一矜字。矜之弊害。有如此者。此佛所以爲發大乘心菩薩。諄諄再三言之也。夫蓋世功勞。猶當不起一矜字。而世之具片善微勞。而沾沾自喜。汲汲自見。且因人不己知而慍者。抑何多也。此易所謂躁人者也。予嘗默自體察。覺躁矜二字。時時發露。生心害事。屢懲不能改。因常誦古人釋躁平矜一語。以自警策。又嘗求治之法。而區之爲治標治本二者。治標之法。觀照妄念。以修禪定。治本之法。懺

悔念佛以消業障。然皆以持戒爲第一要義。持五根本。成。而副之以布施。身亦可捨。何有於身。外切名譽。無不捨者。是爲布施之極。則所以醫貪也。忍辱。忍辱無相。庶幾能化除功德。精進。靜曾文正公有言。靜從敬出。定之功。作聖成佛。道不外是也。因推演其說。以告世之同病者。志學之士。悅而繹之。庶幾於存養之道。有小補焉。

明孔孟之道以弭階級專制之禍說

眞理所存。是非所在。必依理智爲斷。事實爲驗。非可以口辯爭一日之長者也。古今論治道者。羣宗孔孟。遵而行者。效可立觀。今之學者。浮慕共產學說。羨其表面之無階級。不深求其實際。以爲是羣治之最善法。爲古人所未夢見者。古人智慮。誠不若今人也。又以無階級之善。追求有階級之惡。曰是孔子之罪也。孔子爲主張封建。擁護君權者。是極端階級制也。吠影吠聲。市人成虎。湖南北各地。廢孔子廟者。不論矣。乃至發爲種種狂行。謬舉。醜詆惡謔。無所不至。其極。古人有言。仲尼日月也。毀之庸何傷。抑予所爲不能已於言者。則以自新學之說興。而世人以爲孔孟之說。不適用於今日。其主要之點。則以孔子爲重君權者。故歷代帝王之推崇孔子。以其爲擁護君權而尊之。其尊之爲私也。迨近日共產黨打破階級之舉實現。遂因此膚泛之見解。而確定孔子之罪。

案矣。又因孔子階級制之罪惡。進而推翻一切舊道德舊風俗禮教。而唯俄國新政新法新風俗之是學。純任感情。不講理智。以膚淺之理想爲主。而其弊害所不暇深計焉。夫主義學說當以羣治爲歸宿。羣治者何。羣衆之治安也。古今來唱主義造學說者。歷代有其人。其傳於世者。諸子百家。不可勝數已。其著書而不傳。立說而不得一試者。亦以千萬計也。徵之近日歐美學者。新倡學說主義者之多。則知古今中外無時不有欲以政治經濟之新思想效用於世者。彼皆有見於古人之短。而欲試一己之長者也。至於學說主義之是非優劣。必以事實證驗爲斷。古今來倡政治學說者極多。而行之有效者極少。其有效者必其於古人之經驗有同者也。其不效而反有害者。必其於古人所得經驗有違者也。夫古人之所以可貴者。非以其智之遠過今人也。正以其不恃一己之私智。而唯經驗之是從也。彼予智自雄之理想學者。倡爲學說。輒得相反之效果者。蓋由其見一而漏十。顧此而失彼。故似是而實非。似利而實害也。請試論之。今人以化除階級爲羣治之善法。而以孔子爲反乎此治法者。然乎否耶。是有待於明辨也。夫階級之能否革除。是一事。共產主義是否爲無階級是一事。孔子是否爲有階級制者。又是一事。請一一加以論列。欲知階級制之利害。先須辨明何爲階級。階級之最著者。莫過於君臣。此近人之深惡者也。溯君主之制之由來。其初一羣之中。有賢智過人者。衆人之事。賴之以理。則羣奉以爲師。率相與聽命而受治焉。

則名之曰君曰王曰帝而已耳。厥後世之狡桀者。欲竊名器以逞私欲。而爲君者始不必皆賢。既又壟斷富貴。得而患失。凡可以鞏固權位者。不惜嚴刑峻法以威其衆。此階級專制之流毒所由來也。然階級專制之咎。不在帝王之名位。而在宰制之實權。桀紂曰王。始皇曰帝。其行暴則同。今不稱帝王公侯。而曰總統。或曰督軍省長縣長。乃至曰委員長。曰主席團。百變其名。而其能行暴於民則同。蓋階級者非古聖人意也。勢也。人之智愚強弱。萬有不齊。以愚者就治於智。以弱者就治於強。自然之勢也。雖百變其法。百更其名。而此自然之勢不變。天下愚且弱之人多。而智強者少。則權有所歸。權之所歸。雖不有其名。而階級立矣。夫階級者。不必在祿位待遇之等差也。一人出令。十人不敢不從。權所在故也。一盜當險。火器在手。數十百人不敢不聽命而納賞。其情狀了無有異也。彼發令者而爲不當。有害於衆。則久之必經他人挾羣衆之力以傾覆之。而代行其權。如湯武之所爲。古所謂革命者也。然方其時之未至。則雖多數人怨怒悲慘。無如彼何也。彼負險之盜。雖終必爲法所誅。而方其有機可乘。吏無所覺。則受其威逼者。不敢不聽命也。夫有害之令。衆人迫於勢則不得不從。而況爲治之道。必有一定之法。使人執而行之於衆。行法之人。則權之所在矣。古今竊位弄權之人。常利用人類畏事怯死之心理弱點。以制伏羣衆。若夫賢智之人在位。其所號令施爲。爲衆人所悅服者。則更翕然從風。莫之抗也。故無論在上者爲賢爲暴。在下者

爲智爲愚。階級之勢常存。且常以多數之羣衆。屈服於一人之下。而今日以無階級制號於衆者。其善以權力。屈服多數人之意志。又有甚於古昔階級之分。尤顯然可見。同是人也。有意志而不能宣。而必以他人之意志是從。謂之爲處於平等地位得乎。夫一人專政。每每逞其意氣私欲之偏。以爲害於民衆。故近世政治學者主張爲治以黨不以人。又懼一黨專政。逞其政見主義之偏。以爲害於羣衆。故必有兩黨或多黨之對峙以相鉗制。凡所以救階級制之偏弊也。今彼號稱廢除階級之蘇俄。則主張一黨專政。不獨專政而已。並不許有他黨並立。是不僅不許人宣其意志。並不許人民自有其意志。指鹿而曰馬。則羣必應曰馬。敢曰鹿者。殺身之禍隨之。昔趙高李斯之流。皆以此爲治者也。而亦即今日高唱打破階級制之蘇俄所厲行。而又將試之於我國者。廢階級者。廢其名乎。其名可廢。其形可改。而階級之實際不能革。故曰。階級非聖人意也。勢也。世有治亂禍福。人有智慧強弱。而階級遂自然以形成。聖人知其然也。故不求去階級之名。而務去其實。使人得於階級制之下。而具有無階級之精神。存其名則使善爲治者有所施治之具。去其實則使狡黠者雖盜名竊位。而人人得正其罪。而致討加誅。今人謂孔子之教與今日新學說相悖。其相悖之點。蓋卽在是。共產黨務去階級之名。而存其實。少數人發令施政。殺人以刃者數百萬。以政者數千萬。以行其萬不能行之主張。人民緘口結舌不惟不敢言。且不敢怒。苟且言怒。是爲反

動。誅戮隨之。嗚呼。孔子安得而不悖於此之學說哉。夫孔子者真無階級者也。不惟無階級。且真能破除階級者也。夫階級者。初由人羣中能力之差異而成。繼則沿爲社會之定名。而形於待遇之差別。故各個人之階級。各個人自爲之也。然社會羣衆雖囿於形成之習見。而不聽打破。狃狃者流。且利用此習見以遂其私欲。而惟恐其打破。而聖人則教人以道德爲之權衡。以打破階級之習見。使人知階級者。無論其爲自然演成。或法律制定。皆無一定之位置。而人得以道德之準繩。隨時變易之。世人不以攘夷尊王責難孔子乎。然舜爲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皆孔子之所尊仰以爲聖者。桀紂王也。湯武誅之。而孔子稱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以前。世未有革命之名詞。亦未有敢正言稱美湯武之合理者。發明革命之義。自孔子始。夫夷而有道。則聖之王。而無道。則攘之。安見王夷之有定位。尊攘之爲定法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蓋等是人也。無緣受教。不知禮義。則社會沿其習見。而名之曰夷。自孔子視之。均是人也。安有夷夏。居而教之。責在吾等。此其打破自然演成之階級者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佛肸召。子亦欲往。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非求仕干祿者。欲以拯民禍濟世亂而已矣。夫世人非以尊君權責難孔子者乎。由尊君者言之。公山佛肸。皆亂臣賊子也。而自孔子視之。苟志在仁義。不害其能爲東周也。其所謂君臣之義。其

所謂君子仕以行義。皆非沾沾於事一人一姓以爲忠。而必以人民之利害爲斷。利民之君。則事之爲義。害民之君。則革之亦爲義。蓋君者羣也。以羣衆之治安爲事者也。有羣而不治不安。則失其爲君之道矣。失其爲君之道。而猶君之。則非君臣之義。而爲情感之私矣。非孔子之所許者也。此其打破法律制定之階級者也。孔子之徒。善述其師承而發爲政治之論者。厥爲孟子。孟子發揮此義。尤爲顯明。其言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又其對齊宣王問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夫君而可變置。可易位。則其視此等法律之階級。無一定之位置。甚明也。如何而得爲君。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如何而不得謂之爲君。孟子曰。不以堯之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又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不謂之君也。蓋自古以來。擁權竊位者。皆假法律之階級。以行其貪私。孔子孟子則詔人以仁義道德爲之標準。使千載後之假借名位階級。以便私圖者。得所制裁焉。其打破階級之苦心。在在可見。而謂孔孟之道爲主封建。尊君權。重階級者乎。夫古聖賢立言。大抵皆爲補偏救弊而發。春秋之世。恃兵力以覬覦名器者多。故孔子作春秋。以筆法行褒貶。正名分。以彰僭越者之罪。此尊攘之所由來。蓋對於有大欲之諸侯而發也。戰國之時。強侵弱。衆暴寡。諸侯各僭號稱王。驕侈縱恣。日以闢土地。充府庫爲務。約與國事戰伐。糜爛其民而不惜。人民處水深火熱之中。然懾於刑威而不敢抗。孟

子遂伸民貴君輕殘賊非君之義。以儆當時及後世之欲竊權位以遂其貪私者。其爲正名分以彰僭越者之罪。猶孔子意也。王者天下之君。諸侯夷狄。僭竊名器。營私害公。則王政不得行。治失其道。天下亂而民不安。故尊之攘之。凡以羣治爲從而已。而民者。國之本也。立君所以爲民也。世乃有使詐使力。以取得名位者。不能保民而反虐之。而人民習於名器之尊。處於積威之下。怨而不敢怒。怒而不敢言。故孟子伸民貴君輕殘賊可誅之義。以昭示天下萬世。亦以羣治爲歸也。孔子之尊王爲民也。孟子之抑君亦爲民也。蓋親民者。明德至善之止歸。以此爲之準。則尊君爲當。其抑之也。非抑君也。抑其非君也。夫君豈可抑之者哉。君者羣也。尊君者爲尊其羣也。事君者爲事其羣也。有以羣爲事之君。而僭之犯之。則實際爲侵害其羣。故其尊攘皆爲民而已。至對於殘賊之君。古有革命之湯武。聖人稱之。然必如桀紂之殘賊。湯武之仁義。然後可稱爲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假令湯武而稍有私利之心。則其視桀紂亦五十百步耳。孟子所斥爲以燕伐燕。而伯夷所指爲以暴易暴者也。微不可不防。而漸不可不杜。故孟子因公孫丑有伊尹放太甲之問。而答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蓋知權位所在。爭之者多。後必有假湯武革命之名。以行其篡奪之實者。以此等私利狡黠之人。擁權竊位。則其爲害於民甚大。故正言其篡奪之罪。此非有所私於君權。正爲人民之安全與利益計也。孔子號爲集古昔聖哲之大成。孟子爲紹

述孔子師承肇開儒家政論之大賢。其解說君臣之義者如此。苟昭其義於天下。則暴君污吏固無所逃於民賊之誅。卽有避帝王之名稱。而假託仁義。以行其專政濫刑之實。爲人民害者。亦無所逃於民賊之誅也。然則孔子之說。何嘗有弊哉。世人泛言孔子提倡忠君。而未嘗深究其義。試一進研孔孟所言事君之道。殊非世人心目中之所謂忠君者也。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大學曰。爲人臣。止於敬。敬事者。敬民事也。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惟曰。民事不可緩也。又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然則舜之所以事其君者如何。舜舉八愷。主后土以揆百事。舉八元。敷五教於四方。於是百揆時叙。而無廢事。復流四凶族。殛鯀。放驩兜。流共工。竄三苗。命禹治水。民始得安居。凡以舉賢良共盡力於民事也。舜之所以事君者如是而已耳。孟子又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仁者何。孟子所謂仁民也。道者何。孟子所謂盡君道也。君道者何。堯之所以治民者。卽舉賢以共盡力民事。去不肖以除爲民害者也。古者教大學之道。以明德親民。至善爲歸。其以治國平天下爲職志者。爲親民故也。欲行此達道以兼善天下。莫要於善事其君。事君有義。進退有禮。曲從不得謂之忠。面諛不得謂之敬。欲引其君以當道。則犯顏直爭所不辭。刑威虐毒所不避。以人民之樂利爲心。則生命在所不能惜。所謂事君能致其身者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爲人君者。不必皆賢。在事之者有

以輔導之。責難陳善。或不遽從。未可遂以爲不可與有爲也。君子之愛人也。重在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況對於以羣治爲事之君。而可不取之爲善與之爲善乎。引之以入道。則其爲治也。易兼善其羣之道。孰過於此者。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其君非有大惡。不當絕然舍去。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刀而後宿哉。此以見儒者所謂君子之仕以行義者。皆志在濟世拯民。得一有爲之君。則天下之民舉受其利。故當委曲求全。以行其義。不當逞意氣情感之偏。尤不可稍雜功名私利之見。故孟子雖盛稱湯武伊尹之業。而不以革命之事教其徒。蓋以得君爲治其勢順。革命改造其勢逆。而其損害於一時之民者多。非萬不得已。不可出於此。且尤懼開後世之漸。狡桀者流。將假借湯武以遂一己之貪私。功名之士。將輕言革命。以滋人民之禍苦也。徵諸歷史。篡奪之徒。託詞於其君之必不能與圖治。以逞其私欲者。固不乏其人矣。統觀孔孟之所言。無一不爲救一時之禍。而防萬世之弊。故名義無定位。尊攘無定法。而一以人民之利害安否爲斷。循其道而後能免於一切階級專政之禍。不循其道。則惟知斤斤於名義。名縱去而實禍不稍減。今之責孔子者。其未深研孔孟之學說者乎。抑深知之而恐其不便於己之私圖。懼人執殘賊必誅之說。

以裁制專政濫刑之流毒者乎。大抵孔孟之說。皆以全民爲之主。審是義也。則無論爲一人一黨一階級專政。而不容他人他黨他階級宣其意志者。皆在殘賊之列。而不能逃於孔孟之誅者也。今之唱革命廢階級者。遍天下。而能知務民之義。敬民之事者。實鮮。彼惡君臣之名。而皆有專制獨裁之心。欲天下之人。惟彼之令。是從。而無敢異議。以少數人之理想。發爲政治。雖殺人百萬千萬。所不惜。嗚呼。孟子斥殘賊爲可誅。豈僅指暴君而言哉。凡據位擁權。以施暴於羣者。皆孟子所指爲暴君者也。推此義也。則知古人所謂事君忠君者。不在帝王諸侯之名。而在利益羣衆之實。或名之曰總統。曰委員制。曰主席團。凡能使人民治安樂利。而不徒以刑戮爲威者。莫非君臣之義所在也。卽莫不當忠敬以事之者也。其不然者。是孔子所謂廢君臣之義。不忠於羣者也。嗚呼。今日天下之患。豈在孔孟學說之弊哉。弊在孔孟之說不明也已。

生日不送禮說

生日爲世所慶賀之日。然實爲普通造業之日。友人某某兩君。前歲各以六旬七旬整慶。大張筵宴。以數百席計。一兩日間。費至萬元。兩君皆旋於數月間謝世。假令當時能以此鉅款移作慈善。以殺生之資。爲全生之事。不較善乎。近年來水旱兵災。無時不有。萬元鉅款。至少可以拯救三千

人。即使積善延年之說無憑。然苟有明智。能善自爲計者。殆於二者之間。能見其得失利害之不同也。然世俗之見。最足累人。假使不大開壽筵以宴親友。則人言嘖嘖。謂其子嗣不能盡孝也。而爲子者。亦自以爲能鋪張鬧熱爲孝。爲父母者。則又必顧而樂之。於是此鋪張熱鬧之舉。遂有不容已之勢矣。夫此擺場面出風頭之心理。已極可愆。而彼從旁慫恿附和之人。則以酒食戲樂賭博爲目的。其心理更屬可哀。爲人子者。名爲盡子職。實則成就此兩種心理。此曾子所謂細人愛人以姑息。非君子愛人以德之道。非善能盡孝者也。而况暴殄天物。多造殺業。戾氣所感。惡報所不能免。眞愛其親者。果應如此乎。故無論信輪迴因果與否。若能移無益之繁費。以濟苦難。以殺生之錢。用作救生。則慈祥所感。老親及家人皆無形中受益。非孝親較善之法乎。夫爲上人作壽。猶有說也。至爲自身及兒女生日設筵宴客。豈有萬不容已者乎。然世人相習成風。由來久矣。余家習慣於下輩整生。必給數元爲賀。其父母則辦麵爲答。昨者某姪生日。循例舉辦。予因有所感焉。竊思此事爲惡俗之一。應亟革除者。蓋今日社會生計之艱。由於生活費高。然衣食用具必需之品。所費有限。而應酬繁費及因應酬而辦之衣飾。與夫種種奢侈品。則多至無限。予所知中等階級人亦深以此爲苦。因費用不敷而爭欺犯罪之事隨之而生。蓋應酬之害。直接影響者。爲生活艱難。間接影響者。爲道德墮落。吾輩今日所受之禍。皆由此階之厲。而乃隨俗浮沈耶。夫做壽

之舉。非人人皆樂爲之者。然因親友之情。有時不可卻。而酒饌之設。因以不能免。此雖由於互相牽礙。而就事論事。則因客送禮。而主人辦酒饌。因此而暴殄多殺傷。又因此而移有益之用途。作無謂之繁費。或竟借貸以撐場面。終則出於苟且卑鄙。欺詐惡行。以爲彌補之計。追溯其源。送禮者與有責焉。故予決計嗣後家人親友生日。皆不送禮。且擬並不作賀。蓋賀者。以其有可喜也。試細思之。吾之賀彼。果有可喜之道乎。假令其人。能以慈悲濟衆之念。易其驕泰縱恣之心。移其宴樂造業之資。作人民愛物之事。則吾知其人。必獲善報。其家必有餘慶。則賀之爲當矣。其不然者。則主人隨俗以造業。將有種種有形無形。直接間接之惡影響。隨之而至。如前所述者。吾既見之。甚明。而又何可違心作賀乎。此後親友生日喜慶俗例。應作賀者。當酌送禮之資。移捐慈善之所。爲其人懺罪祝福。其諒我也甚善。若其不諒。則吾心無歉焉。已。家族中亦準此例。雖爲我治素麵。亦敬辭謝之。

聶氏家庭集益會演講

命數之說。爲西人及新學家所不信。然實鑿鑿可據。非妄也。卽如我家。先仲芳公前在製造局時。倩甬人李姓算命。據批云。己巳冬當入覲。庚寅立春後。當放東南道缺。并批明上海道。已而果

然尤奇者。前任上海道龔君升任浙臬。在正月初六日。而隔四日補授遺缺之上諭始下。蓋初九日始交立春節。早一日亦不能也。又譚組庵先生卽今國民政府主席。父文勤公初生時。其封翁尙在鄉教蒙。倩人推算八字。批其一生際遇甚詳。如某年中舉。中進士。入翰林。放府道。升藩臬。督撫。乃至言其歷官所至之地。厥後無一不驗。此命批至今猶保存未失云。先仲芳公在蘇時。奎樂峯中丞言及其八字。據稱昔在漳州道時。以事被參。交左文襄公查辦。甚惶恐。漳州首縣某君精星命。爲之批命。言決無妨礙。且行將升任。厥後升豫藩。蘇撫。時地皆與批言悉合。按批則是年戊戌當升川督。先大人卽借來署。與家人幕友傳觀。批有云。戊戌年九月。平蠻奏績。天語褒嘉。升川督三句。及九月果放川督。適余蠻子作亂。陷川東數縣。奎不敢往。請病假三個月。奉旨申飭。謂軍務之際。豈容諉避。給假一月。令速赴任。先大人因薦幕府江叔海先生於奎。以其生長蜀中。熟悉川事。江至彼。卽電言余不足平。奎遂行。至重慶。余已平。奉旨奎賞三代正一品封典。傳旨嘉獎。所謂平蠻褒獎。一一皆驗矣。曩年奉直山海關之戰。堂弟德聲將吳佩孚八字推算。據稱吳必一敗不振。予問吳日後何如。渠言丙寅年尙可一掌威權。然曇花一現。旋卽幻滅。此數年前所言也。去年武漢之役。德聲以文王課卜大局。又言交白露節。吳之勢力瓦解矣。此皆在予書室所言者。其驗甚神。凡此皆數命有據之證。數命既確有證驗。則須研究命之所由來。若謂爲天所命。則天以

何爲根據。以定人之命。使壽夭窮通萬有不齊耶。故不明前生後世造因結果之理。則數命之說。決不可通。因卽業也。果卽命也。故佛家不言天命而言業命。其詳見旬刊。請自讀之。但須知命既由於自業。則我有可自主。孟子言修身俟之所以立命也。袁了凡之立命說。言之更詳。因將立命說演說一遍。本篇大旨。卽命雖有定。而大善大惡。能改變之。故我人爲善造惡。不獨立後世之命。並可改造今生已定之命。蓋心力偉大。不可思量。惟研究佛經。深明因果之義者。始能了解也。袁了凡先生之立命說。亦爲儒家所詆。謂其行善求福。等於市易。是說也。可與上智言之。上智之人。行善修德。無爲無相。決不存絲毫求福望報之心。此佛與孔子所同也。然孔子教人。雖專重義所當爲。而易經則言君子趨吉避凶。又言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則已闡明因果之義。以詔人。使人知慶殃皆我之所自作。而爲善爲惡。不獨義所當爲與不當爲。實利害關係之所不得不然也。蓋天下之上智少。而中材以下者多。若徒言義所當盡。而不言利害禍福。則中材以下所難喻。而其行善修德。必多虛僞。故自古以來。真儒甚少。僞君子甚多。而信因果禍福之鄉愚。反多忠信誠篤之人也。了凡所言行善幾千條。求功名求子之事。衡以佛說孔訓。皆爲無當。然了凡精於命數。故藉此以驗改造命運之是否可據。果可據矣。書之以詔後人。又詳述聖言。闡明其理。此文乃大有功於世道人心之文。不應責備求全以增我慢。而蔑視前賢也。且文中已言善心

真切。則一行可當萬善。又言祈天立命。須從無思無慮處感格。又言壽夭不貳。修身以俟。凡一毫覬覦之念。皆當斬除令盡。則了凡純然以行善試驗改造命運。而爲善之必將以至誠。而不存覬覦將迎之心。則了凡固深明佛說儒言者也。此在讀者善自得師。則能受其實益矣。

節錄印光法師一函徧復

念佛之人。必須孝養父母。奉事師長。

即教我之師。及有道德之人。

慈心不殺。

當吃長素。或吃華素。即未斷葷。切勿親殺。修十善業。

即身不行殺生偷盜邪淫之事。口不說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之語。心不起貪欲嗔恚愚癡之念。

又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主仁僕忠。恪盡己分。不計他對我之盡分與否。我總要盡我之分。能于家庭及與社會盡誼盡分。是名善人。善

人念佛求生西方。決定臨終。即得往生。以其心與佛合。故感佛慈接引也。若雖常念佛。心不依道。或于父母兄弟妻室兒女。朋友鄉黨。不能盡分。則心與佛背。便難往生。以自心發生障礙。佛亦無由垂慈接引也。●又須勸父母兄弟姊妹妻室兒女。鄉黨親友。同皆常念南無阿彌陀佛。及南無觀世音菩薩。每日若念一萬佛。即念五千觀音。多少照此加減。以此事利益甚大。忍令生我之人。及我之眷屬。及與親友不蒙此益乎。況且現在是一箇大患難世道。災禍之來。無法可設。若能常念佛。及觀音。決定蒙佛慈庇。逢凶化吉。即無災難。亦得業消智朗。障盡福隆。況勸人念佛求生西方。即是成就凡夫作佛。

功德最大。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必滿所願。●念佛之人。當勸父母念佛求生西方。然欲父母臨終。決定往生西方。非預爲眷屬說臨終助念。及瞎張羅。并哭泣之利害不可。故欲父母臨終。得眷屬助念之益。不受破壞正念之害者。非平時爲說念佛之利益。令彼各各常念不可。如是。則不獨有益于父母。實有益于現在眷屬。後世子孫也。臨終助念。無論老少。均當如是。詳看飭終津梁。自知。

上海佛學書局。蘇州報國寺。均有出售。

●女人臨產。每有苦痛不堪。數日不生。或致殞命者。又有生後血崩。種種危

險。及兒子有慢急驚風。種種危險者。若于將產時。至誠懇切。出聲朗念南無觀世音菩薩。不可心中默念。以默念心力小。故感應亦小。又此時用力送子出。若默念。或致閉氣受病。若至誠懇切。念決定。不會有苦痛難產。及產後血崩。并兒子驚風等患。縱難產之極。人已將死。教本產婦。及在旁照應者。同皆出聲念觀世音。家人雖在別房。亦可爲念。決定不須一刻工夫。卽得安然而生。外道不明理。死執恭敬一法。不知按事論理。致一班念佛老太婆。視生產爲畏途。雖親女親媳。亦不敢去看。況敢教彼念觀音乎。須知菩薩以救苦爲心。臨產雖裸露不淨。乃出于無奈。非特意放肆者。比不但無有罪過。且令母子種大善根。此義係佛于藥師經中所說。非我自出臆見。我不過爲之提倡而已。

藥師經說藥師佛誓願功德。故令念藥師佛。而觀音名號。人人皆知。固不必念藥師佛。而可念觀音也。

治瘋狗咬良方（有地叫瘋狗）

●瘋狗咬人自古少善治方。世所傳五虎符及加味人參敗

毒散爲最妙。然毒輕者或有效。重者又不足恃。此外單方不一。而禁忌太多。如百日內不可聞鑼

聲等。種種皆難遵守。亦治方之未盡善也。歲己丑。象邑多瘋狗患。遭其害者十死八九。諸方無效。

有耕牛遭此患斃。剖其腹有血塊。大如升。色黧黑。攪之蠕蠕動。一方驚傳異事。有張君曉醫術。聞

而悟曰。仲景云。瘀熱在裏。其人發狂。又人如狂者。血熱證也。下血乃瘡。今犯此毒者。大都如瘋如

狂。得非瘀血爲之乎。不然。牛腹中何以有此怪物。吾今知矣。乃用仲景下瘀血湯治之。不論毒之

輕重病之發與未發。皆應手而瘳。展轉傳人。百不失一。乃知此方實治瘋狗患之良方也。其方用

生大黃三錢。地龍七隻。去足炒。桃仁七粒。去皮尖。上三味。加白密三錢。酒一盃。煎至七

分。連渣服。如不飲酒者。用水對和亦可。小人減半。孕婦忌。●一空心服此藥後。別設糞桶一隻。以驗大便。

必有惡物。如魚腸豬肝等。小便如蘇木汁。數次後。藥力盡。大小便如常。再服。則惡物又下。不可中

止。恐餘毒不盡復發。總要大小便完全清楚爲度。不拘劑數。切切牢記。●二此證既發。切不可吃

斑蝥等毒藥。蓋此時腹中血塊積大如升。不化其瘀血。而反以毒攻毒。必致悶亂而死。戒之戒之。

●三患發之期。大都四十九日爲多。近則二三十日。遠則六七十日。百餘日不等。因受毒有輕重

故。●四此毒最猛。不必肌膚骨肉受傷。凡衣服鞋襪。一被咬過。卽毫無傷痕。其毒亦能傳染。萬勿

輕忽。●五儻被咬。不明是否瘋狗。不妨服藥以驗。是則必下毒物。否則大便略瀉而已。藥性和平。決無妨礙。●六儻好狗被瘋狗所咬。亦須以此方灌治。既救狗命。且免害人。陰德甚大。●七此方最爲靈便。服者但忌房事數十日。並不忌鑼聲等。●八此方無礙孕婦。桃仁稟陽和之氣。地鼈得中和之性。酒以養陽。蜜以和陰。大黃能推陳致新。得酒蜜。化苦寒爲馴良。共成去瘀生新之功。邪去正安。於孕婦更爲有益。且被瘋狗咬。命在頃刻。婦若死。孕何保。卽墮胎。亦當救婦。况不致墮胎。切勿遲疑自誤。●九此方須傷物命。且權宜輕重。又不得不以救人爲要。但吾人當體民胞物與。佛性平等之旨。凡傳方服方者。應常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名。以度被傷之蟲。俾同霑解脫。

洗目仙方 ●●用朴硝五分。清水半盅。煎至七分。洗之卽癒。其洗治月日時期方法。詳列于後。

正月初一 二月初一 三月初三 四月初五 五月初三 六月初四 七月初三 八月
初九 九月初一 十月初二 十一月初四 十二月初四 辰時朝東 午時朝南 酉時
朝西 凡患目疾者。先誠心齋沐。至時迎日漱口。念南無阿彌陀佛三聲。後隨念隨洗。定見奇效。

今將古今治癒者略記以證之。蔡景陽失明十九年。年已七十餘。遇異人授此方。洗之卽癒。後見張廷珍妻。雙目瞽。授方洗之。亦癒。展轉傳授。治好近千人。現在北峪莊婦。失明十年。白塔莊夏文全。失明五年。均以此方洗之。立見光明。但願見此方者。必須徧傳。俾人普見天日。功德無量。